

武俠世界



第31年

14

\$10.00

2-1507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雙色鬱金香」在近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主角馬獅龍赴英參加一名好友的喪禮，剛抵達即被一名男子追殺，經歷了一連串驚心動魄、險死橫生的遭遇後，該名男子終於被國防部人員拘捕，馬獅龍才知道自己被人點錯相，誤把馮京當馬涼，被該名「雙色鬱金香」的間諜男子追殺……其後馬獅龍答允國防部工作的好友龍津，把「雙色鬱金香」押解回港，在回程途中又遇上連串緊張刺激的遭遇，更險些客死異鄉，幾經艱辛回到香港，却因一次

巧遇，發覺自己被人出賣……故事情節曲折離奇，迴峯路轉，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久休復出的伴霞樓主今期特為本刊撰寫中篇連載小說「一代天嬌」，本故事內容新穎，情節曲折，文筆流暢自然，喜讀伴霞樓主佳作之朋友，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巨型小說乃吳道子先生新作「毒劍金鈴」，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一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
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 半年26期NT \$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一號
環球大廈式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冊港幣十元 •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雙色鬱金香（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馬獅龍為了參加一位故友的葬禮而來到英國，甫下飛機，便遇上連串怪事……

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戰官渡（三國演義之十五）◀二▶……徐正 47

冷面金七（三期完短篇故事）◀中▶

鑽研秘笈求絕技 睹物思人要報仇……揚子江 5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一代天嬌（新派俠武連載故事）◀一▶

茶餘共話興亡事 巾幗英雄說古今……伴霞樓主 63

法輪九轉（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奉母命了斷過節 嘆親兒受人利用……高阜 73

東風傳奇（新派俠情中篇連載）◀二▶

西鳳三元被擄 自薦權充說客……東方玉 79

天才小刀（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欲行刺無功而回 憑狠刀擊退三怪……辛棄疾 87

金風細雨樓（「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強出頭失敗遭擒 施援手克敵制勝……溫瑞安 97

刀光千里（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喜遇獄中恩師 得悉邪教誕生……西門丁 103

刀神（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救王妃不懷好意 作人質索取鉅金……司空羽 11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江湖情仇恩斷消（新派武俠長篇）

四海村探索出路 傷心塔別有洞天……逍遙客 121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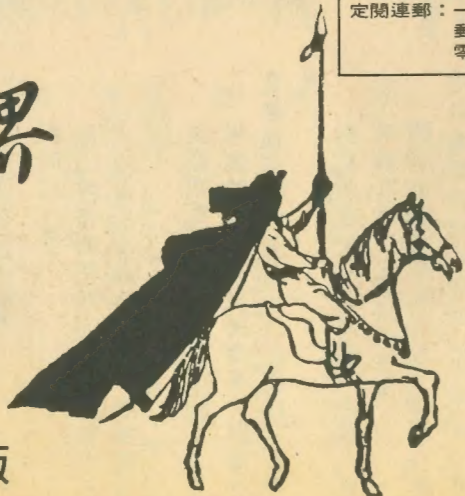
第31年

第14期

（總號156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複方片仔癀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藥！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為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疾病、如痤瘡、脂性皮炎、帶狀疱疹、單純疱疹、膿疱瘡、癬及凍瘡均有特佳療效。

典型病例

1. 林春桂，女，26歲，門診號：128031，右胸背皮膚發病，伴羣狀炎症丘疹皮疱疹23天，診斷，帶狀疱疹，經採用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後皮疹發病開始減輕，用藥5天而癒。
2. 柯文慈，男，59歲，口唇周緣發痛發癢，伴發帶紅暈小水泡3天，診斷單純疱疹，經外擦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後見效，4天而乾涸治癒。
3. 占學海，男，30歲，門診號：308761，面頰部扁平疣2年，漸多，經用其他療法無效，用複方片仔癀軟膏4天後少數皮疹開始平薄，共用藥20天而全部皮疹消失。
4. 楊瓊，女，4歲，面部膿疱瘡2天，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皮疹乾涸治癒。
5. 何惠娟，女，19歲，門診號：63006，面部瘡瘡，3個月漸多，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6天後，漸開始好轉，共用藥14天，皮疹基本消失。
6. 吳魏，女，22歲，門診號：77967，面部脂性皮炎4個月，給予複方片仔癀軟膏，4天後好轉，共用藥20天皮疹消失。
7. 邱路聰，女，76歲，門診號：319247，面頰部黃褐斑4個月，以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第6天起斑點漸退，共用藥14天面頰部黃褐斑消失。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蜆壳街一至七號二樓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5396”
電傳：63033 TSH HX
傳真：5-8068649

文圖 · 宇宮南
飛 · 可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金香 雙色鬱



赴英奔喪

經過二十多個小時的飛行，飛機終於降落在英國的希斯路機場。

馬獅龍伸伸懶腰。

這是一架珍寶客機，下機的人極多，從機艙的小窗向外望，只見機場上工作人員很多，大小車輛來往不絕。

出了機艙，馬獅龍看看手錶，下午八時。

仲夏的倫敦，是出奇的晴朗。

可惜馬獅龍的心情却不是。

他匆忙的來英國，並不是旅遊，而是來參加一個好友的葬禮。

摩亞的確是馬獅龍的一位好友。

他們之間的聯繫並不多，不過，好朋友並非一定要常常在一起。

人隔兩地，他們的心靈是相通的。

在接到摩亞死訊前的一天，馬獅龍一直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不安，直

險死還生

到電報來了，他才明白自己不安的原因。

電報是這樣寫的：

「家父逝世，請節哀。」

發電報的人，是摩亞的女兒利碧加。

加。

當年馬獅龍在摩亞家中養傷的時候，利碧加應該是十歲左右，而今屈指一算，她應已是十八歲了。

時光無聲逝去，故友也是如此。

摩亞的年紀並不太大，應該是接近五十歲，正當盛年，怎會無端死去？

他是一個十分精壯的人。

接到電報之後，馬獅龍立刻打了一個電話給利碧加。接電話的並不是利碧加本人，而是她的姑母。

她的姑母是個十分坦率的人，她雖然對馬獅龍的印象十分模糊，只記得他是八年前，一個曾就在摩亞家裏

的中國人。

她只哀傷地在電話中說道：「摩亞是自殺的！」

自殺？

馬獅龍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過，利碧加的姑母仍重複那句話，之後便放下了電話。

摩亞會自殺？他實在不相信。

摩亞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

只要看看他的職業，你便不相信他是個會自殺的人！

他是個工程師。

但並不是普通的工程師，而是太空系統的設計工程師，他是英國國防事務的太空專家。

摩亞有豐富的學識、健康的體，並且有足夠的金錢過舒適的生活，雖然他的太太已逝世，但他有一個活潑漂亮的女兒，足以使他生活愉快，不愁感到寂寞。

一個這樣的人，他怎會自殺？

馬獅龍回想着過去在英國的那一段日子。

那是八年前的事情。

那年他到英國，為的是追捕一個國際毒犯。

馬獅龍一向最恨毒品，因此，他對於那些毒犯是深惡痛絕的。

不過，他雖然費了最大的努力捉到那毒犯，却又給他逃脫了，並且把馬獅龍從車上推了下來。

馬獅龍遍體鱗傷的倒在一個山坡之上。

那時已入黑。

那山坡是個荒野之地，通常十日八日也沒有人經過。不過，馬獅龍命不該絕。

摩亞因事經過，救了馬獅龍。

馬獅龍並不想張揚這事，而摩亞竟讓他在家中養傷，一住便住了個多月。

對於一個流落在外國的中國人來說，那實在是一份難得的友情。

最令馬獅龍感激的是，摩亞一直沒有追問自己的身世以及受傷的原因。

他們只談一些有共同興趣的事。

當馬獅龍傷勢好轉，他忍不住的問摩亞：「為什麼你一直不問我，為什麼我會是一個無人的山坡上受傷？」

摩亞笑道：「假如你認為可以告訴我的，早已告訴我；假如你認為不能告訴我的，我問你也沒有用！」

好諒達的言詞！

當摩亞聽到馬獅龍緊張刺激的遭

遇，他也沒有多發問，言談之間，他雖然也有所追問，但問的原因只是一時的好奇，當馬獅龍略有遲疑之意，他便緘口不言。

那段日子是十分快樂的。

馬獅龍步出了機場，他摸摸懷中送給利碧加的禮物。

接機的人充塞了整個接機的大堂，馬獅龍攜着十分簡單的行李，向着的士站前去。

的士站的人也不少。

忽然，有一個身材十分矮小的男人走近馬獅龍，恭敬地說：「馬先生？」

馬獅龍並沒有叫摩亞的家人接機。

他也沒有預料會在機場遇到任何熟人。

那男人的招呼充滿了疑惑，馬獅龍的回答也有點猶豫，不過，他仍然承認了自己是馬獅龍。

那矮小的男人道：「請過這一邊——」

馬獅龍並沒有隨着。

那矮小的男人轉過身來，突然遞上了一枝花！

一枝鬱金香！

但並不是一枝普通的鬱金香，而是一枝莖上長有兩朵花的，實在罕見！

更為罕見的是，兩朵花的顏色也不一樣！

一朵是深紅色的，而另一朵却是紫紅色的！

雙色鬱金香！

馬獅龍接過了那枝花，端詳着花朵。

那矮小的男人道：「車子已準備好了！」

馬獅龍忽然有一個奇怪的感覺——認錯人？

沒有理由！因為這矮小男人明明叫自己馬先生。

另一個念頭立即又起——有人玩把戲！

這罕見的雙色鬱金香又表示什麼？

馬獅龍是個好奇的人。

他本不想理會這人，但脚步却跟了那矮小的男人。

前面是一部美國式的巨型轎車，在英國，這樣的車子是十分罕見的。

那矮小的男人恭恭敬敬地開了車門。

馬獅龍入了車子。

車廂十分寬闊，而且設備現代化。

那矮小的男人也進了司機位。

馬獅龍見他坐下，立時覺得十分好笑，因為這人實在太矮小了，而車子却十分寬大，相對起來，非常滑稽。

那人坐在司機位上，似與駕駛盤一般的高，如果從車外看來，只看到

他的頭部一點點，假若大意一點，還會以為沒有人駕駛！

馬獅龍正想說話。

那矮小的男人已按了一個電鈕，車子內所有的玻璃都升了起來，連中間那塊隔着後車廂與司機之間的，也都升了起來，馬獅龍立時覺得有點與外界隔絕的感覺。

他並不後悔。

他一向是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理。

明知是個陷阱，自己也毅然踏下去。

怨不得人，只怨自己的好奇心太重。

而車子已在鬧市中飛馳，轉眼便離開了熟悉的街道，本來，馬獅龍對倫敦的街道，也有一些印象。

而今車子從一個郊區，轉入了另一個郊區。

那應該是駛往摩亞的住所。

馬獅龍敲敲前面的玻璃，那男人回過頭來，只作了一個鬼臉，並沒有答話。

馬獅龍按了一下車門上幾個電鈕。

這些電鈕卻沒有什麼作用，看來所有電鈕都是由中央系統所控制。

換句話說，一切開關的權力，都落在那司機的身上。

車內的空氣調節十分充足，馬獅龍並沒有不舒服的感覺，他只好閉上

眼睛一會。

忽然，車子停了下來。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只見前面是一條隧道，那司機正在收費站付款。

馬獅龍看着他，見他付了差不多五鎊，那折合港幣是七十多元，這隧道的收費確是驚人。

既然收費那麼貴，這隧道一定是一處交通要衝。可是，周圍的車輛並不多。

換句話說，這隧道一定十分長。車子進入了隧道。

隧道是筆直的，照明系統並不算好。

兩旁的日光管在飛逝，馬獅龍的感覺是——好像進入了時光隧道。

他倚在舒服的真皮沙發上。

汽車是高速的前去，但並沒有顛簸的感覺。

忽然，他發覺車內似乎少了一樣東西！

前座竟沒有了司機！

馬獅龍立即從沙發上起來，開始的時候，他以為那矮小的男人縮了下去，但昂身一看——

他並沒有看錯！

司機位內竟沒有了司機！

但車子仍然是以高速在行駛着！

一連串的問題在馬獅龍的腦海中出現，但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使車子停下來。

可是，所有玻璃都是無法移動。

馬獅龍覺得，而今自己並不是坐在一輛豪華的轎車上，而是坐在一個玻璃棺材之內！

兩邊的日光燈仍然飛馳而過。

馬獅龍知道不能再遲疑，否則，自己一定會成為這玻璃棺材內的屍體。

他一拳打出。

前面那塊阻隔着司機位與後車廂的玻璃裂開，裂紋像蜘蛛網一般的散開。

可是，玻璃仍然在那裏，紋風不動。

這些玻璃實在很堅固，相信子彈也不易穿過。

前面仍是一條筆直的路。

不過，馬獅龍知道，隧道的設計，尤其是長隧道，一定不會太過筆直，否則，駕車司機因耐不住面前不變的情況，而會覺得想睡。

假若自己再不離開這一輛無人駕駛的車子，一定會撞向前面。

可是，怎樣出去？

他看看手中的古怪雙色鬱金香。想不到這罕有的花朵，竟是用來哀悼自己的花朵。

馬獅龍再用力推開車門，也是紋風不動，他暴躁地連揮幾拳。

那不是辦法。

忽然，他想起了懷中的禮物。

那是送給利碧加的，那是一顆小小的鑽石。

他立刻把那盒子拿出來，鑽石並不很大顆，他同時脫下了皮鞋。

幸好而今流行的鞋子都是膠底的。

馬獅龍把那顆小小的鑽石，用鞋底壓在車門玻璃之上，用力一拉。

玻璃應聲有了一條劃痕。

他再用力，又劃開了另一條裂痕。

馬獅龍一生人也沒有買過鑽石，幸好這是第一次，而這一次也救了自己的生命！

他再一拳打在裂痕的當中。

車門玻璃立時開了一個洞，這個洞，足以使他伸出車外把車門拉開。

他感到一陣污濁的空氣從車門透入。

他單手抱頭，再推車門，一滾身已跳下了車。

車子的速度本已很快，馬獅龍配合着車子的慣性力量向前滾去。

那力量實在非常巨大。

假若不是馬獅龍的身手敏捷，一定會遍體鱗傷。不過，馬獅龍的雙手與肩膀，也擦傷了不少。

馬獅龍一沾地，便已滾向隧道的牆壁，當他剛剛穩身，前面便傳來一陣爆炸的聲音。

震耳欲聾的聲音，在隧道中迴響着。

接着，整輛車子也在火海之中。本是暗暗的隧道，立時光亮起

來。

幸好附近並沒有什麼車輛。

兩邊都傳來了警號。

馬獅龍站了起來，只感到全身骨骼痛楚，看看自己，衣衫不整，腳上只有一隻鞋，另外一隻，已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明天，報紙一定以這宗離奇的事故作為頭條。

馬獅龍不想惹麻煩，也不想成為新聞人物，他看看附近，見有一道緊急出路。

馬獅龍走到那處，推門出去，並且隨手關上。

這出路內只有一盞暗燈照明，幸好也可以使人看清楚一連串的石階。

馬獅龍連忙沿着石階而上。

走了足有一刻鐘，他的雙腿也有點發軟的時候，來到了另一個出口。

出口的门是鎖上的，這當然難不倒馬獅龍，但他不想有人知道他是從這個出口離去，於是，他從銀包中拿出一支鋼針，三兩下手腳，門便開了。

外面是漆黑一片。

看來時間並不早了，附近一帶是個山坡，長滿了高至膝蓋的野草。

馬獅龍沿着山坡下去。

風相當大，而且帶有寒氣，幸好馬獅龍的衣服足夠保暖，最痛苦的却是沒有了——一隻鞋。

山下是一條公路。

公路上並沒有太多車，經過的全是大貨車，馬獅龍試圖揮手截停，但並沒有人理會他。

他只好一面走，一面再截車。

到了差不多天亮，他仍然沒有截到順風車，只發現了一間小小的汽車酒店。

馬獅龍十分尷尬的走入了汽車酒店。

那店主用惺忪的睡眼看着他狼狽的情狀，但他並沒有追問，看來他已是看慣這種眾生相。

馬獅龍洗了一個熱水浴，並包紮了傷口，然後躺在床上，希望好好睡一覺。

可是，他總無法入睡。

當天亮時，他向汽車酒店的主人打探了附近的形勢，原來這地方離摩亞的故鄉，也有一段路程。

馬獅龍依汽車酒店主人的指示，吃了早餐之後，便往附近一處租了一輛汽車。

在租賃汽車的附近，他買了一份報紙。

昨天隧道發生的汽車爆炸事件，果然成了頭條新聞。不過新聞的內容，却與北愛份子攀上了關係。

本來汽車發生爆炸之後，完全沒有發現屍體，一定會引起哄動，但由於這件事牽涉了北愛份子，新聞記者便有很多不同的忖測。

有人說北愛份子專門破壞隧道；

有人說是他們運送炸彈途中發生了爆炸意外。

可惜，那些記者完全沒有忖測到，這是一宗私人謀殺案！

馬獅龍嘆了口氣。

世界上很多人正利用恐怖份子之名，私下幹着恐怖份子的事情，他們可以大聲指責恐怖份子，其實很多恐怖而見不得光的事情，比恐怖份子還更恐怖！

馬獅龍駕着車子，來到了一條岔路。

他把汽車停在一旁，拿出了地圖，小心觀看一番，才決定往左邊的路。

假如選擇正確的話，他可以在傍晚時份到達摩亞的故鄉，計算一下日子，明天應該是葬禮的日子。

馬獅龍小心地駕駛着汽車，沿途的風景也不錯，可是到了傍晚，却仍找不到摩亞的故鄉。

他知道走錯了路。

他再看地圖一遍，才知道自己看錯了，他有點怨恨自己，難道千里迢迢而來，竟然錯過這個好朋友的葬禮，連奉上一枝花的機會也失去？

他又在一間汽車酒店中過了一宵。

這次，他不再靠自己的摸索，問清楚了汽車酒店的主人，把到摩亞故鄉的路綫，清清楚楚的畫在地圖之上。

看來是一個鄉村的警探，其實這是掩飾，國防部有很多工作是很難解釋的，總而言之，一切爲了國家。」

看來龍津是一個愛國之士。

馬獅龍道：「那麼，你們對雙色鬱金香一點頭緒也沒有？」

「不是沒有，而是撲朔迷離。」

馬獅龍聽了，也有點撲朔迷離的感覺。

龍津道：「雙色鬱金香是一個亡命殺手、一個十多個國家的通緝犯、一個恐怖份子……」

馬獅龍對於這一個人，開始感到興趣。

龍津道：「先回我的辦公室再說。」

馬獅龍沒有異議。

但龍津並不是立即與馬獅龍回到國防部，而是分先後離去，龍津先走一步。

馬獅龍拿着龍津的地址，知道離這酒吧不遠，他待龍津離開之後，喝完了啤酒，才漫步往他的辦公室。

他的辦公室並非設在政府的大廈內，而是在一間古老的會所似的建築物外。外表看來，並沒有人知道那是國防部。

龍津已在門口迎接，並帶他入內。他解釋道：「假如不是我帶領，你根本找不着我！」

他們進入了一間小小的辦公室。

辦公室雖小，但收拾得非常整齊。

龍津招呼了馬獅龍坐下，指着桌上的電腦螢光屏道：「我們先看一些資料。」

馬獅龍移近螢光屏。

龍津一按，等了一會，螢光屏上出現了一些數字，然後，龍津用手掌按着整個螢光屏。

一會，電腦螢光屏才出現了幾個字：

「高度機密」。

龍津道：「可以看這個機密檔案的人，不超過五個，而且只有其中三人，才可以自己隨時索閱。」

這些檔案，果然是高度機密。

「我們的電腦十分先進，並非採用密碼，而是利用我們不同的掌紋來作鎖匙。」

怪不得他要用手掌按着螢光屏。

第一個檔案出現：

——一九八二年三月，保頓，四十六歲，電腦科學家，駕車撞向鐵路軌死亡，死因裁定爲意外。

——一九八三年四月，高利，三十九歲，皇家軍事學院國防專家，突然失蹤，相信已死亡。

——一九八五年三月，希路，四十九歲，雷達設計專家，在家中受槍傷，被認爲死於自殺。

——一九八六年十月，沙里夫，廿六歲，電腦分析家，死在自己的汽車之內，一條繩索的一端套着他自己的頭，另一端則拴在一棵大樹的樹幹上，然後車子被高速開動，令他頭頸因繩索收緊而折斷，被認爲死於自殺。

馬獅龍搖搖頭。

馬獅龍搖搖頭。

「其實還有十八人，都是死於非命。」

「有甚麼特別？」

「第一，他們都是年輕的、專門研究國防事務的專家，他們的死亡是非突然的，事後完全找不到證據，只有裁定他們死於自殺。」

「你認爲不是？」

「當然，他們正當盛年，學識過人，收入穩定，他們那有理由去自殺！」

「不是自殺，便是被謀殺！」

龍津肯定地點點頭，道：「我相信是，他們的死亡方法雖不同，但他們有共通的一點，就是他們死亡時正在參予高度機密的國防計劃。」

馬獅龍道：「有人願覆？」

「不一定單是指英國，因爲這廿二人之中，大部份也曾到過美國，並且有份參予美國的星戰計劃。」

「星戰計劃？」

「是的，美國總統列根，爲了保證自由世界的安全，利用人造衛星，配合地面，做成了這一個計劃。」

「這計劃最令入咬牙切齒的是……」

「當然是那些北極熊。」

馬獅龍笑了起來，道：「並不是煮來吃，而是以高價，互相競買。」

「是的。」

馬獅龍道：「假如那人手持的雙色鬱金香是真的話，那實在不簡單。」

「是的，對我來說，最低限度是表示他們與衆不同，價值連城。」

馬獅龍道：「一枝罕有的雙色鬱金香，極度惹人注目，而一個殺手，假定他是一個殺手的話，他竟以此爲自炫，他定然有極度的自信。」

龍津道：「對，我們也有過這樣的分析。」

馬獅龍道：「如果我們假設摩亞與你們一班國防專家的命運一樣，那麼，我一定要先離開摩亞的故居，否則會累及他的女兒。」

龍津道：「你要居處，或者任何要求，我會盡力提供給你。」

馬獅龍道：「龍津，我做事一向有我的風格及方法，我希望你們不要干預。」

龍津笑道：「老朋友，我當然知道，我們完全不會干預，我只是以朋友的身份提供幫助。」

其實，龍津得到馬獅龍答應插手這件事，早已眉開眼笑，因爲這件事，他早已受到上司多次的譴責。

在毫無辦法的情形下，馬獅龍無疑是他的一個希望。

龍津從內袋裡掏出一張卡片，遞給馬獅龍，道：「假若你在英國需要任

馬獅龍道：「我曾聽人說過，西方的科學家，尤其是參予尖端科學工作的人，大都感到空虛，因精神上的空虛而趨於自殺！」

龍津道：「我也聽過類似的說法，假若這廿二人是自殺的，他們的死亡並不會引起懷疑，而且他們的死亡方法是花樣百出的：有人被膠袋套頭、有人遭電殛、有人引廢氣回自己的車廂內而吸入過多一氧化碳、有人無端駕駛着一部裝滿氣體燃料的車子撞牆爆炸……你認爲這是自殺？」

馬獅龍並沒有表示意見。

過了一會，馬獅龍才道：「你們的蘇格蘭場，有甚麼高見？」

蘇格蘭場是英國最重要的偵探組織。

龍津道：「他們是維持民間秩序的，並不能參予這種非一般性的刑事工作。」

「他們表示意見？」

「他們的最高負責人認爲有可疑。」

馬獅龍又問：「你們的『零零』組織呢？」

龍津道：「我們這一代的占士邦，似乎沒有以前的占士邦那麼幹勁十足。」

英國的「零零」組織，便是占士邦隸屬的部門，專門從事反間諜的工作，早已名聞遐邇。

「他們也沒有辦法？」

何協助，只要向政府部門出示這張卡片，你便會得到協助。」

馬獅龍接過了名片，仔細一看，上面並沒有甚麼國防專家的稱號，只不過是一張普通商人的名片。

上面印有一間公司的名稱，中間也印有「龍津」的名字，不過，這名字在英國是十分普遍的。

馬獅龍知道，他們爲了掩人耳目，這張卡片定然有他們的秘密，他把卡片收好，說了聲謝謝，然後立刻向龍津告辭。

馬獅龍離開了龍津的辦公室，便立即乘火車回鄉間，立時便向利碧加告辭。

利碧加非常感激馬獅龍千里迢迢來參加自己父親的葬禮，當然是加以挽留。

馬獅龍把懷中的小鑽戒遞上，說道：「我也想多住幾天，不過，我在香港還有很多工作；本來，我一見面便想送你這份禮物，不過，那時你情緒不佳。」

利碧加接過了鑽戒，十分歡喜，又再加以挽留。

馬獅龍當然沒有答允，連夜收拾了東西，便離開了摩亞的故居，他實在不想連累這位故友的女兒。

他到了倫敦，找到一間十分高尚的酒店居住。

當一切妥當之後，他便開始自己的計劃。

馬獅龍道：「噢，我想起來了，我的朋友摩亞，豈不是可能死在他們的手中？」

龍津道：「是的，他也是一個與國

防科學有關的人。」

「我被他們襲擊，也更可能與他們有關……他們以爲我與摩亞之間……其實我們之間只有純友誼，而且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許他們所得的資料，並不是如此簡單。」

馬獅龍想了一想：「爲了弄清楚摩亞是否死於非命，我看我不能袖手。」

龍津聽了，十分高興。

馬獅龍道：「好了，我想問你，你對鬱金香有甚麼看法？」

「鬱金香是荷蘭的國花，在歐洲，幾乎家家戶戶也有人栽種。」

「可是，雙色鬱金香呢？」

「那是罕有的品種，你可知道，雙色鬱金香有點像你們中國的蘭花？」

「不是外形吧？」

「當然不是，你們中國的蘭花，一些普通品種，只有欣賞的價值，而沒有經濟的價值，可是，一些稀有品種，却是價值連城。」

馬獅龍不禁暗暗讚歎這位英國人，對中國事物竟有如此深刻的認識。

「鬱金香在荷蘭也是如此，有人爲了一盆稀有品種的鬱金香，可以傾家蕩產。在我們眼中，鬱金香只是一種植物，但在他們眼中，却是一種財富。」

「是的，據說直到現在，仍有人炒賣鬱金香。」

「炒賣？」

安德遜的人一定會來，而且會大規模的來。

只有離開倫敦，才可以避開他們。

抓着比比安德遜並非一件易事，千萬不能又讓他逃離。

馬獅龍忽然心生一計——離開倫敦再算！

離開倫敦，最近的地方是法國。到了法國，一樣可以乘坐班機回香港。

於是，他立即帶着比比安德遜，乘計程車前往氣墊船碼頭，碼頭有許多人，幸好班次頻密，他們隨着人羣上了船，一路上，馬獅龍十分小心，並沒有發生甚麼事。

離境的手續很容易辦妥，也沒有甚麼難題，看來龍津給他們的護照十分有效。

氣墊船安穩地駛過了英法海峽。登岸之後，馬獅龍立即致電旅行社，購買立即離法回港的直接航班機。

但是，得到的答案却是晴天霹靂！

因為法國的機場也是封閉了，原因也像英國一樣，一方面是天氣惡劣，另一方面是接到恐怖份子的恐嚇。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比比安德遜道：「你應相信我的話！」

馬獅龍沒有回答。

他又道：「在法國，我也有足夠的力量！」

馬獅龍氣在心頭，恨不得打他幾拳！

比比安德遜道：「馬先生，你需要甚麼也可以，只要你放我走。」

「不！」馬獅龍斬釘截鐵道。

比比安德遜道：「馬先生，我知道你是個正義的人，不過，我的要求是十分私人的。」

「甚麼私人的？」

「我這麼匆忙的離開，有好幾件事我沒有辦妥，這令我的手下及家人十分不安！」

「哼！」

「尤其是我的小兒子！」

「你的小兒子？」

「是的，他剛學懂說話，明天便是他二週歲的生日，我答應過買一隻大玩具熊給他的！」

「你是個好父親？」

「我不知道！我只記得我小時候，甚麼也沒有，不要說玩具熊，連母親也沒有。」

「不要說些令我感動的話！」

「不，那不是編出來的故事，是事實，而今我有能力，我永遠不能讓孩子失望。」

馬獅龍望着這狡猾的矮小男子，實在不相信他也有柔情的一面。

「馬先生，你讓我先回去，然後我再跟你去美國！」

馬獅龍聽了，幾乎笑了出來。可是，比比安德遜却是一臉誠懇嚴肅。

馬獅龍道：「你在發白日夢！」

比比安德遜頹然坐了下來道：「是的，我在發白日夢！」

馬獅龍並不理會他，心下只盤算着！如何離開這地方，雖然這地方已是法國，但英法兩地一衣帶水，比比安德遜仍有足夠的勢力擺脫他，只要他能夠通知他的伙伴。

可是，沒有飛機，有甚麼辦法？忽然，馬獅龍想出一個荒謬的辦法——

火車！

整個歐洲大陸，也有火車連貫，先乘火車遠離英法，直到任何一個國家，一有飛機乘搭，便立即上機！

這辦法雖好，可以暫時擺脫比比安德遜的勢力，不過，那實在是充滿冒險。

然而，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假若再拖下去，比比安德遜自然有辦法通知他的手下，那時，麻煩可大了。

他決定這樣做，但他並沒有通知比比安德遜。

他們來到了火車站。

比比安德遜是個十分聰明的人，一來火車站，他便想到馬獅龍的想法。

比比安德遜道：「乘火車？這次輪

到你發白日夢了！」

「為甚麼？」

「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夜長夢多！」

「我害怕？」

「假若你不害怕，你也不急於離開！」

馬獅龍並沒有理會他的嘲諷。

他用信用卡買了兩張車票，目的地是西班牙。

比比安德遜見他買了車票，知道他是下定了決心，於是，他又改了態度，懇求馬獅龍道：「我以後也看不到我的兒子了，你讓我……」

「廢話！」

「好，你讓我一步？」

馬獅龍並沒有理會他。

比比安德遜突然走近一個電話亭，並且提起那電話，道：「馬先生，請答應我唯一的要求！」

馬獅龍看看四周，假若他發覺起來，在火車站內大吵大嚷，那也難以收拾。

「你想怎樣？」

「我想打一個電話給我的兒子。」

馬獅龍猶豫着。

「只是說一句快樂生辰！」比比安德遜的臉上，充滿着渴望。

「好，由我打！」

「可以！」比比安德遜說出了電話號碼。

「找誰？」

「先找我的太太，然後叫她讓孩子和我說話！」

「你不要弄甚麼花樣！」

「不會的，我只希望聽聽他的聲音。」

馬獅龍一時之間，竟有些同情這個柔情的父親。

他依號碼撥了電話，經過一番轉折，他終於找到比比安德遜的太太。

馬獅龍道：「你的孩子明天生日？」

「是的，你是誰，你怎知道？」

看來比比安德遜並非吹牛。

「你叫孩子來聽！」

「不，你是誰？你和安德遜在一起？你是他的甚麼朋友？為甚麼他不回來？」

一連串的問題。

馬獅龍截斷她的話，道：「你叫孩子來，否則我便放下電話！」

那邊仍然傳來一連串的囉嗦。

「你再囉嗦，孩子可能以後也聽不到父親的聲音！」

終於，她抱來了孩子。

電話筒傳來一陣咿呀的聲音，是孩子的聲音。

「快給我，快給我！」比比安德遜興奮得要搶過電話，馬獅龍却按着電話，道：「別弄花樣！」

比比安德遜拚命點頭。

馬獅龍遞了電話給他。

「比比，比比！」

馬獅龍一手按着掛電話的地方，只要他多說一句無關的話，他便會按下，中斷電話。

「你明天生日，我定會送來玩具熊，假若我送不到，我也會托人送的。」

他又一連說了幾句「比比，比比……」

最初的時候，馬獅龍不明白「比比」是甚麼意思，後來才發現，「比比」其實是嬰孩的意思。

他不斷的叫着「比比」。

忽然，電話中斷了，但並不是馬獅龍按下，而是對方按斷的，可能是孩子好玩，一手按下。

馬獅龍也立刻按下了電話。

比比安德遜又叫了幾聲「比比，比比」，但對方再沒有聲音，只好放下。

他一臉無奈，並略帶憂鬱。

「上車了。」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反抗，頹然的跟着馬獅龍。

這時，時間已是黃昏，火車站上的人並不多，沒有進入月台前，左右兩旁都有一些攤檔。

馬獅龍買了一份報紙。

比比安德遜忽然叫道：「那邊有玩具熊！」

馬獅龍沿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那邊攤檔裏，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玩具熊。

「我想買一個！」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在車廂內激鬥。

「是的，他們是罪惡的根源，也是全人類的死敵，沒有了他們，我們整個世界才得到暫時的安寧！」

「我不明白！」馬獅龍道。

「這並不是普通人可以明白的！」

比比阿基拉的臉孔，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我們是多重間諜，既出賣情報給北極熊，也把北極熊的情報賣給美國，表面上我們為錢是多麼可恥，但你仔細想一下，假若沒有了我們，這多年來，他們能否保持均勢！」

「怎麼保持均勢？」

「他們在第一時間互知了對方的新發明、新武器，立刻製造，誰也勝不了誰！」

馬獅龍開始有點明白！

假若沒有了這些雙重間諜，只要任何一方有了突破而對方不知情的話，那麼，我們的世界，比現在的更可悲百倍！更可怕千倍百倍！

比比阿基拉有點疲倦，索性躺在地板上！

馬獅龍拉開些小窗簾，只見東方發白，轉眼又是天明了。

「比比阿基拉，我暫時不和你爭辯這問題，你說你哥哥一定會回來，我就是不相信！」

「事實勝於雄辯！」

「你我都需要休息，你進廁所吧！」

比比阿基拉並沒有甚麼異議，他

竟然伸出手任馬獅龍縛着。

「在我哥哥未回來之時，我不會向你襲擊的，不過，當我哥哥回來，你一定要還我自由，與他交換！」

馬獅龍道：「你這麼合作，我也會合作，不過，我不會停下來，假若你兄長不來，我便押你回去！」

「他一定會來的！」

火車在搖晃中過了白天。

當黑夜來臨時，還沒有甚麼異動！

他們經過了十多個車站，可是這些都是一些小鄉鎮，並沒有飛機往東方的。

馬獅龍自己往餐車進餐，並且帶回來一些食物給比比阿基拉。

比比阿基拉有些感激。

馬獅龍與這一雙孖生兄弟相處過，發覺他們二人面貌相同，其實有很多地方是不相同的。

比比阿基拉十分健談。

「你們為甚麼會變罪犯？」

「我們是罪犯？是的，那是一般人的眼光，我們出身困苦，甚麼生活沒有捱過，因此，我們需要錢，錢驅使我們做任何的事情！」

「你說過你們不為錢！」

「是的，我們現在不為錢，因為我們早已有了足夠的錢，不單供給我們好好的活這輩子，還可以供給我們的後人好好活幾輩子！」

「那麼，你們仍做這些卑劣的買賣？」

賣？」

「我早已向你解釋過，我不想再說，但最主要的並不是為錢，當金錢太多的時候，那只是一個數字，並沒有真正的意義！」

「你在說笑！」

「不！我們有足夠的錢，但有很多人沒有——例如非洲的人！」

「那些饑荒的人？」

「是的，其實，他們受饑荒之苦，並非是他們之過，你想想，他們生下來，並沒有其他選擇。」

「他們懶，沒有努力掙扎！」

「你說得多麼輕鬆自然！我明白你很有動力，你有努力掙扎，因此你不用捱餓，不過，你生來幸運，你在一處有機會讓你勤勞、讓你掙扎的地方！只是，假若你生在非洲，一下地便營養不良，你沒有氣力，我看你怎樣掙扎，怎樣勤勞起來！」

這也是道理。

比比阿基拉又道：「前幾天，你有沒有看過電視新聞？一個從海底發射上來的飛彈，因試驗失敗，上了半空，便像烟花般自行爆炸了！」

「那表示甚麼？」

「你知道這一爆炸，丟去了多少金錢？二億多美元！你說二億多美元，可以餵飽多少人？」

「你是個人道主義者？」

「我不是甚麼主義——我只是個人，我受過苦，知道受苦人的感受，因

此我們要拯救他們。」

「救世主？」

「不，這世界實在太多不公平，救世主再來也救不了。」

馬獅龍聽了這話，實在感動。

經過這一番談話之後，馬獅龍對這一雙孖生兄弟、這國際知名的「雙色鬱金香」，有另外一番的看法。

「你們把錢給了非洲？」

「有一部份。」

「其他呢？」

「你們東方人也好不了多少。」

「我們仍可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根據統計，無數的亞洲人，一日只可賺一美元，這種生活，比狗好不了多少。」

馬獅龍知道他並非在胡扯。

我們黃皮膚的人，比那些黑皮膚的人好不了多少。

他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悲哀。

「那麼，你們是好人？」

「不，我們不是好人，因為我們是多重間諜，我們出賣人，我們幹的是卑鄙的勾當。」

「但你們也救人。」

「我們救不了多少，只是一些心意。」

「那你們認為自己是甚麼？」

「我們也不知道，但我們只知道，我們與那些舉足輕重的世界巨頭，無論是好是壞，都是不相伯仲。」

馬獅龍實在同意他的話。

忽然，後面有人敲門。

馬獅龍示意他退入廁所，自己手握手槍。

「進來。」

推門入來的，竟是比比安德遜。

他關了門之後，高舉雙手，道：

「我回來換我弟弟的自由。」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這是事實。

但事實卻擺在眼前。

比比安德遜滿臉光采，似乎是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

「為孩子開了生日會？」

「開過了，他們都很高興。」

比比安德遜又轉向馬獅龍道：「馬先生，你放了我的弟弟，我會跟你走。」

忽然，馬獅龍心想：「這兩位一體的人，何不一起拘捕？」

不過，這念頭只是一閃即逝。

帶一個計時炸彈在身畔已是難於應付，何況要帶兩個？那實在是自作孽！

「好。」

比比阿基拉從廁所出來。

他慢慢走近馬獅龍，伸出雙手，讓他解開手銬。

馬獅龍高舉手槍，示意比比安德遜動手。

比比安德遜開了他弟弟的手銬，兩人擁抱了一會。

「我真不知如何感激你！」比比安德遜道。

德遜道。

「不要這麼說！」

比比阿基拉竟然為兄長扣上手銬，然後向門處退出，並道：「馬先生，後會有期。」

他閃身出外，馬獅龍追上。

外間已沒有了比比阿基拉的踪影。

「多謝你照顧了我的弟弟兩天。」

比比安德遜一邊說，一邊退回廁所。

馬獅龍聽了，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

「你真的專程回去，慶祝你小孩子的生日？」

比比安德遜似乎有點詫異道：「你以為我去做甚麼？」

「我以為你……」馬獅龍沒有說下去。

「我想，這兩天之內，你知道關於我們的事一定不少，你明白我們嗎？」

馬獅龍道：「你的弟弟是個健談的人。」

「是的，他比我懂得說話。」

「對了，我有一個問題——你怎得上我？」

「那是易事，我們有私人飛機。」

「為甚麼你要回來？」

「為甚麼？我一定要回來，因為他是我的弟弟，就算他不是我的弟弟，我也會回來，因為我們都是重諾言的人。我被你拘捕，是我的不幸，沒有理由連累他，我離開，只因我要有事。」

「你一定找了一大批拯救你的人？」馬獅龍說了這句話之後，才感到後悔。

「不，我已吩咐我的家族，不用來救我。」

「為甚麼？」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回答，只是兩聲乾笑。

過了一會，比比安德遜才道：「我的家族不會來，並不代表沒有其他人。」

這次，輪到馬獅龍不作聲。

火車飛快的橫跨了法國的大陸，一路上並沒有甚麼事情發生，屈指一算，已是三天的火車路程。

第四天，火車來到了一個叫納波

的市鎮，這地方十分繁盛，人口也衆多。

馬獅龍從車站的人員口中探到，這地方附近有一個小型機場，可以搭乘飛機往西班牙的巴塞隆拿，然後可以轉乘大機到香港。

馬獅龍當然不想放棄這個地方。

於是，他帶着比比安德遜下了火車。

比比安德遜追問馬獅龍的去向，馬獅龍並沒有回答他，他顯得有點煩躁。

下了火車，他們便乘計程車直往機場。

其實那並不是甚麼機場。

患難與共 相互扶持

他們來到機場的辦公室。

裡面只有兩個職員——一個女的，相當漂亮，負責接聽電話，另一個是男職員。

他們議好了價錢。

那男職員帶他們來到了一個小飛機庫。

天呀！馬獅龍還以為是甚麼小型飛機，原來是一駕四座位的練習機。

那職員道：「你們不用擔心，我們是提供機師的，你們只要安坐後面，一會便到巴塞隆拿了。」

比比安德遜摸摸那機身。

機殼相當殘舊。

也是陷入急流之中，不過，那地方較為淺水。

他拚命一撐，竟然可以抓着一塊石頭。

他穩住了身體，大叫馬獅龍。

可是並沒有馬獅龍的回應，他知道大事不妙，不過，唯一的辦法是自己先上岸。

幾經辛苦，他終於上了岸。

放眼望去，在河中的大漩渦中，只見馬獅龍忽浮忽沉，看來他是身不由主。

比比安德遜看見附近有一條粗大的枯木。

這是唯一的生機。

他用力把枯木推出，叫道：「抓緊它！」

馬獅龍身在急流之中，仍保持相當的鎮定，當他一見有東西在前面擺動，便拚命伸手抓着。

那抓着的力，異常巨大！

在岸上的比比安德遜被他這一抓，也失去了重心，可是他並不想放開那枯木，於是，他又再跌入水中。

他抓着木。

馬獅龍也抓着木。

兩人被水冲向前面，急速地衝前。

水流越來越急，兩人拚命的抓着枯木。

不知沖了多久，他們只覺水聲越來越大——天呀，前面竟是一個大瀑

布！

他們只能順着水勢，無法停下來。

馬獅龍千萬也料不到，自己竟要葬身在這瀑布內！

忽然，他的身體下墮。

他已知道自己已隨瀑布跌下，他索性閉上了眼睛，原來死的滋味並不太難受！

* * *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

四周仍是一片水聲，他看見自己被攔在一塊岩石之上，而比比安德遜却在不遠之處。

「我沒有死去？」馬獅龍問。

比比安德遜笑道：「那麼容易死便好了！」

馬獅龍坐了起來，他只感到有點頭痛，全身衣衫盡濕，口袋裏甚麼也沒有了。

比比安德遜比起自己來，看來似乎較好一點。

「我們怎麼了？」

「我們墮下千尺瀑布……你看。」

他指着遠處的瀑布。

原來他們靠岸的地方，已離瀑布相當遠。

比比安德遜說：「你我一齊跌了下來，我比你幸運一些，仍然抓着枯木……」

「然後呢？」

「然後，我見你毫無知覺似地被水

沖去，我抓着你，一齊順流而下，一直被沖到這裏，我拚命游向這岸邊，我們才得救！」

馬獅龍知道，自己已在地府走了一遭。

他望着比比安德遜。

比比安德遜覺得十分奇怪，問道：

「怎麼了？」

「爲甚麼你不捨我而去？」

「你是個好人，也有恩於我！」

馬獅龍仍是大惑不解。

「只要你把頭轉向另一方，讓水流把我帶走，那麼你便可以自由，少了很多麻煩！」

「我是江湖人，我敬重你是一條漢子！」

馬獅龍看着這個身材矮小、曾經敵對的漢子，心裡有說不出的滋味。

「快把衣物晾乾，我們不能再在這裏耽擱！」

馬獅龍把衣物脫了下來，索性來個日光浴。

傍晚時份，他們開始起行。

原來大瀑布的下面，是另一條較闊的公路，而這公路似乎是交通要衝，一小時內也有二兩輛車子走過。

普通的車子，見兩個衣衫襤褸的大漢，當然不會停下來，因為他們都不想惹麻煩。

不過，入黑之前，終於有一輛車子停了下來。

那是一輛吉普車。

駕車的人長髮披肩，但却是個男人。

他沒有說話，只示意他們坐在車子的後面，在他的駕駛座旁有一隻貓，是一隻名種的波斯貓，全身都有長毛，給人一種溫暖而神秘的感覺。

看着這隻長毛貓，再看那位駕車的長髮男子，馬獅龍覺得有點滑稽，果真是物似主人形！

入黑之前，他們來到了一個小鎮。

鎮上有一個小小的火車站，看來是半廢棄似的。

那長髮的駕車司機沒有多說半句話，便放下了他們。

火車站內有一個年老的男人。

他們走近了車站。

那年老的男人問：「你們想乘車？」

馬獅龍道：「還有車嗎？」

「你們來遲了一小時，剛有一輛送貨的車子來過！」

「那車甚麼時候再來？」

「半個月之後！」

兩人聽了，都感到十分失望。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離開這裏？」

「騎馬吧！」

「騎馬？這裏也沒有馬匹！」

「明天你們可以在附近看看，可能有人賣馬的！」

原來這年老的男子，便是這火車

開。

人貓的攻勢越來越厲害。

馬獅龍手無寸鐵，而那長髮男人似握有一柄刀。

突然，那長毛貓一撲，馬獅龍不由得用手一擋。

「嘶——」的一聲。

整隻袖子也被扯下，他感到有些痛楚，而那男人的刀風又劈下。

馬獅龍矮身，滾在地上。

鐵軌道上，滿鋪着石子，馬獅龍不再遲疑，抓起一把碎石子，向人貓擲去。

「咪——鳴——」那長毛貓似乎被擲個正着。

刀風又起，長髮男人的刀並不是胡亂劈下，而是十分有法度的，幸好馬獅龍的地堂功夫也不弱，他索性躺在地上，用雙腳攻那人的下盤。

那人的躍動能力雖然靈敏，但雙腿並不十分穩紮，馬獅龍知他弱點，不斷攻擊他的雙腿。

「啪！」

馬獅龍連踢雙腿，那人一時之間，無法閃開，跌在地上，馬獅龍連忙躍起，撲向那人。

他憑的是那雙藍色的眸子。

他一撲下，却感到後面勁風襲到。

他想閃開，只感到一雙鋼爪抓在自己的背上，他想倒身避開，却是避無可避。

站的站長，也是整個車站的負責人，既要管理火車往來，也要清潔車站。

他是個好心腸的老人，給了他們兩人一些乾麵包。

馬獅龍吃着麵包，與那老人閒談，知道這地方是法國的東部邊界，離開這地方，便是西班牙。

這地方極爲荒涼，人跡罕到。

其實這火車路只不過是一條小小支線，每半個月才運來一些糧食。

馬獅龍看着比比安德遜，他也是皺着眉吃麵包。

他們當然不能在這裏等。

不過，一時之間却沒有辦法，也許等到明天，買一匹馬，可以離開這地方，進入西班牙。

馬獅龍吃完了麵包，道：「我們四處走走，才回來睡覺！」

「附近也沒有甚麼地方好走！」

馬獅龍仍然與比比安德遜走出火車站。

他們四處走了一遭。

忽然，馬獅龍發現了一輛車！

那並不是機械車子，也不是馬車，而是一輛用手搖動的路軌車，用來協助工人修理鐵路用的。

車上有一個搖搖板似的東西，兩人合力，把車子放在軌道之上，你一搖，我一搖，竟然可以動的！

當然，他們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雖然已入黑，他們仍然希望早些離開這地方，到了西班牙境內，也許

有適當的交通工具。

這手搖鐵道車，開始的時候，十分費勁才搖動了一兩下，車子在軌道上滑行十多碼，漸漸，輪子滑着。

他們似乎聽到那個年老的車站站長叫着他們，不過，他們並不理會。

他們用力地搖着，越搖越覺開心。

車子在軌道上滑行，飛快似的，就好像在玩遊戲似的，越搖越高興。

忽然，他們看見遠處有一盞燈。

一盞黃色的燈。

原來前面是一個山洞。

比比安德遜道：「馬獅龍，停下來？」

「不，山洞有甚麼可怕？」

「假如在山洞內發生甚麼事，很難互相照應！」

「你我都不是孩子！」

「如果真的有事，你有辦法走嗎？」

「我當然有辦法！」

馬獅龍又拚命的搖動車子，比比安德遜也再沒有說甚麼。

他們終於進入了山洞。

山洞之內，一片漆黑。

馬獅龍並不覺得害怕，因為車子在軌道上行走，不會撞向甚麼東西；另外，在這一個人跡罕到的地方，這一條隧道也不會太長。

他搖着，也望着前方。

假如這是一條短短的隧道，應該

很快便看到出口，可是，他並沒有。

他看不到出口，却看見兩點藍光。

在漆黑之中，這兩點藍光特別刺目。

然後，在這兩點藍光之後，又再出現另外兩點，這兩點比較細小。

馬獅龍輕聲道：「比比，你看……」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再用力一搖手柄，覺得車子十分沉重，原來比比安德遜已不在車上！

馬獅龍立時知道了岔子。

車子終於在四點藍光之前停了下來。

「咪……咪……」

是貓的叫聲。

接着，那雙大的藍光閃動，是貓的眸子！一陣勁風，撲向馬獅龍。

那是長毛的波斯貓！

馬獅龍閃開，跳下了車子。

另外那雙較小的藍光也晃動着，馬獅龍雖然看不到，却已知道那人，定是今天駕車的長髮男人。

那男人一句話也沒有說，猛然襲擊馬獅龍，這人的動作快而無聲，十足像一隻貓！

而且，他配合着他那隻長毛波斯貓的動作，攻向馬獅龍，馬獅龍最初只能閃避。

他憑着他們人貓的眸子晃動而避

走，否則我們的整個自由世界，會在一夜之間全毀！」

聽來他並不在說笑話。

「好，我會盡力！」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比比安德遜實在是一個並不簡單的人，他竟然在危難之中，也會利用自己，這順水推舟的方法，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

可是，而今又怎能再押比比安德遜？

這地方根本是他的世界！

門响了。

馬獅龍開門，是一個侍者送來了食物，並不是簡單的食物，而是滿滿一餐車。

而且還有香檳。

馬獅龍還以為送錯了，叫道：「我並沒有……」

侍者之後，竄入了五個人。

他們都是高大威猛身穿整齊西服的人。

其中一人用英語道：「沒有錯，你好好吃這一餐，也許是……」

他沒有再說下去。

不過，馬獅龍已可以意會到，那是甚麼事情。

「與我同來的……」

「你說比比安德遜先生？他正與我們的市長聚舊！」

馬獅龍坐在餐桌前。

那侍者小心地把食物一一放在桌上。

上。

食物十分豐富，沒有好好地吃過多天的馬獅龍，也不再理會這五個人的來意，先大快朵頤。

「你們也吃點？」

「不用了，你好好享用！」

馬獅龍心想，既來之，則安之！假如要死，也大可做一隻飽鬼。

吃到了七八成，他便推開了食物。

五人立時緊張起來。

馬獅龍道：「比比安德遜有甚麼吩咐？」

「？」

「安德遜先生說，假如你合作的，便護送你到機場，送你回家！」

「假如我……」

那五人立即掏出了手槍。

馬獅龍立刻高舉雙手，道：「不用那麼緊張……」

「張」字還未說出口，他已縱身一躍，雙腿踢向其中二人。

那二人猝不及防，手槍脫手而出。

而馬獅龍穩身於地時，已抓着一柄槍。

有了槍，可算有了一時的均勢。

「比比安德遜呢？我要親自與他談！」

「他在市長府邸中！」

「帶我去！」

「不用了。」聲音來自門外，而且十分熟悉。

馬獅龍回過頭來，只見門外站着一個身材矮小的人，但手上却是持有一支大大的機槍。

是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呆着，放下了手槍。

「我說過，馬先生是一個知情識趣的人！」

「比比安德遜，你想怎樣？」

「我只想你離開這地方！」

「殺了我？」

「不，我們過了這麼多天艱苦的日子，我不想殺你，假如我要殺你，我有很多機會！」

「我也有過！」

「是的，這便是我要放過你的原因，現在我們兩人，都是一無所欠！」

在這形勢之下，馬獅龍再沒有甚麼話好說，只好跟着他們，離開了酒店。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與馬獅龍同車，五個大漢押着馬獅龍，坐在一輛寬大的車子之內。

汽車直駛往機場。

那是一個小型的機場。

機場上僅有兩架小型飛機。

馬獅龍被押下來，推向其中一架小型飛機前。

比比安德遜也下了車，他的身旁，站着一個衣着入時的中年人。

旁邊的人，對那中年人十分尊敬。

中年人陪伴着比比安德遜上前，

比比安德遜對馬獅龍說：「好好坐飛機，到了意大利，你便可以任意乘甚麼國家的飛機回家了！」

「你呢？」

「我也要回去了，我的妻子與兒子都記掛着我！」

「這位是……」馬獅龍望着那中年人。

「這位是市長雅倫納！」

馬獅龍伸出了左手。

雅倫納也伸出了右手。

馬獅龍一握着他的手時，便立即發難——一個反手，雅倫納已被他扣着。

這一變故，連比比安德遜也料想不到！

其他的人還沒有反應之前，馬獅龍又已躍到比比安德遜的身畔，並且一手砍向他的頸項。

比比安德遜立時昏迷，倒在馬獅龍右肩之上。

「不要亂動！」

馬獅龍用力一扣市長雅倫納。

雅倫納立時用西班牙文叫道，他的手下停下了下來，但已全部拿槍在手。

馬獅龍道：「上機！」

他一手抱着比比安德遜，另一手拉着雅倫納。

忽然有人發出槍。

馬獅龍立時把市長雅倫納推前。

雅倫納大叫一番。

個軍用機場。

當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剛下機，小型飛機便立即回程，連加油也不願停下。

馬獅龍覺得奇怪。

比比安德遜道：「他害怕西西里人？」

「我知道，他其實害怕黑手黨！」

黑手黨，連雅倫納也害怕的黑手黨！

其實西西里人，只不過是意大利的一個小島嶼的鄉民，他們能名震世界，是因為他們的團結。

他們上下團結，最重要的還是家族的團結。

他們的犯罪活動，已成為家族式的企業。

比比安德遜也有點心神不定。

馬獅龍道：「你也害怕？」

「我們甚麼時候離開這地方？」

「這次我一定可以乘飛機回香港了！」

「你有這麼實際的把握？」

馬獅龍點點頭。

這時，有一輛軍用吉普車駛近，裏面坐着兩個機場保安軍人。

「請你們往機場檢查！」

馬獅龍道：「我想找格力高先生！」

兩人同時怔了一怔。

「可以帶我去見他嗎？」

他們並沒有說話，只示意他們兩

來。

馬獅龍再加重了語氣。

這時，飛機已離開了跑道，上了半空，而比比安德遜已漸漸甦醒。

「噢？」比比安德遜似從夢中醒

馬獅龍索性把雅倫納當作盾牌，護着他上機。

沒有人再敢放冷槍。

他們上了飛機。

機上有三個人——一個機師，一個是機械師，另一個是機上的工作人員。

馬獅龍咆哮道：「開機！」

那機師看着雅倫納，雅倫納點點頭。

引擎發動了。

下面又傳來幾聲槍聲，那些槍並不是指向飛機，而是向地上掃射，那只不過是洩憤式的開槍。

「往那裏？」

「市長，你本想去那裏的？」

「意大利！」

「甚麼地方？羅馬？」

雅倫納點點頭。

馬獅龍忽然想起一個地方，一個以毒攻毒的地方。

「往西西里島！」

雅倫納立時震動起來。

馬獅龍並沒有估計錯誤，這的確是雅倫納害怕的地方，但他却有恃無恐。

「西西里！」

馬獅龍再加重了語氣。

這時，飛機已離開了跑道，上了半空，而比比安德遜已漸漸甦醒。

「噢？」比比安德遜似從夢中醒

來。

馬獅龍再加重了語氣。

這時，飛機已離開了跑道，上了半空，而比比安德遜已漸漸甦醒。

「噢？」比比安德遜似從夢中醒

來。

馬獅龍再加重了語氣。

這時，飛機已離開了跑道，上了半空，而比比安德遜已漸漸甦醒。

「噢？」比比安德遜似從夢中醒

來。

馬獅龍再加重了語氣。

這時，飛機已離開了跑道，上了半空，而比比安德遜已漸漸甦醒。

「噢？」比比安德遜似從夢中醒

段日子，不過，他的外貌與那些囚犯完全不同，而且個子矮小，很容易被人認出來。

他只有另想辦法。

忽然，他看見一個矮小的獄卒，身材與他差不多，於是，他打量那獄卒，換了他的制服。

他穿着那獄卒的制服，一直走向監獄大門，一路上，並沒有人理會他。

比比安德遜是個鎮定從容的人，他出了監獄，仍然沒有人發覺他。

他心中有點高興，卻滿是徬徨。去那裏？這是西西里島，是黑手黨的世界！

走在街上，開始有人注意他，因為他穿的是獄卒的衣服，這種制服，並不是街上慣常見到的。

他摸摸口袋，幸好還有幾十塊錢。

他立刻走進一間買衣服的商店，買了一套普通的衣服，立刻換上。

然後，他叫了一部街車。

「最近的碼頭。」

那司機並沒有甚麼表示。

汽車向着市區進發，過了十五分鐘，又開始向另一方的郊區進發。

比比安德遜並不熟悉附近的環境，不過他心中有一個想法，西西里島既是一個海島，自然有很多碼頭，只要到了海邊，那便容易混過去。他的如意算盤並不十分如意。

西西里島並不太大，以他乘飛機降下的印象，監獄應該離海傍不太遠。

轉眼已過了二十分鐘，但前面並沒有海的跡象。

比比安德遜心中開始戒備着。車子再行，風景却有點相熟。

那一列的建築物……

豈不便是牢房？

他悚然而驚，看看那司機，那人表情却有點怪異。

比比安德遜道：「停車！」

那司機並沒有理會他，反而把車子開得更快。

比比安德遜再喝：「停車！我要……」

「要甚麼？快到了。」

「你不再停下來，我便撒在車上。」

「啊，你想到廁所？這附近並沒有……」

「不用甚麼廁所，你把車子停下，我自然有辦法。」

那司機似乎不大願意，不過，他終於停下來。

比比安德遜下了車，跳入草叢。

他當然並不是為了解決內急，而是想逃離這司機，這司機可能是格力高的手下，果然是無處不在。

那司機等了一會，仍不見比比安

德遜的踪影，只見不遠之處，草叢之內有些異動。

他把車子駛過去。

只見比比安德遜已拼命向前跑。這一帶十分荒涼，全是野草。

司機大叫：「你逃不了！」

比比安德遜並不知道他說甚麼，只拼命向那佈滿大岩石的地方跑去。

可是，無論他身手如何靈活，他總敵不過汽車的速度，轉瞬之間，汽車已在他背後。

那司機在咆哮着。

比比安德遜走着，左閃閃、右避避。

司機並沒有下車捉他的意思，而是利用車輛壓迫着他，目的是使他筋疲力盡，束手就擒。

比比安德遜並不是個隨便放棄的人。

他拼命奔跑，一見有利位置，便跳入草叢。

可惜這些草叢後面，仍是平坦的地方。

那司機的駕駛技術十分高超，雖然在雜草叢生的地方，仍然控制自如。

而且可以控制車子，撞了比比安德遜幾下。

那幾下並沒有傷及比比安德遜，但却使他狼狽之極，司機只要加速一點，便可使比比安德遜躺下。

但是他並沒有。

這時，比比安德遜根本是那司機的囊中物，不過，他仍然要玩弄一下比比安德遜，就如一隻貓抓到一隻老鼠之後，並不立刻殺死他，而是用爪加以玩弄。

對老鼠來說，那是死亡遊戲，但對貓來說，却是發洩獸性的遊戲。

比比安德遜急極，而且背後劇痛。

這樣下去，自己定然筋疲力盡。

忽然，他踩着一塊小石子，身體向前衝去，衝向前面一塊較大的石頭。

那石頭向前滾了幾下，滾向前面一堆大石。

他心裏突然靈光一閃。

他跳上那堆石上，突然倒下。

那司機把車子駛近，却並不下車，他也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

他把車子再駛近。

而這時，比比安德遜已起身，並用力推動了一塊石子，這石子搖動，並且墮下。

這一墮下，却牽連了很多大小石塊滾下。

那司機立時把車子退後，可是石塊滾下的速度，比他退後的速度更快。

「隆」的一聲，有水淌出。

原來汽車的水箱，已被一塊大石擊破了。

司機咆哮，比比安德遜更拼命把

石子推下，一時之間，車子竟陷在石塊之中。

他無法不下車。

比比安德遜拿起一些碎石，猛向他擲去。

那司機十分憤怒，撲向比比安德遜。

比比安德遜知道，假如是平常日子，他並不把這司機放在眼內，不過，而今他已接近筋疲力盡。

而那司機却仍是精力充沛。

這不是力敵的時候。

比比安德遜撒了一會石子之後，便竄向另一邊，在亂石之中匍伏着。

那司機已從懷中抽出了一柄手槍。

比比安德遜稍為移動，他便一槍轟來。

子彈擦過比比安德遜的額角，他不敢再動。

那司機握着手槍，一步一步行近。

比比安德遜心中怦然，他不能讓這司機抓着自己，他忍耐着，那人更近。

突然，他抓起一把沙子，撒向那人。

那人忙亂中又開了一槍。

比比安德遜却趁這個時候滾身向後，並連滾帶竄，離開那人足有十米以外。

汽車在前面不遠。

比比安德遜又抓起幾塊石子，向左一撒，自己却向右邊騰躍。

這一番折騰，他已到了車旁，有了車子作掩護，他的心較為安定。

他摸摸自己的身上，並沒有甚麼武器，車頭破碎玻璃處，却有一個小小的塑膠打火機，他伸手抓着打火機。

一個打火機，怎能對付一柄手槍？

那人又放了一槍。

比比安德遜立時滾身到車尾。

車尾部份也被石塊撞着，部份毀壞，比比安德遜用手按按那油缸的蓋子。

那蓋子一碰便跌了下來。

一陣汽油的味道。

比比安德遜連忙扯下了一隻衣袖，並且把衣袖放入油缸之內。

他發出了呻吟的聲音。

那司機並沒有立即上當，他小心奕奕的走近。

比比安德遜舉高了一隻手，叫道：「我投降。」

那人慢慢移近，手中的槍，指着比比安德遜。

「站起來！」

比比安德遜慢慢移動，並叫道：「不要開槍。」

那人並沒有鬆懈。

比比安德遜一站起來，那隻浸滿了電油的袖子，也立時被抽了出來。

能否救自己的命，那要看自己了。

狗吠聲愈來愈近。

那時已是深夜，天空既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比比安德遜伸頭往外一望。

只見遠處有幾點紅光，是狗的眼睛。

比比安德遜知道，自己身體的氣味，並不能逃過這些狗的鼻子，除非是過了有水的地方。

可是，後面仍是起伏不定的岩石。

他緊握着手槍。

狗聲更近。

突然，一隻狗已撲上大石之上。

比比安德遜在下面，那隻狗已發現了他，並立時向他撲下。

比比安德遜閃開，並且橫掃一掌。

那一掌的力量並不小，那狗被打中，橫着身子，滾向另一旁。

而另一隻狗已撲上。

比比安德遜仍然守候着，一掌打出，打中了那狗的下顎，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

這時，有人喝叫。

幾隻狗兒走近，却没有撲下。

比比安德遜本是以靜制動，可是狗兒並不搶攻，一時之間，只有互相對峙着。

「出來吧，你逃不了！」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說話。

一隻狗終於忍耐不住，猛然撲下。

比比安德遜再沒有選擇，一槍轟出。

「砰」的一聲，狗血四濺。

那些追捕的人，料不到比比安德遜有槍，而今一槍响起，衆人立即退後。

連那些狗也退後。

比比安德遜趁着這個機會，一躍而出。

他握着槍，叫道：「不要動！」

一陣強光射來，使比比安德遜睜不開眼睛。

當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已有二十柄槍指着他們，而其中有八支，是一分鐘可射六十發子彈的那種輕型機槍！

比比安德遜呆了。

格力高穿着上等的絲質睡袍，站在門口迎接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看着他，被十多人押着，心中有點不忍。

格力高道：「我早說過，沒有人逃得了，就是雙色鬱金香也逃不了。」

比比安德遜瞪了他一眼。

馬獅龍道：「我相信他不會逃的了。」

格力高道：「放開他。」

衣衫襤褸的比比安德遜，站在馬獅龍前面。

馬獅龍道：「好好休息一會。」

格力高示意手下，押他入了另一間睡房。

比比安德遜轉身走向他的睡房，仍然清晰地聽到馬獅龍與格力高的對話。

格力高道：「明天我會派人送你們到羅馬，一直到機場，自然有人送你們上飛機。」

馬獅龍道：「麻煩你了。」

「至於身份的問題，我會為你們預備，你想做個什麼人物？」

馬獅龍沒有想到。

「做一個刑警吧！」

「刑警？」

「那沒有什麼問題，以刑警的身份，可以堂堂皇皇把囚犯押回去，也可在路途上少些麻煩。」

馬獅龍實在不能不佩服，這個正在服刑的老大哥，竟然可以使他冒充刑警。

格力高的勢力，實在是難以想像。

比比安德遜知道，而今最好是安心的睡一覺。

翌日，格力高吩咐他的一個親信，駕車送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到羅馬。

比比安德遜受過昨夜的教訓，也不再弄些什麼花樣，他們到達羅馬機場時，已是傍晚。

當那司機帶着他們進入機場，便有人前來與他接洽，並且把一箱文件交與馬獅龍。

司機道：「你要的文件、金錢，全都在這裏了，祝你們平安。」

馬獅龍道：「謝謝。」

他打開那公文箱，裏面有旅行證件、信用卡和美金，甚至刑警用的手錶也有一副。

那司機似吁了一口氣的離開了他們。

馬獅龍立刻往辦上機前的手續。

經過連日來的變故，馬獅龍也希望早日可以回到香港，把比比安德遜交與美國有關方面的人員。

入關的手續非常順利，也沒有人懷疑他們的身份，怪不得有人說格力高是意大利的另一個教宗。

格力高也十分客氣，為他們訂了頭等的客位。

比比安德遜垂頭喪氣。

馬獅龍忍不住問道：「怎麼了，比比？」

「沒有什麼。」

「除了讓你離開之外，什麼事我也可以為你做。」

比比安德遜道：「就是想讓你讓我離開。」

馬獅龍道：「不！」

「你也明白，我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壞人。」

「你不是，可是，這是原則問題，

我們自由世界是講求法治的，你殺害了這麼多人，你一定要接受相對的懲罰。」

「你真的想要什麼？」比比安德遜低聲地說道。

馬獅龍冷笑。

「你想到什麼條件？」

馬獅龍堅決地搖頭。

不過，他心裏也有想過，比比安德遜當然並不是絕對的壞人，他雖殺人，但在另一面來說，他也是因此而使更多人可以活命。

而那些參與星戰計劃的人，並不一定是好人，他們的發明與創造，其實何嘗不是害死了很多人？

不過，那是原則問題。

比比安德遜知道多說下去也是無用，索性閉上眼睛，鬆弛一下。

飛機是不停站的，直飛香港。

馬獅龍一直沒有離開比比安德遜，因為他仍然害怕他會逃走，直到飛機上了半空，他才上洗手間。

從洗手間出來，馬獅龍却聽到有人叫他：「叔叔。」

馬獅龍有些愕然，抬頭一看，竟然是利碧加。

摩亞的女兒利碧加。

「利碧加，這麼巧？」

「是的，你現在才回香港？」

馬獅龍點點頭，道：「你呢？」

「我被報社派往香港，採訪一些特寫新聞。」

比比安德遜道：「香港的夜景不錯。」

「他指的是機場附近的景色。」

但這話也給馬獅龍帶來靈感。他對的士司機道：「上太平山。」

車子開動，比比安德遜好像一個貪婪的孩子，沒有放過街上每一處的景色。

過了這麼多天艱苦的生活，回到自己的都市，馬獅龍也感到有說不出的舒暢與安全的感覺。

熟悉的街道，一切都是十分親切的。

當他們經過海底隧道的時候，馬獅龍便看見有輛黑色的房車，似乎一直跟着他們。

沒有人知道馬獅龍已回到香港，連美國領事館的人也不知道。

那麼，這是比比安德遜的人？

不，他沒有這麼神通廣大，因為比比安德遜一直在馬獅龍的身邊，連去廁所也沒有離開過。

海底隧道內，汽車整齊地排列着，一輛跟着一輛，用相同的速度向前駛着。

馬獅龍已經看清楚，那輛跟踪着他們的黑色房車內，有兩個外國人，他們並不像美國人。

那兩個人身材十分高大，就是坐在車廂內，也讓人感覺到他們的體型健碩。

比比安德遜道：「那兩個北極熊不懷好意！」

機緣巧合 揭發陰私

N 42

飛機平安的到達了香港的國際機場。

馬獅龍本來也有點擔心，證件會

「北極熊？」

比比安德遜點點頭，道：「不知是爲了你，或是爲了我！」

「看來他們還不敢公然在這大地上肆虐！」

「希望如此！」

車子出了海底隧道，並向太平山進發。

那輛黑色的房車，仍然距離不遠。

忽然，馬獅龍對司機道：「在到達山頂之前，有一間超級市場的？」

司機點點頭。

馬獅龍道：「我們在那裏下車！並且請你盡量開快點，擺脫那車子！」

司機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把一張美金放在前面。

這比說甚麼話也更有效，車子立即以高速向山頂進發，暫時擺脫了那房車。

比比安德遜忍不住道：「這是全世界也有效的通行證！」

可惜，上山頂的路只有一條，並不可以真正擺脫那房車的追蹤。

那時天已入黑，路燈亮起。

馬獅龍卻發現黑色房車之後，似乎又有另外一輛藍色的房車。

馬獅龍向司機道：「那輛藍色的……」

「是在香港島時加入追蹤的！兩位，你們是……」那司機似乎十分興奮。

「你小心駕駛吧！」

馬獅龍心內忐忑：「究竟甚麼人會追跡自己？他們爲的是比比安德遜還是自己？」

轉了一個彎，暫時擺脫了那兩輛車。

司機又一再踏油門，汽車加速。不遠之處，他們已可以看到超級市場的招牌。

司機問道：「下車嗎？」

馬獅龍道：「下車……不過，就泊在路邊！」他轉向比比安德遜道：「比比，這次不知道是爲了你還是爲了我！小心點！」

比比安德遜道：「好，我們又再來一次合作！」

汽車還沒有完全停定，他們已下了車。

這間超級市場，附近並沒有甚麼掩蔽的地方，他們只好急步的走進超級市場。

的士駛去，那兩輛車子，包括那黑色的和新發現的藍色的也駛去。但不一會，那黑色房車折回，並且停在超級市場外面，兩個金髮的高大男人下了車。

馬獅龍道：「小心！」

兩人入了超級市場。

這間超級市場面積十分大，貨品也很多，一列一列的，排列得十分整齊。

馬獅龍道：「小心，假若我們分開，到上面的旋轉餐廳會合！」

嗎？何必委託自己押回來？

馬獅龍心中，實在有太多的疑惑。

難道他有甚麼秘密？

馬獅龍坐在一個較為隱蔽的座位。

這時，電梯內出現了一羣人，看來他們都是遊客，而最後出來的人，竟又是一個熟人！

是利碧加！

她並不是參加旅行團來的，爲甚麼竟作遊客的打扮？身上還掛着一個古老的相機。

利碧加並沒有隨着那班遊客坐下，她環目四顧一會，馬獅龍低下頭來，沒有讓她發現。

當馬獅龍再抬起頭來，却見到利碧加走近龍津處，並且交談起來。

龍津是英國的外交部人員，而利碧加是記者，他們兩人認識，甚至相熟，也沒有甚麼值得奇怪！

馬獅龍所坐的位置，離他們相當遠，無法聽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不過，從龍津的表情看來，他似乎有點尷尬，似乎是不希望在這裏遇到任何人。

利碧加却一連發出了很多問題。

龍津並沒有回答，並且表示要離開。

利碧加想拍照，却被龍津一手按着了相機，利碧加有點憤怒，却站了起來，走出餐室。

比比安德遜點點頭。

馬獅龍又警告道：「比比，你在香港，逃不出我的手指！」

那兩個西裝畢挺的高大男人，已入了超級市場。

他們低聲說了幾句話，便分兩邊而行。

馬獅龍示意比比安德遜走向另一邊，他十分熟悉這間超級市場，因此，他可以東躲西藏。

比比安德遜似乎不知應往那裏才對。

不過他身材矮小，在這地方却有一個大大的好處，當那個高大男人一接近，他便躲在那一大堆的貨物旁邊，也就混過去了。

不過，那兩個男人走了幾圈，沒有甚麼收穫，却也十分不甘心的。

他們身型十分高大，很容易引起超級市場內的職員注意。

不一會，有一個職員上前，用英語問他們：「先生，有甚麼可以幫忙？」

那兩人並沒有回答。

但那超級市場的職員却一直跟着他們，弄得他們有點不好意思。

比比安德遜蹲在一大堆可口可樂的旁邊。

當那兩個男人走近，他使用力一推。

幾百罐可口可樂立時滾下，弄得二人十分狼狽，他們想立刻離開。

龍津坐了一會，吸了一枝香煙之後，也離開了餐室。

馬獅龍實在奇怪，也隨着他離開。

龍津走出了爐峯大廳，步行往山頂東邊的舊老觀亭，那裏有很多遊客，正欣賞維多利亞海港的美麗景色。

馬獅龍是老香港，却鮮有機會來這地方。

維多利亞海港平靜如鏡。

半山之處，不時湧出一陣陣霧氣，把美麗的夜晚，更增添一份神秘的感覺。

對岸璀璨的燈色，更是使人眩目。

遊客們只是東指指，西指指。

亭上有一些望遠鏡，要放入一個硬幣才可以觀看，不過在這黑夜時份，也看不見甚麼。

可是，龍津却擁着其中一座望遠鏡。

而他看的並不是海港，而是另一邊。

那邊沒有甚麼特別的景色。

龍津看了一會，便急步離去。

馬獅龍並不急於追他，因爲山頂並沒有太多的路，而他也不會走得遠遠。

他先走到那望遠鏡處。

望遠鏡仍然可以觀看。

馬獅龍循着望遠鏡的方向望去，那地方，竟是山邊一間白色的屋子。

那職員却不放過他們，叫道：「你們弄跌了這些東西，想一走了之？」

那兩個男人無法，只好蹲下拾起一些可口可樂。

他們身體龐大，而貨物又多，比比安德遜又趁機會在後面推下一大堆的罐頭。

這時，他們更加狼狽。

很多人也上前圍觀。

比比安德遜也在人羣之內，叫着笑着。

忽然，其中一個高大的男人發現了比比安德遜，向他身旁的人說了兩句。

那人也站了起來，不理會那些罐頭。

比比安德遜已奔向收銀處。

兩個男人也追來。

超級市場內更是一片混亂。

比比安德遜走出收銀處，兩個男人也欲奔出。

但比比安德遜却用英語說：「他們偷了東西！」

那些職員立即阻止他們！

其中一人說道：「我沒有！」

比比安德遜道：「看看他們的口袋！」

那男人摸摸自己的口袋，一掏出來，只見手上有許多細小的東西，如香口糖、朱古力、甚至避孕套……

另一個男人也摸摸自己的口袋，也是掏出了很多超級市場內的東西。

那種英國式的獨立房子，充滿殖民地色彩的那種。

馬獅龍忽然覺得，龍津的行動，似是一個陰謀。

他急步離開老觀亭，向那白屋進發。

龍津也正在奔向白屋。

那白屋似乎十分神秘，所有窗都下了窗簾，並且有燈光透出來。

龍津入了屋內。

馬獅龍聽到附近有狗吠的聲音，看來這屋子守衛森嚴，並不容易進入。

馬獅龍也不急於進入，他決定在附近監視着。

他看了一會，屋內並沒有甚麼動靜。

忽然，有一件硬物頂着他的腰。

間。

馬獅龍轉身，一手正要扣下……

却見到一個美麗的身影！

他失聲大叫道：「利碧加！」

利碧加一手按着他的口，噤聲道：

「勿叫！」

「爲甚麼你會在這裏？」

「你也爲甚麼會在這裏？」

兩人不禁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龍津也是你的獵物？」

「你呢？」

「他根本是委託我押比比安德遜……」

職員當然不讓他們離去。

那人拿出了錢，但職員罵了幾句之後，開始爲他們計算貨品的價錢。

比比安德遜却在門口處向他們揮手，這舉動，氣得二人直瞪眼。

比比安德遜已離開超級市場，馬獅龍亦步亦趨，那兩個人看見馬獅龍，並沒有甚麼反應，看來這兩人是完全爲了比比安德遜！

當馬獅龍出了超級市場的門口，却不見了比比安德遜，馬獅龍心下疑惑，難道他果然趁這機會，逃離自己的掌握？馬獅龍並不太擔心，在香港，他不能逃得多遠。

他上了一部的士，直駛往山頂的爐峯大廈。

下了車，他上旋轉餐廳，因爲他與比比安德遜約好，假若不能同時離開超級市場，便在旋轉餐廳會面。

餐廳內並沒有太多顧客，可是，馬獅龍却找不到比比安德遜的踪影。

突然，他呆住，因爲他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那是龍津！

龍津應該在英國，爲甚麼他會在這裏？

馬獅龍本想上前，但回心一想，他從來沒有在自己面前，提過他會來香港的。

爲甚麼他會來香港？

既然他會來香港，爲甚麼不親自押比比安德遜前來，這不是更爲直接

忽然，白屋內的燈光暗了下來。他們都期望着，可是龍津沒有再出現。

利碧加自言自語道：「龍津怎會在這裏住下！」

「你知道這屋子是甚麼地方？」

「是城中一個美國富翁的居所！」

「美國人的？」

利碧加道：「是的，我來香港採訪之前，已做足了功課，十分熟悉這一切的地方！」

利碧加果然是一個有魄力的記者。

「一個英國外交人員，入住一間美國富翁的居所，這表示什麼？」馬獅龍自言自語道。

「如果想知道，那要看你的本領了！」

這時夜已深，一陣寒氣湧來，馬獅龍打了個寒噤，他腦海不斷的盤算着。

利碧加道：「走吧！我看今晚再也找不到什麼了！」

馬獅龍道：「你住在那裏？」

利碧加說道：「希爾頓！」

「好，也許我有機會找你！」

「看來……我是直覺的感覺到，我們會合作！」

他們離開了那地方，幸好香港是個不夜城，通宵也有士行走。

馬獅龍乘了車子，直往自己的家裏。

馬獅龍心內忐忑：「究竟甚麼人會追跡自己？他們爲的是比比安德遜還是自己？」

屋子是燈火通明的。
如果以正常的情形來說，這個時候，老岳（馬獅龍家中的老管家）應該是入睡了。

他是一個節儉的人。

馬獅龍正有點猶豫，門却開了。

開門的是比比安德遜！

這實在是一個意外。

「為什麼你會在我家裏？」

比比安德遜道：「先進來再說吧！」

馬獅龍笑道：「這是我，竟要你來招呼我？」

老岳也從客廳走出來，道：「這一位……」

「老岳，你去睡吧，這位是我的朋友！」

老岳道：「我也沒有什麼招呼他。」

「不用了，你去睡吧！」

老岳返回睡房，而比比安德遜也說出了他來馬獅龍家的來龍去脈。

原來比比安德遜離開超級市場後，並不能擺脫兩個北極熊的追蹤，而且一直苦纏着他。

比比安德遜不愧是一個多重間諜，他躲在山上一間空屋，才擺脫了他們。

「那麼，你怎樣會知我的地址？」

比比安德遜却道：「我不只是擺脫了他們，反而被我跟踪他們——兩隻北極熊駕着車子，回到港島！」

「他們往那裏？」

「你猜一猜。」

「酒店？」

「當然不是！」

馬獅龍沉默，比比安德遜的答案，應該是另一次大大的意外。

「是美國領事館！」

「什麼？你說什麼？」

「是美國領事館！」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跟了進去？」

「當然沒有可能！」

「那麼……」

「很簡單，他們之間，一定有了什麼妥協，而目的是為了我，我自己知自己事，我是個多重間諜！」

「龍津托我押你回來，目的是不想直接從英國押送一個間諜回美國，才以香港作為一個交換地，而今……」

「而今不單牽涉了英美兩國，而且加進了蘇俄！」

忽然，馬獅龍有一種憤怒的感覺——龍津其實是出賣了自己！

本來這種感覺，馬獅龍早已有之，不過，他一直覺得沒有可能。可是，從比比安德遜的遭遇中，再加上今晚親眼看見龍津進了一個美國富翁的家，一切一切，都顯示着他是被出賣了，被利用了！

他們是否正在進行一件交易，一件陰謀？

馬獅龍道：「好了，你又怎知我住

在這裏？」

比比安德遜道：「我當然有辦法！」

馬獅龍實在是大惑不解。

比比安德遜道：「我打了一個電話給警察局，找着那位當值的警長，我說你家有神秘人騷擾，你是個與警方有密切聯繫的人，因此，他們立刻派了一個警官去，我便跟着那警官來到你家！」

馬獅龍實在不能佩服比比安德遜的本領。

「其實你不一一定要來我家。」

「我也不想，」比比安德遜笑着說：「不過，目前最安全的地方，只有這裏！」

「為什麼？」

「我無論入住什麼地方，他們也有辦法抓到我！只有這裏，他們不敢來，也不能來！」

馬獅龍也把自己的遭遇，告訴比比安德遜。

比比安德遜道：「我的估計並沒有錯，他們與北極熊有了協議，只要抓着我，便……」

「怎樣？」

「我不知道，假若把我送往美國還有一點，如果是押往蘇聯……我不敢想像！」

馬獅龍嘆了口氣，道：「明天我們去證實！」

翌日，他們到下午才起來。

馬獅龍決定先查探山頂那美國富翁的住宅。

他們換了黑色的西裝，並帶了噴狗的藥物，半夜才到達山頂的白屋。

白屋內果然有幾隻巡夜的巨大，不過，牠們都敵不過那些噴劑！

白屋之內，只有一間小閣樓透出了燈光。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沿水渠爬上去。

室內有四個人。

赫然有兩個是北極熊，一個是龍津，另外一個是美國領事館的人。

原來這屋子的主人，便是那個美國領事。

他們似乎在討論一件事。

那北極熊也用英語說道：「無論怎樣，我也要把那朵鬱金香帶回去的了！」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互望了一眼。

龍津道：「這個可以。不過，你們還沒有答應我們的條件！」

「什麼條件？」

「還不是老條件——你們要大大地減少在歐洲的飛彈，並且要無條件的拆除！」

北極熊似乎有些猶豫。

他們兩人用俄語，低聲說了一會。

最後，其中一個北極熊道：「好，

從現在開始，無論誰找到那鬱金香，也要送交我們！」

馬獅龍看着比比安德遜，只見他滿頭大汗。

他實在是害怕被送入鐵幕。

馬獅龍也證實了，龍津的確是利用自己，押送比比安德遜回港。

事實上，他也是一個間諜。

甚至那個領事館的人，何嘗不是？

世界上的事，其實也是一個大騙局，什麼高峯會議，什麼裁軍協議，其實是門面功夫，他們之間，早已有一套內定的協議。

馬獅龍感到十分憤怒。

他拉着比比安德遜回家。

回程途中，比比安德遜一直沒有出聲，但他的神情，顯得十分焦躁。

回到了馬獅龍的居所，比比安德遜仍沒有說話，可是他更為坐立不安。

馬獅龍道：「你有什麼話要說，說出來吧！」

「我只想懇求你，放了我吧！」

馬獅龍笑道：「我又沒有用手扣扣着你！」

「我不是在說笑，假若我被北極熊帶回去，這世界上，受害的人更多！」

馬獅龍道：「在自由世界裏，我害死了一些參加星戰計劃的人，只不過令星戰計劃的進度慢了下來，使

兩個超級大國因不明對方的實力而對峙着，暫時的僵局，對全世界的人也有好處！」

「假如你被抓進鐵幕呢？」

「那會有更多人受害，我會把我所知的一切星戰計劃告訴了他們，他們掌握了一切資料，世界將沒有這麼平靜了！」

「我不相信！」

「那是事實，當他們知道星戰計劃，他們便會研究另一個剋制星戰計劃的軍備，那時……倒不如讓我在自由世界之內，做雙方的間諜，讓他們雙方都知道對方一部份的虛實，不敢妄動！」

「這實在是一項聞所未聞的怪論！」

「你看，他們之間也各有各的勾結……」

馬獅龍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

比比安德遜又道：「你放了我，其實是功德無量，拯救了世界上很多人的性命！」

馬獅龍開始明白其中道理。

比比安德遜無疑是個危害世界安全的人，不過，有了這種人，反而使兩個世界有了均衡，不會使某一方勢力突然膨脹起來。

他有罪，但與這罪比較起來，却也有功勞，只是這功勞並不是顯而易見的。

馬獅龍有點猶豫。

這時，電話响了，是利碧加的聲音：「馬先生，他們都是間諜！」

「你指誰？」

「你的朋友龍津、那個美國人，甚至兩個北極熊，都要搶奪你手中的比比安德遜！」

「你認為把這朵花交給他們好嗎？」

「不，千萬不要！」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定會把比比安德遜帶入鐵幕，比比安德遜並不會忠於任何一方，假若他完全透露出英國的秘密，那麼……」

她的話，與比比安德遜的話不謀而合。

「他懇求我放了他！」

「放了他！」

馬獅龍道：「可是，他逃不出香港！」

「你有辦法的！」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望着比比安德遜。

實際上，比比安德遜並不是一個壞人，他有情有義，甚至救過自己的性命。

龍津本身做間諜，却利用自己。錢或其他利益却由他一個人獨佔了，他並沒有知會馬獅龍，他並不是好人！

馬獅龍道：「比比，你走吧！」

比比安德遜有點喜出望外，道：

「你呢？」

「我仍留在這裏！」

「你真是一個有見識的俠客！」

「不要誇讚我，其實，你也要好好想一下，退出這一行，回家看孩子吧！」

「我也有這個想法！」

馬獅龍打了一個電話往英國找龍津，龍津當然不在，他的秘書說：「龍津先生說，他非常感謝你的合作，並且會向國會闡述你的功勞！」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更加感到龍津的虛偽。

他再撥了一個電話。

然後對比比安德遜道：「真的，你走吧！」

「你幫助我？」

馬獅龍從房裏拿了一張卡片出來。

「你找到這個人，自然可以安排你回去！」

比比安德遜接過卡片。

卡片上是一間貿易公司的人，不過，他是個極有辦法的人，而且對於安排偷渡到世界各地都有辦法。

「馬獅龍，我會懷念你！」

比比安德遜終於離開了。

利碧加也沒有採訪到什麼重大的新聞。雖然她知道比比安德遜的離開也是一件重大的新聞，只不過那是她不宜發表的！



46 當下計議停當，許攸乘着黑夜，單身出營，去投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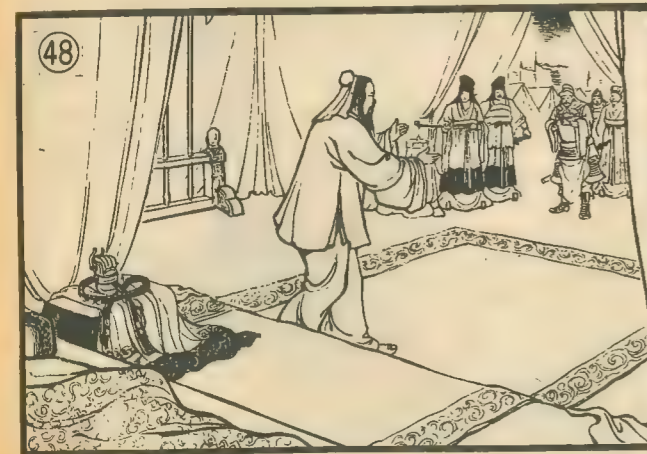
43 許攸還想勸說，忽然審配從鄴都送來一信，說許攸的子侄貪污錢糧……袁紹看了信，突然對許攸大罵起來。



47 許攸走到曹營附近，被伏路軍人拿住，一徑解到大寨。



44 原來審配與許攸不和，許攸明知這是受了審配的陷害，回到住處，越想越氣，正想拔劍自刎，却被左右勸住。



48 曹操剛要解衣歇息，聽說許攸私奔到寨，萬分高興，連靴子都來不及穿，赤着腳出來迎接。他遠遠看見許攸，就歡笑起來。



45 左右都知道他年輕時與曹操友好，便勸他棄袁投曹。還說袁紹不納忠言，久後必為曹操所擒。幾句話頓時把許攸點醒，便和他們二人細細計議。

戰官渡 (二)



40 謀士許攸深知淳于瓊性剛嗜酒，不能擔當這個重任，勸袁紹另派別人前去。袁紹不聽，反把他罵了一頓。



37 張郃、高覽在半路上尋見韓猛，收拾敗殘人馬，一同來見袁紹。袁紹大怒，一定要把韓猛處斬。衆官苦苦求情，才免了他的死罪。



41 許攸悶悶不樂，接連幾天托病不出。一天，忽有巡路軍士，捉得曹軍細作來見。許攸略一審問，知是曹操派他往許都去給荀彧送信。即叫軍士從他身上搜出那封信來。



38 審配擔心曹操再去烏巢劫糧，勸袁紹增派重兵前去保護。袁紹採納了他的建議，並叫審配回鄴都去督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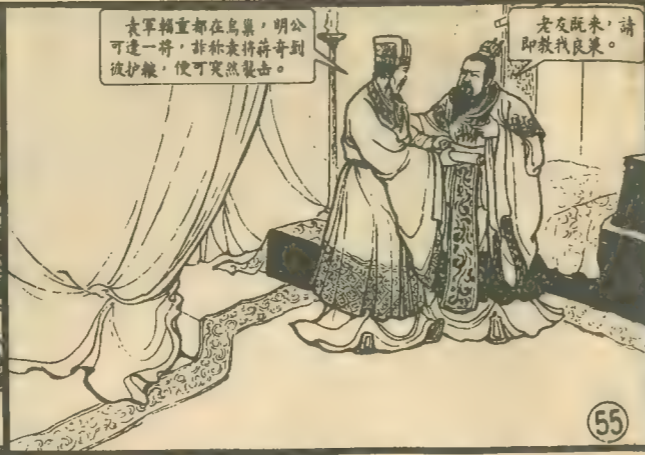
42 許攸看過了這信，就來向袁紹獻計說：「官渡曹軍缺糧，正向許都催運。我軍如果分兵進襲許都，曹操必然回兵去救。那時隨後掩殺，可獲全勝。」袁紹不聽。



39 審配去後，袁紹令大將淳于瓊領了兩萬人馬去防守烏巢。



58 傍晚，曹操教荀攸、賈詡、曹洪同許攸守護大寨，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埋伏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埋伏於右，以防袁軍劫寨。



55 許攸聽了，忍不住高聲說：「不用瞞我，糧已盡了！」曹操驚問：「你怎麼知道？」許攸這才把知道這件事的前後經過說了，又把搜來的信還給曹操。曹操拉着許攸的手，請他劃策。



59 曹操又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他自引諸將居中。率領五千人馬，打着袁軍旗號，在星光下，悄悄地向烏巢進發。



56 第二天，曹操準備親往烏巢劫糧，張遼上前勸阻說：「烏巢囤糧之處，袁軍必有防備，只恐許攸有詐，丞相不可親往。」曹操說：「許攸倘若有詐，他必然不肯留在我寨中。」



60 曹軍前隊經過袁紹別寨，守寨兵看了看旗號，盤問了幾句，聽聽回答得不錯，就放他們通過。一連經過數處，都這樣混過了。



57 張遼還不放，又說：「雖然如此，也須提防袁紹乘虛前來劫寨。」曹操笑笑說：「我已經想好了。」張遼這才放了心。



52 曹操也笑道：「確實沒有這麼多，只剩下半年軍糧了。」許攸站起來，一邊往帳外走，一邊道：「我誠意前來投你，你却只管騙我，以後怎麼相處！」



49 曹操携着許攸的手，步入寨中，向許攸拜倒在地。許攸慌忙扶起。



53 曹操又拉住了許攸，低聲說：「實不相瞞，只有三月可支了。」許攸又氣又笑地說：「人家說你是奸雄，果然不錯！」



50 曹操穿好衣冠，請許攸坐了。許攸便把在袁紹處的不如意事，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一直說到向他向袁紹獻計，輕騎襲取許都的話，曹操不由得驚叫起來。



54 曹操道：「這叫做兵不厭詐。」又附着許攸的耳朵輕輕說：「千萬不能告訴他人，軍中只有這個月的糧了。」



51 兩人談談說說，非常高興。許攸問起軍中存糧多少。曹操說：「可以支持一年。」許攸笑道：「恐怕沒有這許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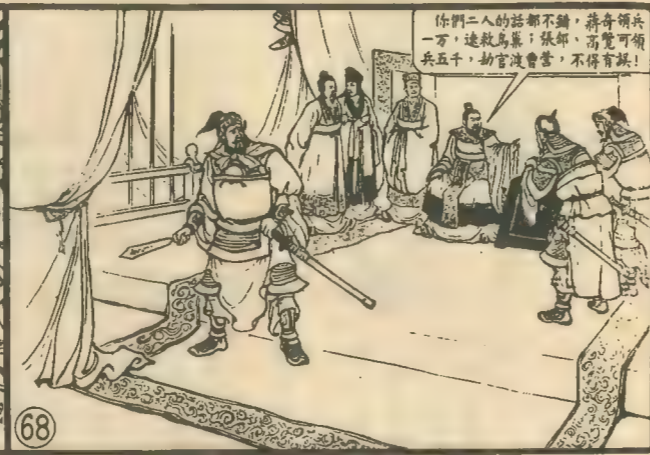
70 蔣奇繼續驅馬前進，冷不防張遼、許褚從前面飛馬趕來。張遼大喝一聲，蔣奇措手不及，被斬於馬下。



67 張郃說：「曹操多謀，外出必為內備，以防意外。現在如果攻曹營不利，那就更難收拾了。」郭圖道：「曹操只顧劫糧，哪會留兵在寨中呢？」再三請求袁紹，派兵襲擊曹營。



71 張遼、許褚殺散了蔣奇的兵士，又使人裝做蔣奇的部下，飛馬去報告袁紹，只說是烏巢的敵兵，已被莊奇將軍殺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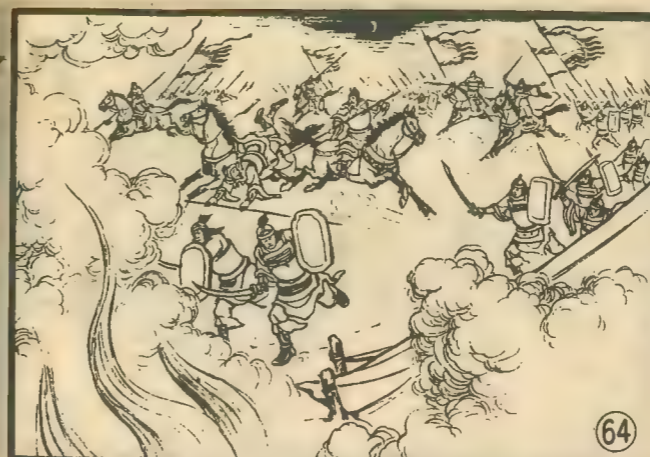
68 袁紹聽了兩人的話，覺得都有道理，決定派蔣奇往救烏巢；又命張郃等往官渡劫曹營。



72 那軍士依照張遼吩咐的話，去見袁紹說了。袁紹放了心，就不再派人馬往烏巢去接應。只添兵往官渡去。（待續）



69 蔣奇領軍朝烏巢進發，行至山僻小路，正好碰上偽裝的曹兵。蔣奇問明是從烏巢奔回的敗軍，並不疑心。



64 霎時火焰四起，烟霧瀰漫。等這兩個運糧官驅兵來救時，曹操率領諸將勒馬回戰。兩個運糧官抵敵不住，都被殺死。



61 曹軍行到烏巢時，四更已盡，曹操令軍士點起火把，鼓噪直入。



65 曹軍燒盡了袁軍糧草，殺散淳于瓊部卒，盡力奪取他們的衣甲旗幟，偽裝淳于瓊的敗兵回寨。



62 這時，烏巢的袁軍守將淳于瓊正醉卧帳中，聽得外面天翻地覆的聲音，方從夢中驚醒，跳起來問時，已被撓鉤拖翻，給曹軍捉住了。他的部下將士趕來相救，也都被曹軍砍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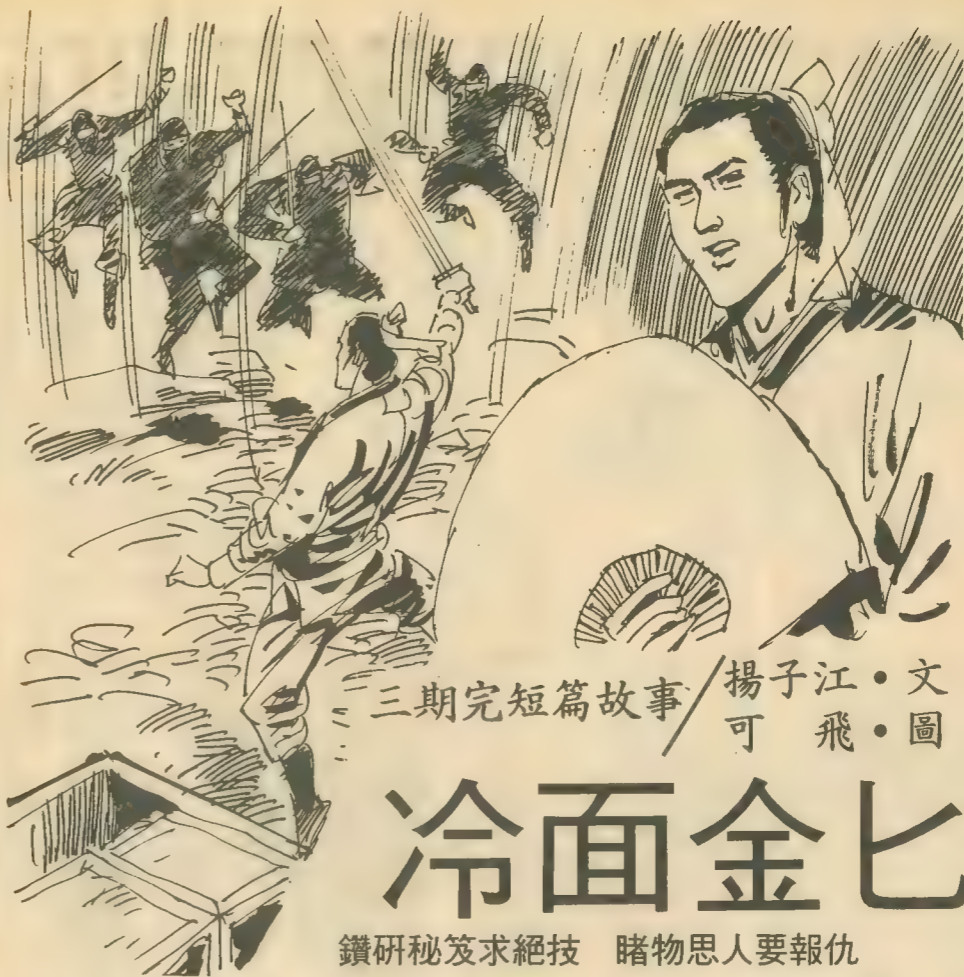
66 再說袁紹這幾天正在惱恨許攸私逃，忽報正北上火光滿天，知是烏巢出了事，急聚眾人商議。張郃等主張去救烏巢。郭圖却主張去劫官渡曹營。



63 這時，周圍糧屯，都已給曹軍燒着，恰巧淳于瓊部下有兩個運糧官回來，見屯上火起，趕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曹操却置之不理，只顧教軍士向前。

上文提要：

高雄因妻子被害，又敵不過大師兄凌霄生，遂偷了師父的掌劍秘笈，帶着他兒子高登潛逃，希望學得秘笈的招數為妻子報仇，但在逃亡中又被師弟們趕得走頭無路，幸得銀鬚老叟救助，更認高雄的兒子為徒，又和高雄交換了他的掌劍秘笈，然後告辭。高雄交換到的禪功極度，一看全是回文，請教當地食店掌櫃，其中有句：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記得在一怪碑上看過這句話……



文圖 揚子江 飛
三期完短篇故事

冷面金七

鑽研秘笈求絕技 睹物思人要報仇

高雄感嘆了一聲：「我們原本有個快樂的家，是被仇家弄到家破人亡，有家歸不得！」

高登幼小的心靈受到了損傷，睜大眼睛道：「爹，仇人是不是你說的甚麼掌劍雙絕……」說至此，似乎是想不起名字來。

高雄接口答道：「是掌劍雙絕凌霄生，是殺你娘的仇人，登兒，你要緊緊的記住。」

高登聞言，心如刀割，淚盈滿眶的切齒道：「我一定要殺死掌劍雙絕凌霄生，替娘親報仇。」

高雄含淚點頭，表示讚許，向兒子打量一下道：「這才是我的好兒子，小鐵人，冷不冷？」

高登舞動赤臂赤腿道：「爹不是叫我小鐵人麼？小鐵人怎會怕凍怕冷？」

任何生物，都具備有適應生存環境的本能，高登的不怕冷，就是這個原因，加之他已被調教成銅皮鐵骨，就更加不怕冷了。

一陣燒烤野味的肉香撲鼻，高登聞香而起，高雄是怕兒子嘴饞，道：「等等，還未燒透。」

高登連連搖頭道：「爹會錯了意思，登兒聞香想到了就要過年，我們收藏的野味還不夠，我要去打一隻雪獾把年過得更豐富點。」說着，不待高雄應許，已一溜煙走出岩洞。

高登武功不弱，從小調教，已盡得乃父衣鉢，單獨出獵已是司空見慣。

是以高雄也未加阻攔，聽其自去。

可是事情有了蹊蹺，延至傍晚，還不見高登回來，高雄也不禁慌了起來，因為違反了他單獨行動「時不超過一個時辰，距不超過一里方圓」的約束。他連忙躍出岩洞外探望。

雪花如鵝毛，天變得很快，原想循高登的足跡不難找到，但一看，足跡全被飛雪掩沒，已是幾全無。心忖：「登兒一向很遵守約束，從不越雷池半步，此間方圓一里，環視可見，毫無遮攔，怎麼不見他的影子，難道……」想到壞處，不禁心中忐忑不安。

「登兒……登兒……」聲震山谷，回音不絕，高雄在雪地裏邊尋找邊高聲呼喚。

一個時辰過去，高雄的足跡已踏遍了方圓一里，他已失望了。

忽然傳來了高登的回音：「爹，我在這裡。」

回聲似遠又近，像發自雲霄又像傳自地底，高雄四面探望仍不見高登的影子，高聲叫道：「登兒，你在那裡？我怎麼看不見你？」

「爹，我不小心掉進洞底，好好玩呀！」高登在應着他的爹說。

高雄這才辨明方向，問道：「你可有受傷？」邊問邊跑了過去。

高登應道：「一點也沒有受傷，這地方很寬大，很多倒吊的石頭，還有……」

高登想了一想，道：「我不是出來獵雪獾的麼？找了好半天被我發現了一隻大雪獾，我正要掏出彈子，但我不忍心下手……」

高雄截口問道：「說簡單點，後來怎麼樣？」

高登道：「牠咬住一隻兔子往山跑，我知道牠既不食掉，就是留着餵牠的小獾，果然，我猜對了……」

高雄怒道：「叫你長話短說，儘是噓噓甚麼勁？」

高登道：「是！爹，我錯了！」頓住不敢說下去。

高雄催促道：「說！快說下去。」

於是高登長話短說的道：「老獾咬住野兔逃，我就追，腳底一踏虛，就掉進這裡來。」

高雄再道：「說詳細些，是怎樣掉下來的？」

叫他長話短說，又叫他詳細的述說，高登真是左右為難，感覺無所適從，大眼珠直瞪。

時不我與，高雄急了，道：「我問你答，比如你掉進水塘裡，掉到樓梯底下，這回你是掉到那裏去？」

高登道：「爹不是說這是谷麼？我就掉進這谷裏來。」

高雄哭笑不得的道：「蠢材，我是問你掉進谷底，在半空中看見些甚麼？」

高登這才明白，道：「爹是問這一個。」

聲音離高雄奔行方向反而遠了，他已聽不清高登下面的話了，猛回身，高叫道：「登兒，登兒，你究竟在那裡？怎的話音突然中斷？」

他喊破了喉嚨，再也聽不到高登的回音，就像突然消失了似的。他百思不得其解，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了過來，進入他耳中：「何來莽漢，擅闖禁地！」

高雄聞聲四下回望，不見有第二人，知道指的是自己，怒上加怒，回口罵道：「瞎了你的狗眼，藏頭露尾的，有種的就現身一見。」

暗中蒼老聲哈哈一笑，道：「磨練了九個春天，還消不了你的狂野性子，老夫就在你的面前，只怪你肉眼凡胎視而不見！」

大有來頭，頓使高雄見風轉舵，道：「是那高人？請指點，在下因心急尋找犬子下落，以致失態，還望老前輩多多包涵！」

「要見你的兒子，得蒙上你的眼睛。」聲落的同时，一條黑巾飛到高雄面前，他不暇思索，將黑巾操在手中，蒙住雙眼。

轉眼聽到有脚步走在前頭，並道：「隨老夫來。」

高雄接受了命令，循聲跟進，默記方位，判斷去處，走不幾步，發覺不對，覺得時而左轉時而右行，斷定

已身在佈陣中，他心中雖然有些忐忑不安，表面上却泰然自若，不顯露絲毫緊張，禮貌地道：「勞駕帶路，感激不盡，請教是……」

走在前頭帶路的蒼老聲音截住道：「用不着攀交情，我就是我。」

高雄笑道：「為人必須禮當先，在下沒有錯呀！」

蒼老聲音道：「老實告訴你，我們的人都恨透了你父子。」

高雄一怔，道：「却是為何？」

蒼老聲音道：「你是明知故問。」

一句明知故問，證實了高雄的想法，却仍佯裝不懂，做反面文章，投石問路的道：「老人家你在說笑，為在下指點迷津，反說恨透了，任誰也不會相信。」

坦直的維吾爾族人經不起高雄的激將，道：「尊長遺命難違，否則你父子來得去不得。」

原來如此，高雄放下忐忑不安的心，吃驚的道：「無名老……」老怪的怪字噤住了，改口道：「犬子的恩師老人家……」

「已仙逝四月有半。」

「安息何在？在下想率同犬子前往祭奠。」

「恕難奉告。」

「死百了，還有甚麼可以秘密的，高雄順水推舟，恭敬不如從命。」

行行復行行，盡茶時間過去，領路的老人煞住身形說了聲：「到了！」

高雄聞聲止步，聽見高登有氣無力的呼喚，忙應道：「登兒，爹來了，不要哭。」話聲中，身形已被一無形的引力帶動，身不由主的向下飄落，似是墜落無底深淵，正欲拉開蒙面的黑巾視察，似覺不當，忽又忍住了手，登兒的叫聲就在前面，聞聲辨向，把登兒摟抱在懷中，父子重逢，這份激動快慰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正在這時，蒙眼的黑巾已被揭去，眼前一黑，身在一座拱形的寬大山谷中，削壁環托，高不可仰，地上綠草如茵，百花鬥艷，儼然一片怡人春色，別有天地，喜不自禁的驚叫道：「綠草，正是禪功極度上所載的地址。」

提到禪功極度，忽然警覺狐疑地電目一掃四週，竟然不見半個人影，連剛才領他進谷的老者也不見了。他疑心頓生，想到領他進谷的老者途中對他甚不友善，說是尊長遺命難違，又說他們的人恨透了他父子兩人，既是這等敵意，還會讓我拿走禪功極度的另一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如強行，自己根本就不見是他們的對手，他們此刻是避而不見，無疑是埋伏窺伺我的行動，等我找到另冊，然後以多為勝的搶奪，坐收漁人之利。

他疑念至此，頓覺束手無策，想了一想，低聲問高登道：「登兒，爹是蒙着眼睛入谷的，經過情形一點也不知道，你說說，你是怎麼樣到此的？」

高登急不及待的問道：「正是，快說。」

高登凝神的道：「像個大烟囪，好好大……不，不是，烟囪是圓的，它像甚麼，啊，像寶塔，不對……」

高登開口道：「是的，是的。」

高登有些糊塗，問道：「爹，你說是的，是烟囪還是寶塔？」

高登沒有理會兒子的問話，自言自語道：「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

高登問道：「爹，你說甚麼井七角？」

高登不答反問道：「爹不信你是自己到谷底下的，是誰幫你下去的？」

高登搖搖頭，道：「沒有人幫忙，我就像坐在搖籃裡，一飄一飄的下來，好好玩。」

高登心裡有數，帶動兒子的身形，道：「那就對了，我們去看看那井。」

他雖是被蒙着眼睛到來，但他的記憶裡知道由談話處去井邊是要轉幾個彎的。

高登走着想起一事，問道：「爹，你說是井，這井怎麼沒有底？」

高登笑道：「這整個山谷就是它的底，它就是谷的門。」

高登似懂非懂，却不敢再去追問，緊跟着父親高登身後走向所謂的井。

轉了兩道彎，高登機警地一回顧

，見身後無人，忙自懷中掏出那本禪功極度綱冊，塞進身旁一支鐘乳石的縫隙之中。

高登覺得有些奇怪，叫道：「爹，你……」

高登急忙用手按住兒子的口，不讓他說下去，低聲道：「千萬不要洩露，他們得不到這本綱冊，我們父子的性命就可保全，知道麼？」

高登聰慧過人，這回是真的懂了，會意的點點頭。

「記着爹的話，不要怕。」高登拉着兒子往回疾走的道：「假如反臉動上手來，別忘記揮迷魂彈。」

他知道不敵，還要作孤注一擲，所持者只是迷魂彈，未免太過存僥倖之心，除此他實在沒有第二法門，九年茹苦含辛忍受冰天雪地的折磨，為的就是尋找禪功極度另一冊，如今要找尋的東西就在眼前，機會那能錯過，勿怪他要冒死追求，置生死於度外，借句成語比喻：不成功便成仁。

他邊走邊對兒子道：「盡頭處向左拐，當心暗樁。」

高登有些不懂的問：「爹，你認識這地方？」

高登答道：「禪功極度附圖上載得明白，不要多問。」

越是接近盡頭，高登越是緊張，右掌心已扣好了暗青子，蓄勁待發，看看離盡頭不過丈許，高登煞住前衝之勢，矮身四下打量一下，見無動靜

，遂低聲吩咐兒子高登道：「在這兒等着，見爹一抬手就大喊一聲喂，知道麼？」

高登點頭細聲道：「知道了。」

高登吩咐完畢，一提功力，步步為營的邁進五步，暗青子已蓄勢待發，稍假思索猛抬左臂。

高登看得真切，應手大喊一聲「喂！」

話音未落盡頭轉角處，响起一陣「啪啪」之聲。

高登先入為主，認定是暗樁，不假思索子午釘循聲兩點般的打到，待看清已是後悔莫及。原來是一羣蝙蝠被高登的喂聲驚動，自甬道向外飛去。

高登正在後悔自己的孟浪，耳際便傳來怒吼聲：「誰？膽子不小，竟敢擅闖閻君洞府禁地？」

聲落影現，是兩個手執鐵戈的虬髯壯漢跟一個儒衫文士，由三人神情看出，以儒衫文士為首者。

高登向三人抱拳道：「在下高登。」

目注兒子又道：「這是大子高登，在下父子是被貴府中人引導來此，無意擅闖洞府禁地。」說得可算是不卑不亢。

那儒衫文士神情倨傲，目無餘子的道：「誰問你這些，你說，死在地下，的兩隻小蝙蝠，可是你打死的？」

高登傲骨天生，不懼的道：「打死兩隻蝙蝠，何須大驚小怪，沒甚麼了。」

路。高登走在最後，對發生的事端一切的經過，有些茫然，一步一步問題，全悶在心裡。

日月如梭，轉瞬間高登父子被羈留在閻君洞府已是十易寒暑，十年說短如白駒過隙，說長三千六百多天，如在一個艱難中度日如年的人說，真夠漫長了。

不知高登父子遭遇的是白駒過隙抑是度日如年，總之一直不見他父子在江湖上再亮相，八成是凶多吉少。

一日黎明，一行人騎護着一輛鏢車，在趙子手喊鏢聲中，過了星星峽，踏進西域疆土向西飛馳。

黃底金字三角鏢旗，隨風飄揚，好不威武！

鏢車是傍山脚疾上，走着走着，突然慢下來，原來是在攀登一處高起的隘道，險道險要非常，真個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突然一聲如鼻的怪叫，起自隘道另一端，聲落影現，四個青衣幃面人一字排立在隘道頂端。

「給大爺們把鏢車留下，大爺便網開一面，放你們生路一條，如若不然，哼！哼！哈哈……」

鏢車停了下來，不用吩咐，各守各的崗位嚴密戒備，一騎趨前打問道

高登哈哈一笑道：「在下原以為所謂三三奪命有何奧秘，原來是閣下在取巧而已。」

儒衫文士一怔，道：「取巧，本少主不明你的意思，你得說出個道理。」

高登早已想好，不假思索的道：「那裏是讓三招，分明是利用三招時間來尋找對手的破綻，這就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你能說不是隱藏了自己，讓對方在明，你在暗，在下以為閣下的三三奪命應改為三三取巧才是。」

英雄識英雄，儒衫文士前倨後恭的道：「你的話似乎言之有理，但強者尊者讓三招之舉，武林襲行已久，那又是怎麼說法？」

高登也就不為已甚，語氣和緩的道：「依在下愚見，動機是以鼓勵提携後進的成份居多。」

儒衫文士雖倨傲自大，但却能容物，聞言點首道：「有道理……」欲言又止。

高登乘機逢迎道：「不過，少主是維護禁地，那又當別論。」

儒衫文士取笑的道：「擅闖禁地，殺無赦，那麼閣下也不能例外了。」

高登帶笑道：「在下理當例外。」

儒衫文士道：「為何？」

由儒衫文士問話時的友善表情，高登已看出決無加害之意，把忐忑之心放下，舌辯道：「在我已奉告是受接待而來，自不能與擅闖禁地者同日

而語，而且更是受仙逝老主人授意，應受接待。」

略一頓，一指高登道：「大子是老主人的徒兒，說句高攀的話，咱們是自己人。」

儒衫文士趨前拉住高登的雙手，道：「小師弟，辛苦你了，恕我初時不敢相認，先父向我提到你時，說你還在襁褓之中，轉眼快十年了，難怪長得這麼高，比比，愚兄不過高你一指，讓我看看，嘿！果然俊拔超凡，了不起，了不起！」

他這話一半是說給高登聽的，十多歲的孩子說懂也只能懂得表面。

高登聽了不喜反憂，不忍材的人總是少之又少，老人不傳兒子傳外人，是誰也會妒恨的，探龍潭、入虎穴，連命都在人家手中，動念至此，不禁寒慄，遂明謙暗防的說道：「少主人太恭維大子了，其實他還得像條牛，知子莫若父，我這是經驗之談。」

儒衫文士疑信參半的道：「是麼？不會吧！」

臉色一正，繼道：「既明白了是一家人，就應接待洗塵，但請恕本座有難處，解了擅闖禁地之結，解不了觸犯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之結，爲了人性法理兼顧，恕本座不恭只好得罪了。」

高登一驚，倒退二步，本能地蓄勢戒備，以防不測。

儒衫文士裝着沒有看見，高聲指

不起！

高登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見爹強硬，便又插口道：「虎豹我都打死過，一兩隻蝙蝠，真不在話下。」

高登橫了兒子一眼，斥道：「小孩子，知道甚麼，不准多嘴！」

高登被罵，不敢正視他的父親，畏縮的低下頭來。

儒衫文士冷哼一聲道：「你觸犯本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得以血還血，自斷一臂贖罪。」

高登寒意在心，口中逞強道：「貴洞的律法，可曾公諸於世，要天下武林江湖都遵守，閣下要我自斷一臂，這話未免太過自尊自大了吧？」

儒衫文士道：「那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高登把心一橫，他是寧折不屈，道：「願領教高招！」

儒衫文士狂傲的道：「好，你既想死，本少主就成全你，在未過招前，要交代我定下三三奪命辦法，讓你死而無怨。」

高登頂撞的道：「好大的口氣，且聽聽你的三三奪命辦法，我要不要修改修改或廢掉。」

那儒衫文士怒極反笑道：「視死如歸，死到臨頭還是處之泰然，佩服佩服！」

略頓又正色續道：「三三奪命，就是先讓你三招，然後在三招之內敢逆我者橫屍當場。」

還是個二十開外的小伙子。

「是呀！」高登直覺的應：「九年折磨，十年苦修，以及爹的走火入魔半身癱瘓，全是爲了要向凌霄生討回血債呀！」

高登吞吐的道：「爹，幹嗎把孔師叔……」

高登截口怒道：「不准你稱孔永祥爲師叔。」

高登畏懼的低下頭。

高登想到自己說過是不會見怪的，一時忍不住心頭氣憤，遷怒到兒子身上，不由自疚，佯裝笑臉道：「是爹不好，你不要難過，因爲你提到孔永祥，爹才按捺不住久積心頭的氣憤，回想起趙家堡學藝時，孔永祥一直仇視我，還在你外公面前搬弄是非，爹跟你媽的婚事因他差點告吹，後來你媽不幸慘遭毒手，兇手是凌霄生無疑，孔永祥一口咬定是爹幹的，你外祖不容你爹辯口，爲了要留着生命報仇，才在你四師叔武家英的同情協助下，乘夜逃出虎口。」

略頓繼續道：「爹避官道走小徑，冒險逃亡，在快到星峽就給孔永祥他們追到了，幸喜雪蓋足跡，他們沒有發現我藏身之處，他們在爹藏身之處停下，爹捏了一把汗，疑是被發現，由他們說話聽出騎上三人是三師弟秦明、四師弟武家英，三師弟與四師弟藉詞是上峽禁例，主張回堡覆命，唯有孔永祥非找到爹不可，登兒，江

湖重的是恩怨分明，爹能白白放過孔永祥麼？」

「我會殺了孔永祥替爹報仇，但，孔少祥……他是不敢說下去。」

「孔少祥等已失去記憶，不會感到痛苦，倒是孔永祥失子之痛就夠他受的了。」

「爹如此做，就算解恨了麼？」

「不！這是略施小懲，這是一小撮的報應，凌霄生才是第一號仇人，第二號就是輪到孔永祥，掌劍雙絕、墨劍，好响亮的江湖萬兒，爲了報仇，爲了我兒揚名立萬，更要殺。」

「爹待登兒太好了，一切都替登兒着想，我一定遵照爹的指示去做，不過……」

高登截口道：「不過甚麼？」

「怕的是有違恕道！」

「恕道！狗，都是些騙人被殺頭不還手的謊言，武林江湖講的是強者爲尊，弱者喪命。更大而言之，兩國交兵，血流成河，死傷無算，戰敗的臣服戰勝的，這就叫恕道。」

染於蒼者則蒼，染於黃者則黃的高登，右掌擊左掌的道：「爹教訓得很好，使登兒頓開茅塞，我要殺，我要殺盡逆我者，我要報仇！」

高登含笑不語，手裡不住的撫摸着一尊尺半高的玉佛「借鑒」，高登瞥了一眼，道：「這石雕像有甚麼可貴？爹像愛不釋手！」

高登抬起頭道：「問得好，你一定

還不滿爹搶奪它，告訴你吧，這不是雕像，是至寶玉佛，是屬我們高家的。」

「孩兒不明白，爹不是向孔少祥說只是借鑒，借就是要還給別人的。」

高登神情凝重的道：「這尊至寶玉佛原是陝北趙家堡傳家之寶，在我跟你媽結婚時，你外祖父把這尊玉佛陪你媽過來的，你媽是獨生女無兄弟姊妹，才獲得這份厚賜，不知因何會落到孔永祥手中，派兒子護鑒，用來獻媚作晉貢之物，照這看來，你外公定已不在人世了。」

高登面呈喜色，道：「那是物歸原主，不算搶奪了。」

突然，迎面傳來馬蹄聲。

「聽！」高登吩咐兒子道：「看看，準是牧場主人來了。」

高登應了聲：「是！」探首車簾外，道：「一副腦滿腸肥的模樣，不是他還有誰來。」

高登笑道：「人都是有好處才跑得快，登兒，你去跟他打交道，遠着他點，當心他的一身銅臭。」接着一陣譏笑的哈哈。

高登身形如箭的射出車外，幾個起落已抵至來人面前，虎吼一聲道：「交換條件準備好了？」

來人一驚，滾落馬鞍，一抱拳道：「少俠別嚇唬我，銀兩衣着都準備好了，有多無少。」一指馬背道：「都載在馬背上，我去取來。」

腳步聲，坐在距大門三丈開外涼亭的青衫青年已聽出，暗付：「定是門丁口裡說的邱總管，我要怎麼應付他，借個詞或藉口來殺他？不，不能，臨來時爹再三囑咐，要留着精神辦正事，不可亂耗真力，最要緊的切不可打草驚蛇，給元兇聞風而遁。」動念至此，他打定了主意了。

大門裡現身四個人，向涼亭走了過來，走在前頭的無疑是邱總管，在他身後的兩名勁裝漢子，尾後隨的是那個門丁，青衫少年早已看清楚，却裝看不見。

四人走進亭子，在任何人都會站起身來打個招呼，但青衣少年坐在石欄上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就像是沒有這四人的存在。

「在下邱得標，忝爲四方鏢局總管，人稱「太極劍」，請問少俠如何稱呼？」總管畢竟不同凡俗，招子亮，禮數周到。

青衣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在下找的是孔永祥，不是你邱大總管。」語態冷漠。

太極劍邱得標無名火起三丈，待發又忍了下來，暗付：「在未摸清這小子底細，不能亂動，失鏢三月一點消息都沒有，這小子沒頭沒腦的提到鏢車事，又指名要見我們的四掌櫃，想必是有來頭。」

動念至此，不以爲然的道：「本座身爲四方鏢局總管，有責任了解少俠

高登阻止道：「不用你費心，小爺自己會取，你給我站遠點，滿肚子肥油，一身銅臭，小爺看不起你這類的吸血虫。」

牧場主人哭喪着臉道：「是，是，你們答應的貨怎樣？」

高登一指身後的鏢車道：「你瞎了眼沒看見嗎？便宜了你，這回你準是一本萬利。」邊說邊自馬背取下大小兩個布包，小的比較輕手，知道裝的是銀兩，猶疑有頃，把手中提着的布包又放回馬背上，道：「那匹駿馬小爺看中了。」

「那怎麼？」牧場主人焦急的道：「敝場牧羊全靠牠，我是千金不賣的。」

高登電目一掃牧場主人道：「財迷，小爺用將近十四匹的馬換你一匹，你還不知足，惹惱了小爺，準教你吃不了兜着走，後悔就來不及了。」

牧場主人抖顫的道：「那麼，就依少俠。」神情顯露出失了坐騎之痛苦。

言談之間，鏢車漸近，高登拉馬車側，探頭車裡道：「師父，登兒要了牧場主人的烏雲蓋雪千里駒給你代步，你看可好麼？」

「很好，你也要一匹。」高登語帶讚許。

從未踏過江湖的高登，察言觀色，竟認爲強奪他人的坐騎行爲不算錯，一點也不帶愧色，回答道：「登兒腳程很健，也不慣乘坐。」

駕臨的動機，連大名都不願見告，真叫本座爲難。」

「拿我拜帖上呈，不就沒有你的責任。」青衣少年語態驕傲如前。

「如本座一定要忠於職守呢？」太極劍邱得標說話時盯着青衣少年雙目，像是要找出他心中的答案。

青衫少年避過邱得標的視線，冷冷的道：「那是你自己的事。」

太極劍邱得標以牙還牙的冷冷道：「那你一輩子也別想見到我們四掌櫃了。」

高登第一次面露笑容，但是冷笑，道：「不妨走着瞧。」

太極劍邱得標腦門都要被氣炸了，但仍強忍着問道：「這麼說你是誠心來找麻煩的，你也不估量估量你有多大能耐，敢到我們四方鏢局撒野。」

青衫少年聽若未聞，一道清晰的笑臉閃躍在他俊面上代表了回答，但那是不屑的一笑。

太極劍邱得標咬牙切齒的道：「好個狂妄自大的小子，邱某對你客氣，你竟跟我來這一套，不給你點厲害看看，你是不會知道天高地厚的。」

說着，猛一回身，向隨來站在身後一名勁裝少年道：「你先給本座教訓教訓這個狂妄的小子。」

那勁裝少年應了一聲：「是。」手腕翻處，一柄寒光寶劍已握在手中，既輕靈又快速，振劍欺身，劍尖直指青衫少年鼻尖，盛氣的道：「小子，亮

計算間突然一頭伸出窗外，邊落車邊自言自語道：「糊塗，怎忘了帶路。」

別看他腹大便便，跑起路上來比馬還快！

四方鏢局創設不到三年，靠着掌劍雙絕凌霄生名列武林三大劍手的威望，從未失過鏢，真個是生意興隆通四海，遠近都向他投保。

鏢局設在長安大街盡頭，屋宇宏偉，佔地近頃。

一色高大樓房，青磚圍牆高可二丈，門樓金字鑲嵌斗大的四方鏢局四個大字，配合着兩扇大而高的朱紅大門，更加增添氣派，門前一對坐獅，形象雕刻得十分威猛，象徵着四方鏢局的興隆如日中天。

這日節逢元宵，午牌時分，四方鏢局門前來了個腰佩短劍的青衫少年，酒脫地掏出一張大紅請帖，遞給門丁，門丁接過向那少年上下打量一下，冷冷的道：「不在。」

少年目注門樓，道：「你們去西域晉獻的鏢，可有消息？」

門丁聞言一楞，前倨後恭的道：「公子請等等，四掌櫃不在跟邱總管談是一樣，我這就去通傳。」

「這件事不是別人作得了主的，我在對面涼亭等孔永祥。」青衫少年目無表情的淡淡道，說完逕自向對面涼亭走了過去。

門丁腳步如飛的向大門裡奔去，無疑是進去通報了。

不一會，大門裡傳出一陣急促的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茶餘共話興亡事 巾幗英雄說古今

那是久遠的年代了，浩浩長江東逝水，春柳又秋花，已不知歷代多少個寒暑，淘盡了多少英雄人物，既然歷盡多少興廢事，是非成敗也轉成空，楚家漢家，都不過作了漁樵話，又何必嘆浮生，指落花，正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代代江山血染紅，若嫌那血腥噁心，落花也更值得人憐惜了，要知那落花雖是無情物，化作春泥却更護花。其實英雄、真豪傑，大智若愚，大勇若怯，隱於屠沽，遊戲人間，那英雄事蹟更膾炙人口，風流韻事也最斷人腸，今日把杯紙上，何不聽在下說一段奇俠風流的英雄事蹟，且看那真英雄、真豪傑的真面目端的是怎麼個模樣。

各位看官，且隨同在下進入那時光陰道，妙極，何必紙上把杯，那三江口上，碼頭岸邊，就有好大一座棧房，有酒有茶，三開間的大門面，更有三進的大院落，供貴客未晚先投宿，大堂之上，大碗酒、大塊肉，豪客呼之即來，這邊廂，雅座憑窗，觀賞那江上煙波，任思緒沒入蒼煙叢裡，江展暮雲無際，看岷江水滾滾南流，金沙江滔滔西來，好一派磅礴氣概，長江水就起自你的腳下，滾滾滔滔，浩浩渺渺，奔騰東去。

既已通過了時光隧道，今之宜賓，可就是古之叙州府，北障邱岷枕峨嵋，背倚大涼，回首望，白雪皚皚山連天，大雪山下，好一座康定溜溜的

城，真個是：鎮西蜀，控三江，地張河岳。別以為那是葬藏之地，近南蠻苗夷之區，既有了通商往來，自也成為交通樞紐，商旅必經之地，是以那叙州府六市三街，人煙輻輳，攘往熙來，好不繁華，尤以那三江口岸，招商棧店林立，其中又以這家中原棧，客似雲來，座上客常滿。

這一日，黃昏，落日斜照，把那開敞的大堂，照得滿堂紅，那數十張桌面，亦賣了個滿堂紅，只聽喝六呼么，行令猜拳，喧聲震耳，店小二奔忙穿梭在人客之間，好不熱鬧，遲來的酒客，找不到位兒，只得退了出去，一個青衫客掃了一眼，不自覺含笑點了點頭，也正要退出，櫃檯後忽然走出一個老者來，吸着兩尺多長的旱煙竿，只一滑步，已攔在那青衫客身

前，道：「先生請留步。」

那青衫客微退了半步，含笑笑道：「本想買醉，可惜沒座兒，聞名不如眼見，中原棧果真客如雲來。」

老者的手中旱煙竿一指，道：「垂簾之後，自有雅座宜賓，先生遠來是客，這大堂之地，豈不有屈尊駕！」

青衫客一怔，從老者的炯炯雙眸，目光移落老者旱煙竿頭那大如鷄卵的煙斗上，領首道：「閱盡天下人，人稱金眼鵬，必是尊駕了，失敬得很。」

老者微微含笑，道：「老朽這雙老眼不花，先生請。」

那知一言未了，驀聽一聲暴响，斗中，拍出一顆黃豆大小的銀丸來，托在掌中，送去高翔面前。

那漢子袖破臂傷，雖然只不過破了皮膚，大庭廣眾之前却也丟人難堪，那肯罷休，哇哇怪叫，大環刀一擺，鬼影手把他的右肘一托，漢子的右臂登時軟軟地垂了下來，那可全是眨眼間，快得無人覺察。

鬼影手高翔已從金眼鵬掌中取過銀丸，道：「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金眼鵬呵呵一笑，道：「這就叫做不打不相識，高爺和這位大哥請，那邊廂有宜賓雅座，已備下薄餚，替兩位洗塵，老朽即來相陪，今後咱們還要多親多近。」

即刻吩咐小二哥帶路，進入那宜賓雅座，中原棧的三開間大門面，一半作了大堂，開門做買賣，供應一般客商酒飯飲宴，左面臨着金沙江，設有雅座迎賓，迎的却是江湖道上的朋友，官宦富商，有頭面的人物，金眼鵬只要點點頭，小二哥也會迎接進去，大堂分雅座三間，是進入後進棧房的通道，也是櫃檯與儲酒之地。

鬼影手與那漢子才進入雅座，金眼鵬立即托着那少女的手腕，一陣捏揉，然後拍了一掌，說道：「你可知今晚險些釀了大禍麼，不知地厚天高，妳可知那高翔是甚麼人？」

原來金眼鵬先前閉了她的曲池穴，紅衣少女眼中噙了淚，金老爹從未

有人大喝一聲：「嘿！老子遠來亦是客，怎不看座兒？」

敢情是個眼眉粗眉的漢子，在拍打櫃檯，早有個小二哥搶上前，一瞪眼，喝道：「你也不打聽打聽，這店是誰開的，敢情是吃了豹子膽！」

那漢子不但塊頭大，個子更高，聲如霹靂，道：「一把銅壺煮三江，倒也有個耳聞。」

早又有兩個小二哥搶上來，皆因那漢子這一大喝，偌大一個店堂，登時都沒了聲息，那麼多人客全都驚嚇得怔住了，全都停杯停箸，轉過頭來向這邊望，看看這個漢子好大的膽子，方圓數百里地，誰不知這店是江三爺開的，一把銅壺煮三江，江湖上威名遠震，竟有這麼膽大的漢子，敢來放肆，誰不驚嚇。

搶來的兩個小二哥個子也不小，挽袖子掄胳膊，齊聲喝道：「大膽！敢來放肆！」

漢子狂笑一聲，道：「爺膽比斗還大，正要來會姓江的。」

中原棧開門做買賣以來，大概這還是第一遭兒，有人膽敢前來放肆，三個小二哥都怒不可遏，揚拳頭，那知正要搶上，才滑出半步，驀見那漢子身後轉出一人，搖手道：「慢來慢來，我這裡賠不是了。」不過那麼一躬身，可不是奇了，三個小二哥拳頭揚在空中，不但拳頭落不下來，全都已動彈不得，有如木雕泥塑，店堂中的人

客登時發出一聲喊來，也都驚得目瞪口呆。

金眼鵬一怔之下，也丟下青衫客，搶了過來，却見功夫，只那麼一飄身，已來到那兩人面前，抱着旱煙竿一拱手，含笑笑道：「敢情是鬼影手高爺駕到，老朽一時眼拙，有失遠迎，倒是老朽的不是了。」

這人比那漢子矮了半個頭，先前跟在漢子身後，是以不被注意了。這人白淨的面皮，三十上下的年紀，穿得光鮮華美，全不像江湖中人，和那漢子一高一矮，一黑一白，可真是個鮮明的對照，只見他一掀眉，道：「好眼力！閣下大概就是人稱金眼鵬的金爺了，一根煙竿走江湖，五岳三山會朋友，却也失敬了。在下正是高翔，浪得虛名，適才好生無禮，啊！」

言尚未了，驀然紅霞一閃，鬼影手高翔與那漢子忙退後一步，只見紅霞斂處，兩人身前一陣騷亂，七嘴八舌，有人叫道：「紅姑娘來了，啊呀！有人說：『有好戲看了。』有人壓着嗓門兒打哈哈，說：『這兩個渾蛋要遭殃了。』」

金眼鵬蹙脚一皺眉，道：「紅姑，沒你的事，回去後堂。」

那紅衣少女不理睬，目光一掃，只一旋身，紅衫又閃出一片紅霞，拍拍連聲，那三個目瞪口呆的小二哥登時能動彈了，只因正當撲出之頃被

對她如此嚴厲過，金眼鵬是從小抱着她長大的，大了，她的一身功夫，倒有多半是金眼鵬教的，一把銅壺煮三江，江三爺的名頭大了，自也多了應酬，那有太多的時間來傳授女兒的功夫，是以，她對金老爹，比對爹還要親。

金眼鵬把紅衣少女送去後堂，道：「別哭，哈！只道你永不會流淚的，敢情也會哭。」

紅衣少女噙着嘴道：「我這右臂還痛哩，痠軟得舉不起來。」

金眼鵬嘆了口氣，道：「老爹怎會捨得開你的穴道，你從未出去行走過，那知這鬼影手高翔，乃是個最難招惹的人物，說正不正，說邪不邪，輕功之絕，就我所知，江湖上無出其右，更兼他的銀丸打穴功夫，天下一絕，適才你已見到了，若不是我早有提防，早見過他雙手未動，便已打了我那三個夥計的穴道，那一顆銀丸便我也接不下來。」

「當真？」淚珠兒還在眼眶裡轉，瞪大了眼，也化作一片淚光，紅衣女說：「那銀丸是怎麼打出來的？」

金眼鵬道：「我也只是耳聞，銀丸是由他裝在背上的『緊臂低頭弩』發出的，由領口打出，他一低頭，銀丸就打出了，銀丸小，破空亦幾乎無聲，令人防不勝防。」

「我明白了，」少女說：「他手不動，却能打穴的人，被傷的人也傷得不

明不白，故被人稱鬼影手，吓！」

金眼鵬面色一沉，道：「妳那知厲害，今天他不是懷着敵意而來，否則我們那三個夥計早已沒命了，皆因那背弩極是強勁，非指力可比，銀丸打中對方，能深入體內，被打的人不死亦重傷了，而且據說他渾身都有暗器，抬臂屈腿，皆能發出暗器，更兼他的輕身功夫奇高，簡直到了來去無踪的境界，是以他隨身雖然不帶兵刃，江湖上人亦聞名膽喪，今天實是太險了，還幸你雖激怒了他，總算未懷敵意，也不與妳這小孩兒計較。」

紅衣少女伸了伸舌頭，駭然無語，金眼鵬又道：「他這番前來，必有事故，你把他同來的人打傷了，他不與你計較，只怕那漢子也不善甘罷休，當真那漢子……」

金眼鵬皺着眉頭苦苦思索，奇怪，怎生不知江湖中有這麼一個人物？

紅衣少女哼了一聲，道：「敢情也有老爹你不知曉的，哼！不過連環三招，已傷在我鞭下了，我說啊，那漢子蠻力倒有兩手，武功麼，其實稀鬆平常，哼！」

金眼鵬沉臉道：「既與鬼影手道弟稱兄，必也非泛泛之輩，我得出去應酬一下，且看兩人是何來意。」

慢慢地走了出來，那大堂之上，落日斜照，還不到掌燈時分，經過一陣騷亂，又復嘈雜聲喧。金眼鵬逕奔

宜賓雅座，掀簾而入，雅座以宜賓出名，想是取宜室宜家之意，意在賓至如歸，至於後來叙州府以宜賓為名，是否即是由此而來，那自是無法稽考的了的。

且說金眼鵬進入雅座，不由一怔，皆因雅座裡冷清，鬼影手與那漢子踪跡不見，只有那青衫客一人憑窗獨酌，這雅座雖然也開門做買賣，接待客商，却除非主人邀請，金眼鵬點了頭的，否則有垂簾與大堂相隔，一般人客不得而入，那佈置確也大雅，右側一排長窗，金沙江在夕陽斜暉裡，成了一江滾滾金湯，前有騎樓，一箭之地，金沙岷江兩江合流，清濁分明，浩浩長江，恰似自腳下奔騰，東西起伏的羣山，與那浩渺的煙波，盡在眼底，那雅座當真是匠心獨具。

青衫客便是獨據那騎樓一角獨酌，却不賞那三江落日，原來從那軒窗外望，不但可覽江山，且可清楚看此中原棧的大門，來去的人客，都在眼下。

早有個小二哥迎着金眼鵬，道：「金爺，這是怪事，送進酒菜來，只那麼一轉眼間，那二人却不見了，喏，那酒菜不都還在那桌上？」

若是打從門口走去，店中夥計豈會不見，金眼鵬不由雙眉緊皺，難道兩人一怒之下，不辭而去？却也不動聲色，道：「你聽驚鈴聲喧，必有遠客來了，快去看看，休似先前一般無

禮。」

金眼鵬遣走了小二，走去那青衫客座前，道：「失陪了！先生請多飲兩杯。」

青衫客慌忙起立，拱手稱謝，道：「金爺低地稱呼，在下如何當得起。」

金眼鵬這時才看得明白，其實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年，只是舊衣樸素，非凡的氣度，令他顯得老成而已，端的劍眉星目，宛若玉樹臨風，才要問名姓，少年忽地雙眉緊皺，隨着那少年的目光，只見大門口一匹驟驕馬上，一個紫衣少女正飄身而下，金眼鵬不由又是一怔，暗叫：好功夫！

說時遲，那時快，紫衣少女把鞭繩拋給迎面來的小二哥，已快步入了店門，金眼鵬何等眼力，適才見少年一睹少女便皺了眉頭，便知少女此來與少年有關，不是麼，就這麼眨眼工夫，那少女已掀簾而入，逕奔少年這張桌子而來，大刺刺地對面坐下，兩個小二哥尾隨跟入，作莫可奈何狀，兩手一攤，金眼鵬就明白了，是少女不請闖進來，因適才金眼鵬已有吩咐，不敢阻攔。

金眼鵬輕搖了搖手，示意兩人退去，正要開口，那少女早豎了柳眉兒，冷哼一聲，說道：「上天追你到凌霄殿，入水追你到水晶宮，任你上天入地，我是跟定你的了，想逃跑，難啦。」

金眼鵬可連眼兒也直了，心想：我們那江虹已算是小美人兒，可被這姑娘比下去了，闖蕩了這麼多年的天下，可真罕見這般美的姑娘。

那姑娘當真芙蓉如面柳如眉，別聽她說得兒巴巴的，吐的可是驚聲，吐驚聲，便宛若櫻桃乍破。可不奇了，這麼美的美人兒，少年怎倒東藏西躲，聽她言來，反倒對少年苦苦追

只見那少年苦着臉，嘆了口氣，道：「姑娘與我萍水相逢，何必苦纏追迫？我自……」

那少女眉兒挑、眼兒瞪，嘆嘴一聲，道：「我替你說了吧，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行你的獨木橋，我偏放着大路不走，要跟你走獨木橋。」

敢情兩人是萍水相逢，可更奇了，適才這姑娘飄身下馬，已見功夫，穿的是綾羅，那飄飄若蟬翼的披肩，豈是普通人所能有的？

金眼鵬突發楞間，那少女一聲喂，說道：「還不快去取酒菜來，站着幹嗎？」

金眼鵬道：「可真是老朽失態了，忘了請問姑娘要甚麼酒菜。」

那姑娘按着桌子，道：「好酒好菜，只管取來，我可餓啦，快去快來，喂，且慢，吩咐了快快回來，我有話說。老鵬兒，你休想溜走，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你敢溜走，我砸爛你這中原棧。」

金眼鵬不生氣，心裡反而樂了，逗小孩兒罵人，原就是老人家一樂事，一聲呵呵，那小二哥本就守候在雅座門口，只一揮手，小二哥自知去準備，金眼鵬道：「敢情姑娘也知有老朽這個人啊。」

誰會聽不出那話中有刺兒，姑娘一挑眉，道：「我知你這老鵬兒心裡在罵我，罵我好大口氣，是不是？呸，別說你這個老鵬兒，便是那一把銅壺煮三江，來到我跟前，也不敢說個不字。」

金眼鵬又打了個哈哈，道：「姑娘，你錯了，我心裡是在說：可惜姑娘你長得太美了，眉兒挑得再高，眼兒瞪得再圓些兒，也嚇不着人。」

那姑娘楞住了，圓眼兒從金眼鵬面上落到那少年面上，驚的一聲：「哎呀！」

金眼鵬一怔，道：「姑娘怎麼啦？」

姑娘道：「我可明白了，虧你一言提醒，難怪他不怕我了，今兒後你敢再躲逃，再想從我身邊溜跑，我不挑眉瞪眼了，我用鞭兒抽你。」

驚然銀光一閃，啪的一聲暴响，好快的身手，原扣在她腰上的一條銀絲軟鞭，圈臂擺出，只毫厘之差，貼着那少年的臉蛋兒掃落，啪的一聲，打在桌上，震得少年面前的杯筷彈跳起來，鞭頭上一隻閃閃生輝的銀鳳，釘在那少年面前，仍自顫動不已，似

振翅欲飛，只把金眼鵬驚得目瞪口呆，不僅那少年紋風不動，不躲不閃，面色也絲毫不變，說甚麼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似這般鞭梢照面掃過而不動紋風，便他金眼鵬也辦不到，更令金眼鵬驚訝的是：咫尺之隔，就在眼前，竟不知這少年如何接住那震飛起來的杯筷，杯中酒仍滿，只輕微蕩漾。

那金眼鵬同時也好奇，也替江虹打造了一條金絲軟鞭，偏這姑娘也以銀絲軟鞭為兵刃，一見鞭頭上那隻銀色的鳳凰，就知是精鋼打造，不但精巧之極，而且鋒銳之極，可知這條鳳凰鞭，招術必然也奇詭之極，而且鋒銳之極，也奇怪，他只道替江虹打造的金絲軟鞭，已是匠心獨具的獨門兵刃了，不料這姑娘使用的也是相似的軟鞭，偏就是從未聽聞過江湖上、武林之中，有這門功夫。

少年嘆口氣，苦着臉道：「姑娘，妳這是何苦，我又沒得罪妳，為何苦苦相逼？」

姑娘道：「你不跟我走，不給我作伴兒，就是得罪了我，問你怕了沒有。」

金眼鵬越更好奇了，道：「請問姑娘，兩位皆是稀客貴賓，老朽也算半個主人，可否讓老朽奉陪兩杯？」

少年忙道：「金爺說那話來，正要請教，只是不敢請教。」

姑娘道：「哎喲，好酸好酸，老鵬

兒，我有話要說，還不給我坐下了。」

店中酒菜皆現成，小二哥紛紛送來，姑娘已不耐煩了道：「第一樁，我要問你，鬼影手高翔已來此間，你不相識，必也有個耳聞，那賊子來到叙州府，就必來你這中原棧……」

金眼鵬道：「可惜，姑娘晚來一步了，就在姑娘來小店之前，呵呵，我明白了，必是看見了姑娘，慌忙溜走了。喏，那邊桌上的酒菜仍在，可不就是為那二人備下的，原來姑娘是為鬼影手而來的。」

那姑娘抓住桌上的鳳凰鞭，坐起身，却又坐下去，哼了一聲，道：「且放過他們，早晚是我鞭下亡魂，不怕他逃到天上，第二樁……」

金眼鵬更駭然了，鬼影手若見了這姑娘就溜跑，鬼影手已算是江湖中人任誰也不敢招惹的魔頭了，却怕了這姑娘，那還了得？忙道：「姑娘請問。」

姑娘道：「聽說你傳授了一把銅壺煮三江的女兒一身功夫，特地打造了一條金絲軟鞭，姑娘我要會她一會。」

金眼鵬慌忙搖手道：「那不過是小孩兒的玩意兒，打進來給她要的，姑娘休要……」

少年常皺的眉頭竟也有揚的時候，道：「端的了得，那姑娘可真好本事，金鞭天矯如游龍。」搖頭擺腦，冷道：「鞭起雷震收震怒，罷若江海凝金光，嘿！的是了得，只不過人家姑娘的

蜂谷的現況？」

花無情道：「不，我只想知道，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是否已經來到黃蜂谷？」

令狐飛蟬道：「昨天剛到，同行的還有他的夫人覃小蝶、羅蘭、四位公子、一位小姐、及侍衛五名，婢女四名，咱們已經見過，他知道你們今天傍晚會到，叫你们好好的歇息一晚，明早辰初他會出來見你的。」

花無情道：「盤龍石府的主人，果然不同凡响，咱們的一切行動，似乎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公孫瑤仙忽然啊了一聲道：「心怡，有一件事我始終忘了問你們，我被雲台堡所擄，你們姐妹不是回了一趟仙府的麼？我爹到底有沒有什麼指示？」

心怡道：「沒有，老主人只是叫小婢姐妹到處找公子小姐，其他的什麼都沒有說。」

公孫瑤仙樓唇一噉道：「爹就是這樣，什麼都憋在肚子裡，就是不肯說出來。」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窮通壽夭，概由天定，說出來既不能改變事實，又何必徒亂人意？好啦，明天咱們可能會有一場苦戰，必須保持最佳的體力，還是早點睡吧。」

翌日辰初時分，黃蜂谷果然關門大開，一行男女魚貫走了出來，領頭的是一位一領青衫，神情儒雅的中年

男子，他身後是一紫一黃兩名中年美婦，再後面是四名黃衣少年、一名黃衣少女，在他們身後，是五名中年大漢及四名青衣丫環。

這些人全是來自盤龍石府，黃蜂弟子沒有一個出谷參加。

花無情雙拳一抱，向領頭的青衫男子道：「前輩可是盤龍石府的主人狄大俠？」

青衫中年道：「不錯，我就是狄飛虹，少俠有什麼事找我？」

花無情道：「晚輩奉母命，找前輩了斷當年的一段過節，不敬之處，請前輩鑒諒。」

立在石府主人狄飛虹身後的那名黃衣中年美婦，忽然跨前數步，雙目隱現淚光，以無比激動的話氣道：「孩子，花滿樓為什麼要這樣？她使咱們母子分離了二十載，還要咱們骨肉相殘，她的心……」

這位風華高貴的中年美婦，神情異常激動，說到後來，甚至泣不成聲。

狄飛虹輕輕握著她的雙手道：「冷靜一點，夫人，讓我跟他聊聊，總會弄個明白的。」

他放開黃衣中年美婦的雙手，轉向花無情道：「你娘是花滿樓？她為什麼不來？」

花無情道：「你們全弄錯了，我娘不是姓花，也不是叫花滿樓。」

狄飛虹道：「這麼說，是你爹姓花

了，他叫什麼？你娘跟我到底有甚麼過節？」

花無情道：「我爹十幾年前就去世了，誰知道他叫甚麼，至於你跟我娘的過節麼？我不說，我怎會明白！其實這些都無關緊要，咱們還是在武功上分個高低吧。」

狄飛虹雖是出身江湖，但他當過將軍，曾經手縮兵符。

他的夫人覃小蝶曾是一派之主，羅蘭更是養尊處優的侯門千金，他們夫婦的子女，自然受到嚴格而良好的教養。

花無情就不同了，他說話之時兩眼翻天，雙手在不規則的抖動，雖然還不至於斜肩詭笑，卻無法在他的神情上，找出一點正人君子的形象，如果說他有點邪門，並不為過。

在盤龍石府這一行人中，最激動的是羅蘭，她也是最注意花無情的一個。

如果花無情當真就是被花滿樓抱走的狄飛虹，母子連心，她的表現應該是正常的。

只是花無情的表現就太不正常了，邪裡邪氣，吊兒郎當，無論用那隻眼去看，都不會看得順眼。

羅蘭難過的對覃小蝶道：「姐姐，妳瞧這孩子，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呢？」

覃小蝶道：「不要擔心，妹子，花滿樓原本就是一個妖女，這孩子跟了她二十年，能夠這樣，已經不錯了。」

她們在交談之際，只聽得一聲清嘯，一條人影已經撲了出去，他是狄飛虹，也是對花無情最瞧不順眼的一個。

他們曾經交過手，花無情如非及時擲出紫竹旗，可能就會傷在他駁劍一擊之下。

狄飛虹方正而固執，他瞧不起花無情，更恨他膽大包天，居然敢向盤龍石府的主人挑戰，這是一個極大的侮辱，他必須給花無情一點懲戒。

「撤出你的兵刃吧，小賊，大爺要給你一點教訓。」

心祺勃然大怒道：「你罵誰是小賊？盤龍石府的子弟，居然如此沒有教養，看來本姑娘倒要替你的父母管教管教了。」

心祺沒有罵他，但這番言語却說得十分之重，狄飛虹固然氣得面紅耳赤，雙目噴火，狄飛虹夫婦以及他們的子女，也全都面色數變，現出了怒容。

不過狄飛虹不該罵人，其屈在我，他們是講理的人，自然不便發作。

狄飛虹可就忍受不住此一羞辱了，口中一聲暴叱，長劍一吐，晶芒若電，森森劍氣挾著風嘯雷鳴之聲，一逕射向心祺的前胸。

這一劍並非劍道最高的駁劍之術，但他却以紫河神功使出，因而威力之強，有如雷霆萬鈞，劍芒所至，足使風雲失色。

只會對晚輩偷襲，當真是這麼無耻？」

羅蘭——這位當年的侯門千金，對狄飛虹的愛，當得是堅逾金石，數十年未曾改變。

她很會生兒子，幾乎一年一個，在連生五個之後，她不再生了，現在，除了被花滿樓抱走的狄飛虹外，還有四個頭角崢嶸的兒子。

狄飛虹也是她生的，但她認定花無情就是狄飛虹，而且對他特別偏愛。

這也難怪，狄飛虹是長子，在她初為人母之時被花滿樓抱走，那種錐心蝕骨的痛苦，不是外人所能領略的，如今愛子在眼前出現，她正抱著無限希望之際，偏偏被狄飛虹擊得負傷而逃。

因此，她恨狄飛虹，連狄飛虹也恨上了。

這是想不到的結果，數十年來的恩愛夫婦、對自己千依百順的美麗妻子，居然反顏相向，罵自己無耻。

不過，盤龍石府是武林的泰斗、江湖的偶像，如果他們不講理，那麼天下就再也找不出講理的地方了。

適才花無情正以全力應付狄飛虹之際，狄飛虹從旁擊出一掌，的確難脫偷襲之嫌。而且以他那身超凡入聖的功力，縱使讓雙方的劍氣全部擊中他的身上，也不會對他造成甚麼傷害，他卻單獨將花無情一掌震飛，如果說他是自私、是無耻，並不為過。

(未完·十)

花無情見狄飛虹對一個女孩子出手竟然如此歹毒，心頭大為震怒，不待心祺出招，他已揮劍迎了上去。

法輪九轉玄功，迎戰紫河神功，雙方劍芒一觸，傳出轟的一聲巨响，花無情被震得倒退一步，狄飛虹退了三步之多。

一招硬拚，狄飛虹顯然落了下風，這是他難以容忍的，在一聲清嘯之後，再度揮劍撲出。

舊事重演，這一次與適才沒有甚麼兩樣，心高氣傲、目無餘子的狄家三公子，還是技遜一籌。

他們是在鬥劍，實際上却在拚鬥內力，聽不見兵刃接觸之聲，但卻沙飛石走，轟隆之聲不絕於耳。

如果花無情就是當年被花滿樓抱走的狄飛虹，那麼他們是一母所生，而在骨肉相殘了。

這是一場親者痛仇者快的搏殺，身為母親的羅蘭，怎能忍受這殘酷的場面？

她雖是身具無上神功，却無力阻止這場鬧騰之爭，因為他們雙方正在全力相搏，如若因為她的阻止而使一方受到傷害，都是她不願見到的。

她這一遲疑，慘劇終於發生了，因為狄飛虹的紫河神功，竟然鬥不過法輪九轉，他在情急之下，再度運起了至高無上的駁劍之術。

花無情曾經是駁劍之術的手下敗將，因而狄飛虹對駁劍一擊極具信心。

他却不知道花無情已今非昔比，適才以法輪九轉鬥紫河神功，並未使出全力。

花無情挑戰的是狄飛虹，主角尚未出場，他怎能不保留幾分實力。

但當狄飛虹身劍合一，駕馭着無堅不摧的劍氣，向他迎面飛擊之際，他知道無法再作保留了。口中一聲清叱，法輪九轉已提至極限，但見週身雲流霧旋，湧起一股強烈的旋風，同時劍光暴漲，有如快速流轉的金輪，逕向狄飛虹擊過去。

紫河神功及駁劍之術，均為曠古絕今的無雙絕技，習得一種，即可橫行天下，應該是無可置疑的。

但狄飛虹夫婦却大吃一驚，他們的神色，竟是一片驚詫與駭然。

因為他們瞧到花無情像金輪急轉般的劍光，認出是前古神僧法輪一派的絕學。

法輪九轉，天下無敵，花無情的功力雖是尚嫌不足，但與狄飛虹拚之下，必然會落得兩敗俱傷。

狄飛虹未能証實花無情的身份，狄飛虹却是他的親生骨肉，他既然身在鬥場，怎能讓自己的骨肉身遭橫禍？他無暇多作考慮，猛然騰身而起，抖手一掌，向花無情的身側推去。

他這一掌，的確化解了狄、花二人兩敗俱傷的生死一搏，只是他不是公平的。

這一掌為甚麼不是推向狄飛虹，不

上文提要：

高峯與白可染往殺洪百年，加上路通的協助，雖荒而逃；完成任務後，兩人回到龍記客棧，驚見桃兒的屍體，高峯大為震驚，從朱掌櫃口中，得悉桃兒被水龍的手下擒獲，因逼供而嚼舌身亡，高峯怒極，跑回山間小屋，故意被預早埋伏的白家兄弟及何無痕擒着……



文圖 · 疾飛 · 辛可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天才小刀

欲行刺無功而回 憑狠刀擊退三怪

白自大忿怒的在高峯身上連踢十幾腳，他大罵：「你奶奶的老皮，你小子出刀只往人的脖子上招呼，你他媽的小子，今天落在咱們手上，你的報應來了，我先揍個痛快！」

高峯又嘆氣道：「你最好把我打死！」

白自大怒舉四十斤重鐵槳，吼道：「你以為老子是觀世音，砸爛你的小頭！」

何無痕忙攔住，道：「不可以。」

白自在也道：「口供還未問出來，怎可以就此便宜了這小子？」

白自大收起槳，又狠狠的一腳踢，他踢在高峯的腦袋上，高峯被他踢得頭發昏。

高峯好像昏了。

白自大罵：「你娘的臭皮，老子叫你這人的頭是多麼的重要。」

是的，高峯也知道頭重要，其實人身上甚麼地方也重要，只不過頭更重要。

高峯在想，他殺人的頭，如今被人在頭上踢，也是應該的。

如果同水龍面對面，此刻就得忍下來。

何無痕道：「快動手，我們總算等到這小子了，哼，那賤貨有種，她自殺，這小子還是被爺們拿住了。」

高峯聞言，忍不住大叫道：「是你們把桃兒逼死的，是嗎？」

何無痕緊握手中網，得意的道：「爲你自己吧，兒，你還想有活的機會？」

高峯想拔刀，但他如果對這三人下手，他就沒有機會與水龍面對面了。

他本來要找條船直接往水龍的總舵叫陣，因為他覺得那樣才是真正爲三位死去的姑娘做些甚麼，而現在……

現在他不掙扎了。

他甚至任由二人把他胡亂的裝入一個麻袋裡。

高峯被裝入麻袋以後，還被三人痛打一番，打得他連呼吸也感困難。

他不叫，他忍住。

那種不辨甚麼地方的亂打亂踢，有幾腳還踢中高峯的臉頰，踢得他流出鼻血腫了唇。

他被困在麻袋裡連閃動一下也不易，他只有忍着不叫，鼻子的血流得太太多，他把大部份的血又吸入肚子裡。

高峯是由白自大扛在肩上的。

白家兄弟早就恨透高峯了，白自在很想用鐵槳把高峯的腦袋打碎。

白自在走在前面引路，他們很少來到這兒，三船幫的人都是活動在水面上的。

何無痕很高興的跟在後面，抓住高峯，是他的心願，因爲自從他幾乎

面，有了刀便膽氣壯多了。

高峯此刻也有這種心情，他相信他可以破網而出，如果水龍出現在他的面前，他便會用刀。

他已經準備好了，他更相信這網雖然有細細的鐵鍊，却仍難抵擋住他的刀。

高峯的刀削鐵如泥，自從他發覺他的短刀可以砍斷敵人的兵器以後，就知道這把短刀是寶刀了。

高峯的老爹高殺頭的刀也是名刀，只不過他爹的那把刀太嚇人了，那把厚背砍刀亮得光耀眼睛，刀把子上還鑲着三塊血紅的綢布繩子，想當年高峯小的時候，他還沒有他爹高殺頭的那把刀高。

「咚！」

快船好像碰着甚麼了，快船猛一震，便聞得何無痕大叫，道：「文老九，個喪門神，快去稟知當家的，抓住那個小驚娃兒了。」

文老九的外號叫喪門神，也是「三江八怪」之一，這人一身瘦高，倒吊着一雙眉毛，看來好像在要哭的樣子，這種人不能笑，一笑嚇人一大跳，因爲笑的時候一雙濃眉好像要掉下來了。

他站在大船上嘿笑，道：「我的俏漁郎，你在說甚麼呀，你要我怎麼對當家的說？小驚娃又是誰？」

何無痕大叫道：「就是那個專門殺

去！」

何無痕道：「如果死了，那就美中不足了。」

他小心的用腳推踢麻袋，又道：「千萬不能死，姓段的賤人不除，當家的芒刺在背，有了這小子，還怕他不招出那賤人的藏身之地？」

白自在道：「姓段的女人神出鬼沒，飄忽不定，她那些爲她拚命的，當家的說都是當年段洪的陸上手下人物，可是這小子才多大？」

白自大道：「他頂多不過十八歲，我看他絕不是段洪的甚麼手下人物。」

白自在道：「十八？我以為他不過十六七。」

白自大道：「那就更不是段洪手下的人物了。」

何無痕却沉聲道：「我如果猜得不錯，這小子是子承父志。」

白自在道：「這話怎麼說？」

何無痕道：「他的年紀小，當然不會是段洪的手下，但他的父親一定是的，當段洪全家完蛋，壩上的陸上分舵風雲消散以後，這小子的爹便把積壓在心上的仇恨種子散播在這小子的身上，他苦學武功，決心繼承父志，所以他的年紀就不像另外幾人那麼大了。」

白自在在點頭。

白自大也點頭，道：「何兄，你的這一解釋很合乎道理。」

何無痕自以爲是的道：「甚麼合乎

被高峯殺死以後，幾次他都在龍頭面前請纓，他有把握活捉高峯。

「三江八怪」自視甚高，勞三太與何無痕吃過高峯的虧以後，三江八怪的氣焰小了不少，但他八人的心中都下了決心，非殺高峯不可。

何無痕就是這種愉快的心情，他走在後面帶着一副得意的微笑。

岸邊隱藏着一條快船，當何無痕撮唇一聲尖銳的口哨吹起來，那快船也有了反應。

快船很迅速的轉過來，快船上明顯的站了四個青裝赤腳漢子。

有一個漢子跳上岸，雙臂實力的拉着一根繩子，他把快船拴在岸邊，笑問道：「何爺、白爺，得手了？」

「嗯！」

何無痕看着白家兄弟把高峯扛上船，他這才留心的跟着躍到快船上。

江中快船可逆水行舟，三支橈三邊搖，快船吱呀呀左右晃，壓得船邊的水「切切」响，可也快得像飛一般。

高峯不吭聲，自從他在麻袋中又被打了個七葷八素之後，他假裝着昏死過去了。

何無痕站在麻袋邊，他對白家兩兄弟，道：「剛才我們一頓揍，但不知是否把這小王八操的打死了。」

白自大道：「故我所希望也！」

白自在道：「會殺人也自然會挨揍，我以為這小子大概只是昏了過

坡前我還同你交過手，我給了你一刀，你的頭。」

屠山不由伸手指摸後頸，他想到十字坡的那件事，不由得全身起雞皮。

那一次是段大姐設下的計謀，就是要用盡方法也要把高峯留下。

段大姐很欣賞高峯的刀法。

屠山一聲苦笑，他看看高峯，道：「高老弟，你的記性是一流的，你還認得我。」

高峯道：「你是三船幫的人，是你說的。」

屠山道：「是我說的，也是我騙你的。」

高峯不悅且吃驚的道：「你騙我？」

屠山道：「騙了你也幾乎把我的頭落地，高老弟，你的刀法真辛辣。」

高峯道：「你為甚麼要騙我？」

屠山隨口而編的道：「三船幫的人太多了，我有時候為了方便事情，便也冒充三船幫的人。」

便在這時，白可染已走過來。

他的傷處又在流血，他在一陣喘息之後走近高峯，道：「徒弟，你救了師父一命。」

高峯仍然無力站起來，他用盡了力氣，而且也流了太多血。

他的身上是濕漉漉的，那是江水與血水的混合，很不好受。

他甚至連回答的力氣也是軟弱不堪的。

堪的。

他苦兮兮的一笑，道：「師父，你客氣。」

白可染道：「怎麼辦，咱們去那裏？」

高峯道：「這時候再進城可以嗎？」

師懷玉走過來了。

師懷玉追那跳水的追到水邊沒追上，他的褲子也濕了，一雙薄底快靴也裝滿了水。

他聞得高峯的話，立刻搖頭，道：「不可以，咱們不能進城，那會給老朱增加麻煩的。」

老朱當然是「龍記客棧」的朱掌櫃。

屠山道：「我們本來是幹甚麼來的？」

師懷玉道：「不就是為了尋找高老弟嗎？」

高峯怔了一下，道：「找我？」

白可染道：「不是為了找你，我們早就太平的睡大覺去了，我的高老弟，你的衝動，幾乎要了我的命。」

高峯道：「原來你們三位是來救我的。」

高峯想到自己在水龍的大船上的時候，那麼多的刀劍罩上來，自己還能出招然後再逃入江中，實在太幸運了，却也令段大姐為自己擔下心事。

他低頭嘆了一口氣。

白可染忽然蹲在高峯面前，激動

的問道：「高老弟，你上了三船幫的大船去了？」

「是的，我上去了。」

白可染道：「你怎麼會知道那是水龍的大船？」

高峯道：「我是被他們用網捉住裝入一隻大麻袋中，才上得水龍的大船。」

他此言一出，白可染三人大吃一驚。

三個人彼此瞪着眼，也為高峯捏一把冷汗。

白可染道：「你是怎麼會被他們捉住的？」

高峯冷冷道：「他們休想捉住我，我如果不想被他們捉住，那三個人早就死了。」

他頓了一下又喘幾口氣，道：「我是將計就計，因為我想殺水龍。」

師懷玉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不過你一定吃了不少苦頭。」

高峯道：「我被他們揍得死去活來。」

白可染叱道：「太危險了，如果他們先廢了你，你如今怕是早死了。」

高峯道：「他們不敢輕易打開網，怕我出刀。」

屠山道：「高老弟的刀法是一流的，我早就領教過了，我差一點掉頭。」

高峯道：「你為甚麼要冒充三船幫的人？我也受了你的刀傷。」

屠山道：「如今咱們已相識，又都

是段大姐的人，以後你總不會砍我的頭了吧！」

他哈哈笑了，師懷玉却抬頭看看四週，道：「你們都上車去，我送你們去個地方。」

屠山伸手托起高峯，笑呵呵的道：「為老弟服務，我打自內心的高興。」

高峯道：「不打不相識，原來你是自家人。」

屠山道：「我們都是段大姐的人。」

高峯一聲淡淡的笑，道：「是的，我們都是段大姐的殺手。」

他往大車上爬着，又道：「老兄，你姓……」

屠山哈哈笑，瘦皮的面上不起皺，道：「說了半天忘了告訴你我的名和姓。」

他雙手把高峯移進車上的薄棺上，又道：「我叫屠山，屠山就是我的名。」

高峯道：「你叫屠山？山也殺？」

屠山笑道：「我只殺人，而且殺三船幫的人。」

高峯當然知道屠山殺三船幫的人。

段大姐他們均在設計殺三船幫的人，因為屠山他們都是段洪的親信。

他聞得屠山的話，笑哈哈的又道：「我的名字叫高峯，你却要屠山，咱們二人的名字不和諧。」

高峯與白可染走進小小雜貨店裏面，真可憐，裏面只有一間小睡房，房中放有一張床，另一面有一個小鍋灶，入口還放了個糞桶，光景吃拉睡三步遠，全在裏面了。

如今床上橫着個胖子，胖子在打呼嚕。

只這麼一會兒，劉胖子又睡着了，有福氣的人嘛！

「起來！起來！」

苗太平一掌打在劉胖子的肥屁股上，他還推了一把。

劉大夫挺直身子，他看看高峯，又看看白可染。

「嗨！你好。」

高峯簡單的打個招呼。

劉胖子道：「好個屁，覺也沒法好睡。」

白可染道：「比我們挨刀好多了吧！」

劉胖子對高峯吼道：「你年紀輕輕的怎麼了，那麼喜歡去挨刀，你找我的麻煩嘛！」

高峯笑得不好看，道：「王八蛋才喜歡挨刀，我只喜歡殺頭。」

劉胖子呵呵笑道：「不錯，你殺別人的頭，我問你，你這一回把水龍那老小子的人頭切下來沒有？」

高峯道：「我就是去取姓水的項上人頭才受了傷，而且我的內傷更重。」

劉胖子道：「我只要知道水龍的人怎樣了，你是否殺了他？」（未完，十）

麼。

他嘆口氣，道：「累了一夜沒收穫。」

姓苗的道：「熱鬧不熱鬧？」

他的意思是殺得如何？

當然，師懷玉也明白他在問甚麼。

他嘆口氣，道：「累了一夜沒收穫。」

屠山道：「所以頭一回見面打一架，只不過我屠山不成，却差一點被高峯宰了，哈哈……」

大車動了，是換個方向往南馳。

高峯又問身邊的屠山，道：「屠老兄，你平日裏幹些甚麼大事情？」

「我殺豬。」

高峯楞住了，原來屠山是個殺豬的。

屠山今天沒殺豬，他折騰了一夜，如今從一條山道上折回家去睡覺了。

師懷玉趕着大車繞過城東往北馳，江陵城外還有一條半大不小的街，最末端有家雜貨店。

師懷玉把大車停在雜貨店外面，忽見一個中年漢子拉開門露出個人頭來。

這人只一看，便又往左右瞧，大車上，師懷玉道：「老苗，打擾你了。」

那人用嘴往裏面吸了一下，道：「劉胖子在裏面，他想睡，直打哈欠。」

師懷玉道：「真快，消息立刻送來了。」

姓苗的道：「熱鬧不熱鬧？」

他的意思是殺得如何？

當然，師懷玉也明白他在問甚麼。

苗太平道：「你沒有受傷？」

師懷玉沉聲道：「你少咒我。」

苗太平道：「你不進來喝兩盅？」

師懷玉道：「我要進去喝兩盅，你的日子就不太平了。」

苗太平道：「怎麼說？」

師懷玉道：「三船幫吃了虧，一定派出不少人，四下裏在打探，尤其是這輛大車，我得走了。」

苗太平道：「那就快走，我不留你了。」

「砰！」

雜貨店的門關上了，天剛亮，路上不見人，苗太平又不是真的指望着這間雜貨店過日子。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靈門——馮嘉著



一個邪教組織——靈門，專利用藥物，催眠術之類向「信徒」榨財。邪教害人匪淺，瓦解它刻不容緩，且看奇俠司馬洛怎樣大顯身手……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星島中心有售



上文提要：

獵鷹會總舵嚴岩出言侮辱綠衣教，被綠袍老祖教訓，嚴岩不敵，余顧南看方正天份上，上前替其解圍，與綠袍老祖交戰，余顧南正感不支，一名和尚及時出現，排解了這場風波，這位名叫不愁僧和尚，與余顧南一見投緣，齊往酒家喝酒，喜又遇上「不醉翁」翁皓，三人正在痛飲，山西五鬼亦至，由於態度囂張，翁皓出言諷刺，五鬼不敢招惹他，却挑余顧南出來比武……



文圖 西門丁·飛
天涯俠客無刀刀故事

刀光千里

喜遇獄中恩師 得悉邪教誕生

魏忠德揮棒擊向余顧南腰側。余顧南見他變招如斯快速，心頭一凜，付道：「難怪大師要提醒我！」當下小心翼翼應付。魏忠德見他只守不攻，哭喪棒威力盡展，刺、挑、戳、掃、擊、打六字訣，發揮得淋漓盡致。原來他這哭喪棒另有乾坤，一端圓，另一端尖，可作短棒和短槍使用。紅衣教弟子對余顧南都有好感，見狀都替他捏了把冷汗。

不愁僧和「不醉翁」翁皓見余顧南招式越來越緊密，反應越來越快，心中安穩得很，只防五鬼會一湧而上。翁皓心中暗道：「這小子果然有兩下子，難怪能得和尚青睞，唔，魏忠德看來不是他敵手！喂，這小子的刀法怎地如此雜？哎，這一刀又似是信水君的神龍刀法，接下這一招可就差勁得多了，奇怪奇怪……」他邊看邊喝着酒。

與此同時，余顧南耳畔突然响起不愁僧如同蚊蚋的話音：「小夥子，不要急於反攻，五鬼棒法詭異多變，正好用來餵招！你那些自創的刀法還差得很，正需借機考驗改善，否則難成絕學。」

余顧南又喜又愧，深覺不愁僧說得有理，是故依然緊守門戶，只偶爾才攻出一招兩式。

紅花仙子見他年紀輕輕，有此本領，亦覺詫異，尋思道：「中原能人多如恒沙，此話果然不錯！這小哥的師

父，也不知是那一位高人！嚴敬重的好夢未必能……」

條地聞魏忠德一聲斷喝：「小子，你師父只教你守，無教你攻擊麼？哈哈，倒不如改拜我為師！」余顧南不為所動，見招破招，起初還因為未曾適應對方的奇招，不時遇險，而需輔以「獨飛鐵雁」所授的輕身功夫閃避，但越鬥越順，信心越強，揮酒自如，若非不愁僧提醒他，把魏忠德作為餵招對象，他早已反攻了。

魏忠信心頭詫異，轉頭低聲問魏忠仁：「老大，這小子是那門門派的弟子？武功又雜又精，只怕老五最後不是其對手！」

魏忠仁望着場內，邊道：「不會吧，再不行老五也能自保，你說話老是教人擔心！」

「但小弟所擔憂的，後來很多都成為事實！」魏忠信提高聲音：「老五，大家切切切切，千萬別太認真！須知他剛成年，勝了也不光彩！」

魏忠德喝道：「老三，你少廢話！」

話音未落，但見余顧南擰腰閃過自己那一棒，手腕一翻一送，刀刃突進棒網，削向自己持棒的五指。魏忠德猛吃一驚，連忙振棒，欲將玄鐵刀彈開，不過他變招，余顧南亦變招，刀刃貼着哭喪棒滑下，依然斬向其手腕。

魏忠德在這利那間，只有兩個辦

法，一是棄棒，二是斷腕。但魏忠德果然兇悍，他採取後面那個辦法，但左掌却挾風印出，欲以一掌換對方一命。

旁邊雙方助戰者都驚呼起來，不愁僧更呼道：「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余顧南右手刀交給左手，烏光一閃，「喀」一聲過後，伴之而起的，是一道錐心刺骨的慘叫聲！地上已多了一隻手掌和一灘鮮血！

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直至余顧南抱拳道聲承讓，魏忠仁兄弟方醒覺！

但見四鬼分出一人替魏忠德包紮傷口，另三人把余顧南緊緊圍住，不愁僧道：「阿彌陀佛，施主們又食言了！適才兄弟說過，死傷不論，如今又有何話說？」

魏忠仁當然無話可說，他手中的招魂幡首先向余顧南捲去，余顧南乃初生之犢不畏虎，何況剛才創了魏忠德，是以揮刀擦去！

魏忠仁暗道：「你這是尋死！」手腕一翻一沉，招魂幡便將刀裹住！魏忠義和魏忠道雙雙搶前，一個揮幡，一個揮棒，分左右襲擊余顧南！

翁皓喝道：「不長進！」但見他肚子一凸一凹，呼地一聲巨響，張口噴出一股酒泉，急射魏忠道，魏忠道猝不及防，倉促間閃避不及，被酒泉射中右胸，但覺五內翻騰，氣血浮沉不

已，胸膛更是疼痛，雙腳站立不穩，連退幾步，而魏忠義也被不愁僧一袖拂開。

街頭瀾漫着酒香，旁觀者見翁皓有此奇功，都詫異不已，却不知余顧南的玄鐵寶刀已割開魏忠仁的招魂幡脫困而出，猛聽屋頂上有人叫道：「真孺子可教也！」

這叫聲响亮而又沉實，衆人不由自主抬頭向屋頂望去。只見屋頂上站着一條瘦削清癯的漢子，但雙眼隱含神光，腰上掛着一把刀，刀鞘乃以鯊魚皮所製的，那漢子神情肅來甚是落寞冷淡，似甚潦倒，但那柄刀卻讓人感覺到一股子霸氣！

但聞余顧南歡呼一聲：「信叔叔，晚輩找你好苦！」

那漢子正是與齊雲高齊名的信水君，只見他雙眼含笑，讚道：「你這小子有出息，刀法頗有進步哩！為何不見令師？」

「多謝信叔叔盛讚，晚輩愧不敢當！」余顧南道：「家師說要到處走走，不與晚輩一道！」他倆一問一答，閑話家常，全不將山西五鬼放在眼內，魏忠仁要發作，多虧魏忠信沉得住氣，不斷向他打眼色，示意他冷靜。

不愁僧聽他倆的對話，已知其身份，乃道：「施主便是南龍信水君信施主？久仰久仰，今日實是幸會。」

信水君也不見如何作勢，他人已躍落街頭，拱手道：「信某浪得虛名，

終日無所事事，實在慚愧得很，倒是大師常懷抱打不平之心，才教人佩服！」

山西五鬼一聽來者是「南龍」信水君，登時如洩氣皮球般，扶着魏忠德，連面門話也不敢丟下一句，便悄悄溜掉了！

翁皓笑道：「你們不必久仰久仰，慚愧慚愧的了，適才讓五鬼敗了酒興，幸好如今多了一位舊相識，正好再進店痛飲一番。」

信水君目光一及，歡聲道：「原來是翁兄，一別廿載，不想今日在此相遇，果真須痛飲幾杯！」他拉着余顧南的手進店，羣豪重新入席，小二忙著張羅，酒家又塞滿了人，好不熱鬧。

掌櫃過來問要喝甚麼酒，信水君道：「不管酒質好劣，一定要『兇』，軟綿綿的酒別端上來。」

紅花仙子「噗嗤」一笑，道：「未曾聽人說過酒有軟綿綿的，有否硬巴巴的？」

信水君瞪了她一眼，道：「你大概是紅衣教教主了，這也難怪你，甜酒便軟綿綿。」

紅花仙子臉上的笑容不見了，「閣下說『難怪』是甚麼意思？」

「因為中土文化悠遠，非其他文化可及，異族人除非長期在中土生活，加上苦研，否則不容易瞭解！」信水君在遠國呆過好幾年，又教過書，對異族人學習漢文的情況，自然清楚明

瞭。

紅花仙子臉色稍霽，領首道：「這點有理之至，小妹學習良久，只能略窺門徑。」

不愁僧忽然道：「施主，你似乎有心事，若貧僧老眼未花者，估計施主必是被情所困，唏，情之一物，實乃天下至毒！」

紅花仙子又在旁席格格地笑了起來，「和尚胡說！」

不愁僧正容道：「貧僧絕非胡說，女施主仔細聽着，當知此言不虛！」紅花仙子一笑置之，信水君則舉杯急飲。翁皓見來了對手，酒蟲蠕動，亦放懷而飲，連叫痛快不已。

余顧南低聲道：「信叔叔，別喝得太急，先吃些菜吧。」他覺得信水君精神比幾年前更差，亦可說更加不能自拔，很想安慰和開解他，却不知如何開口。

誰知信水君轉頭微笑道：「小余，你大概還不知道，信某如今之酒量遠勝昔日，一兩罇酒下肚，絕醉不倒！」

不愁僧嘆道：「牛嚼牡丹，當真暴殄天物！」信水君奇怪地望着不愁僧。

翁皓問道：「信兄近年來，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如今怎會突然在此出現？」

信水君喝了一口酒，哈哈笑道：「翁兄何必明知故問。」

翁皓誠懇地道：「酒鬼一向萍踪飄

十年前武林中好事之徒湊合的，不過事實上，咱們四人武功亦各有千秋，難分高下……但時至今日，信某必被拋開矣！」

「信叔叔天份高，即使就誤了幾年，也未見得會被拋開！」

信水君哈哈笑道：「學武天份雖然重要，但天下間沒有不勞而獲的學問和技藝，不勤學苦練，豈能有成就？況學武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余顧南又道：「信叔叔抓緊時間再練它兩年，必乃可與其餘三人並駕齊驅！」信水君大笑，連聲謂為時已晚。

未幾已至靈隱寺外，寺內的僧侶已在打掃山徑，余顧南見那古剎巍峨壯觀，寺前有堵山壁，表面凹凸不平，甚是奇特，嘖嘖稱奇不已。寺門前石階寬闊，進了山門，大雄寶殿已在眼前。

信水君似有急事要辦，不讓余顧南瀏覽，拉着他自過道走去，到大雄寶殿後面的廂房客舍，推開一扇門，道：「信某在此已住了兩個多月，喜其清靜，每晨聽僧侶們念經誦咒，煩惱減少了不少。」

客舍的佈置十分簡單，僅有兩張床鋪、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不過打掃得一塵不染。信水君又道：「此寺主持乃信某同鄉的一名親戚，小時候見過幾次面，信某認不出他，反讓他認出我來，極力挽留我在此客居，是以你若住下去，此處亦方便得很，稍候

吃飯時，信某向知客僧說一聲便行！」

余顧南聽其口氣，似要留在自己在寺內住一段時期，不由一怔，呆呆地望着他，信水君微微一笑：「信某近來神不守舍，忘記告訴你，我想將全套『神龍刀法』傳授與你，未知你意下如何？」

余顧南抓抓頭皮，道：「晚輩受寵若驚，只是……」

信水君似知其意，微笑道：「信某一則不會勉強你，二則不是收你為徒，彼此關係依舊。」

余顧南囁嚅地道：「信叔叔何不找個愛徒？」

信水君哈哈一笑：「世人但知良師難求，却不知佳徒更難尋，若能找到如你般的資質，信某自不會放過！可惜我命運多蹇，怕沒這個福份，且江湖風險，吾等朝不保夕，實恐絕技失傳！」他稍頓再問：「令師當知你曾隨我學過刀法，他有何意見？」

「家師也替晚輩高興，還說他日見到您，要當面謝您，他老人家門戶之見不深！」

信水君喜道：「如此還有甚麼顧慮？不過杭州如今龍虎混雜，為防有變，信某授藝，速度必快，你能否領悟記熟，便得視你之資質及是否專心致意了，當然以後有暇，信某會再仔細指撥！」

余顧南唯唯諾諾，信水君坐言起行，拉着余顧南出房，直走至後院，

方道：「拔出刀來，將你所懂的刀式，

一股腦使出來，包括你自創的！」

余顧南不敢怠慢，抽刀先行禮再演練，信水君時而領首，時而皺眉，待余顧南演練完畢方道：「你有些自創的刀法不錯，有些却難登大雅之堂，主要乃你對刀的認識仍然不熟，亦可說基礎不牢，幸喜信某授你的那幾招神龍刀法，你不但練得圓熟，還能增加了些微變化，足見你不但天份高，還下了不少苦功！」

余顧南赧然道：「晚輩練習刀法時，家師常在旁指點。」

信水君哦了一聲，也抽出刀來，道：「你先看一遍！」言畢揮刀，將「神龍刀法」演了一遍。「再看一遍！」這一次的速度加快，但見刀光，不見人影。余顧南瞪着眼睛，看得一眨不眨，可惜「神龍刀法」既是武林絕技，自不可能看兩遍便能有所得，亦幸好信水君也不存此奢望。他由第四招開始，逐個動作步法傳授，邊示範邊唸口訣，到午時，余顧南方勉強記下兩招，甚感慚愧，信水君輕拍其肩膊，道：「你果然沒令我失望，我本打算在三個月時間，教曉你全套三十六招，如今看來，時間完全可以縮短！」

余顧南道：「這多虧你教導有方。」

信水君心情似較愉快，道：「別送高帽給我，咱們去吃飯吧，只是寺內只准素食，恐你不慣！」

又是住持的故友，貧僧怎會不識。」

余顧南再問：「師傅可知他如今在何處？」

「這倒不知道，這兩天貧僧都未見過他！噫，也許他到住持那裡聽禪！」和尚好意地道：「小施主可是肚餓？待貧僧帶你到齋堂！您放心，在本寺絕不會有事發生。」

余顧南練了半天刀法，已餓得腹如雷鳴，乃道：「如此有勞師傅帶路了。」

和尚笑道：「貧僧也要去，順道而已！」余顧南見寺內的和尚都親切慈悲，極具好感，在路上問了許多有關靈隱寺的歷史，方知此寺建在六百年前，留下無數古跡和傳說，他一向喜歡聽故事，奈何齋堂眨眼即至。和尚問道：「小施主可以隨便找座位坐。」

「是，小可想聽師傅講故事，未知……」

和尚笑道：「貧僧不懂得講故事，你愛聽，最好請圓一師弟講給你聽，他知道的故事最多，也講得最好！」言畢找他的同伴去了。

他走了之後，余顧南醒起尚未請教他的佛號。當下吃飽了飯再回客舍，仍不見信水君，心頭甚是詫異，不過却又放心得很，因為他相信靈隱寺！

下午，他在練刀法的時候，今早那和尚又來了。余顧南忙道：「小可余顧南，今早忘記請教師傅的佛號，實

余顧南道：「信叔叔吃得慣，雁兒也可以將就，何況換換口味，說不定更加開胃解脾。」信水君哈哈大笑，拉着他走向後面齋堂。

單看寺內齋堂的規模，便知道寺內和尚人數不少，加上一些香客，偌大的一座齋堂，坐了百數十人，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和尚迎上前。信水君忙道：「智通大師，這是我忘年之交，曾共歷患難，今來尋我，擬在寺內住半個月，望你恩准！」

智通合什道：「施主客氣，出家人與人方便，貴友若不嫌棄者，何妨多住。」他轉頭望着余顧南，不斷領首：「這位小施主資質上佳，只是自小便歷盡波折，日後必成大器，恭喜恭喜，但望小施主日後多造福百姓。」

余顧南赧然道：「晚輩遲鈍，不敢當大師盛讚！」

智通伸手摸摸他後腦，道：「小施主先去吃飯吧！」言畢出廳而去，信水君拉着余顧南在角落坐下，兩人一邊吃，一邊拉扯別後的情況。

最後，信水君忽低聲道：「小余，莫看輕這智通只負責管理知客僧，他是住持智無禪師的小師弟，武功甚高，為人也熱心，只因無心研究佛學，成就不大，是以在寺內的地位不高。」

余顧南道：「適才雁兒已感覺到他的功力十分深厚，遠遠超越其年齡！」信水君道：「他似乎甚喜歡你，有機會不妨向他討教，天下間藏龍伏虎

在孟浪。」

「貧僧圓元，和尚道：『住持着貧僧通知你，信施主今早已下山了！』」

余顧南吃了一驚，急問：「他去何處？為何不告訴我？」

「信施主只告訴住持，說有急事要辦，快則一兩天，慢則十天八天便回來！」

余顧南續問：「信叔叔可有說要去辦甚麼事麼？」

「沒有，敝住持見他不說，也不便問。」

余顧南略一考慮，道：「如此多謝師傅了，小哥哥也要下山了，過幾天再來打探消息，若信叔叔提早回來，或找小可，請他到丐幫杭州分舵找我。」

「貧僧記得，」圓元也無挽留之意，余顧南揮揮手便下山去了，一路上左思右想，都想不通信水君何事不辭而別，只估計他早有此念，是以匆匆傳授刀法。

返回杭州城，已臨近傍晚，街上行人如過江之鯽，忽然前面傳來一陣喧嘩聲，余顧南十分奇怪，乃上前查看。

但見街頭走來一隊駱駝，南方沒有駱駝，是故路人圍觀如堵，駱駝背上都乘著人，有男有女，當中一匹的背上尚撐着一把陽傘，遮著一個蓄著三絡長髯、臉如冠玉、但却給人一種陰森之感，令人敬而遠之、年約五十餘的男人。那男人身上穿著一件紫袍

余顧南訝然問道：「信叔叔，您不歇息吧！」

兩人重新進庭院裡，幸喜無人，信水君再傳授兩招刀法，待余顧南基本上掌握之後，又至晚飯時分，飯後再背誦口訣，最後又再傳授一招刀法。信水君道：「今日辛苦了，你早點歇息吧！」

余顧南正襟危坐，聚精會神，慢慢背誦口訣，雖不流暢，但仍記得九成，信水君臉色才稍霽。

當下先由信水君指出其錯漏，再背熟之後，然後又將後面那些招式的口訣，一股腦傳授與余顧南，只記得余顧南頭昏腦脹，乃道：「信叔叔，你請分日傳授吧，雁兒一口氣那記得那麼多？」

信水君沉聲道：「能記多少便記多少！他不管余顧南接受能力如何，又唸了兩遍，然後道：『好，咱們再出去練刀法，下午你得學曉兩招，晚上學曉一招，須得專心看，凝神記！』」

余顧南訝然問道：「信叔叔，您不

睡？」

信水君微微一笑，道：「你先睡，愚叔要去找住持智無禪師，他每夜為我開解心中的死結！」余顧南知他心中的死結乃情鎖，不便多說，便解衣上床，他忙累了一天，一倒頭便睡熟了。

待到余顧南醒來，已是次日，但見紅日滿窗，他一骨碌坐了起來，却不見信水君，於是胡亂披上外衣，走出房門，院子裡陽光燦爛，寺內的房客和香客都躲在房內，不見一人，再看看天色，尚未至吃午飯時光，余顧南心想，信水君大概是智無禪師挽留了，是以他不在意，抽出刀來，就在院子中練習起來。

刀一在手，他精神全都放在刀上，揮舞起來，心無旁騖，越練越順，勁頭亦越大，把信水君昨日所授的刀法，反覆練了十來遍，自認比昨日圓熟了許多，心中甚是高興，收了刀，發覺自己渾身上下已為汗水所濕，恰有一名和尚經過，見狀道：「施主，那邊有淋浴的地方，可到那裡洗去，不過記得先將汗拭乾，免得惹疾病！」

余顧南向他行了一禮，道：「師傅，可否問你幾句話？」

和尚甚是和氣，道：「小施主有話但問不妨，只恐貧僧不知矣！」

「未知師傅認識住在此間的信水君否？」

和尚笑道：「他在此住了兩個月，

，手上戴着一隻翠綠的戒指，在紅霞下，閃閃發光，有股令人窒息的氣勢。

余顧南一見，心中即翻上一個念頭：「此人氣勢不凡，到底是何方神聖？」

駱駝之前有四名異族漢子，手提竹竿，名為趕駱駝，實是趕開路人。駱駝上那長鬚紫袍漢子忽然叫道：「停！」目光落在招牌上，却原來到了天香樓！

駱駝上的男女紛紛跳落地，動作自然俐落，紫袍客雙眼一瞪，那四名漢子留下料理駱駝，其餘的人跟着他進入天香樓，看熱鬧的路人既好奇又害怕，對於是否跟着進去，猶疑不決，唯余顧南毫不考慮，抬步跟進。

紫袍客等人登上二樓，余顧南剛踏上階級，但閣樓上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我道為何有駱駝屎味，原來是西方鴻鳥帶來的！」

余顧南吃了一驚，忖道：「莫非此人便是西鴻翦仲台？」忽然又想起師傅來：「未知師傅是否也是在杭州？」

又聞紫袍客冷哼一聲，道：「是誰在此放厥詞……哦，原來是醉鬼，那就難怪！」余顧南趕緊上樓，果見上面一張小桌坐着三個人，都是熟人——「不醉翁」翁皓、「不愁僧」和高立！

高立一見余顧南便喜道：「余兄弟，你昨夜去了何處？俺找得你好苦！」余顧南見他情切，甚是感動，忙上前

與他們打招呼，「不愁僧」着他坐下。翁皓喝了一碗酒，道：「翦西鴻，你甚少到江南，今日因何破例？」

翦仲台淡淡地道：「今日羣英齊集杭州，豈能少得了翦某一份？」

「不愁僧」苦着脸道：「說得好，多你一個人，杭州將更添熱鬧，貧僧只怕血淹西湖！」

翦仲台道：「不愁僧」幾時變成憂愁和尚？翦某只是閑着無事，出來走走動動，絕無爭鬥之意，當然若有人要欺侮咱，翦某自不甘任人魚肉！」一頓又問：「未知杭州來了些什麼大人物？」

「不愁僧」道：「同為武林中人，只有高矮肥瘦之分，並無大小之別，這句話教人難答！」

翦仲台輕哼一聲，再問：「東雁北虎和南龍，可有人在此？」

翁皓道：「信水君昨日還在這裏！」他目光望着余顧南，徵詢其下落。

余顧南道：「信叔叔今早不知跑去何處，晚輩也想找他！」

翦仲台看了他幾眼，問道：「你是他徒弟？」

余顧南挺胸道：「家師乃人稱『獨飛鐵雁』齊雲高！」

翦仲台目光一亮，脫口道：「原來你是齊雲高的徒弟！嘿，想不到他有你這樣的徒弟！」

余顧南不覺有氣，反問：「家師有

我這樣的徒弟，犯着你什麼？你徒弟呢？」

翦仲台怒道：「齊雲高對老夫也不敢用此態度，嘿！敢情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好極了，年輕人心高氣傲，也是好事，老夫欣賞得很！」

眾人聽他說話，前後意思截然不同，心頭均是一怔，又見他身後閃出一名二十三歲的青年來，衣着華麗，生得唇紅齒白，在異族人之中，實屬罕見的美男子，只是狂態令人難受：「小子報上名來。」

余顧南故意不理睬他，斟了一杯酒敬翁皓。那青年怒不可遏，踏前喝道：「小子，少爺與你說話，你憑什麼不答腔！」

翁皓冷冷地道：「此間的人全是大人物，沒有小子。你是翦西鴻的什麼人？因何說話如此失儀？嘿，異族人到底是異族人！」

「你們漢人又有什麼了不起？」

「漢人沒有像你這般不知禮儀的！」

翦仲台乾笑道：「翁兄是成名人物，何必為難一個後生小子？這是敝侄翦學鴻，跟老夫學了幾年武藝，只怪他平時不專心，學不到什麼東西，正因此他不長進，是故特地帶他出來見識見識，還請諸位日後多多提携！」

翁皓連聲道：「翦西鴻的侄兒，又名翦學鴻，武功必盡得你真傳，旁人巴結還恐來不及，怎敢再提携他！」

能已吃不消，但使「駱駝拳」，却可使上五百招，而且其背功更是獨步武林，那是翦仲台師父長期觀察駱駝生活而悟出來的，雖然實用，但使來却不

大雅觀。余顧南曾由師父口中略知「駱駝拳」的路數變化，加上他不貪功，是以翦學鴻攻得甚急，仍然佔不到便宜。

食客見翦學鴻風度的駱駝動作如此滑稽，都暗自好笑，但「不愁僧」和翁皓眼睛却看得一眨不眨。

翦學鴻一口氣攻了十七八招，氣不喘、臉不紅，攻勢有增無減，余顧南守得雖緊，仍然被迫退幾步，高立叫道：「余兄弟，這小子沒基本領，不用怕，你一反攻，他便完蛋！」

余顧南心神都放在翦學鴻身上，旁人在說些什麼，他根本沒聽見，酒樓上兩個青年一來一往，一攻一守，鬥得十分燦爛，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翦仲台見余顧南守了五六十招，未露破綻，心中暗暗詫異：「這小伙子真能沉得住氣，齊雲高果然沒有選錯徒弟！這一場鴻侄要取勝，可也不容易！」

眨眼間，一百招已經屆滿，形勢依然不變，一百招之中，余顧南只攻了七八招，但他心中越來越有信心，反而翦學鴻越來越急，一百招仍未能取勝，對他來說，無疑是一種耻辱！於是暗中下決心，不但要打敗對手，且要令對方敗得灰頭土臉！（未完·六）

翦仲台沉着臉道：「翁兄這樣說，必是料定敝侄不堪造就了，否則便是看不起老夫！」

「豈敢豈敢，只不知令侄大呼小嚷，有何目的？」

翦學鴻指指余顧南，道：「家叔與齊雲高幾番爭鬥，難分軒輊，理應讓雙方的徒弟下場玩玩，就怕他無此胆量！」

「不愁僧」道：「施主有師父在場，但齊施主不在場，不公平！」

翦仲台冷笑道：「你擔心敝侄不敵，老夫會下場？放心，一來只是印證武功，二來他也有你們幾位押陣，怎說不公平？何況彼此只是點到即止！」

余顧南慢條斯理地離席，道：「翦兄準備怎樣比？在下都可奉陪！你年紀雖然較大，但遠來是客，由你出題！」

翦學鴻道：「既然你自認年輕，翦某便讓你先出招！印證武功，還有什麼規矩？比拳腳比兵刃，任君選擇！」

余顧南略為沉吟，方道：「在下慣使無刃刀，閣下……」

「慢！」翦仲台突然喝停：「齊雲高用的是劍，你却用刀！而且印證武功不宜用無刃，難免傷了和氣！」

「這有何奇怪？」余顧南最近的時間都在浸淫刀法，丟棄了拳腳，不覺有點猶豫。

翦學鴻哈哈笑道：「如何？你怕了麼？」

翦仲台問道：「余少俠，你跟令師學了幾年藝？」

余顧南道：「只有四年，家師十成武功，在下學不到一成，是以恐丟了家師的臉！」

翦仲台叔侄聞後，心頭放下一塊大石，心想你這小子就算天縱奇才，四年時光也學不到什麼好東西！當下翦仲台哈哈笑道：「彼此年輕，印證一下武功，增長閱歷，勝負與師長何關？」心中有點失望：「這小子只跟齊雲高四年，看來齊雲高近若練了什麼絕技，也不會教他！」他想透過余顧南，摸摸齊雲高的底。

翦學鴻笑道：「不必害怕，咱們有話在先：點到即止。少爺痴長幾歲，讓你先發招！」

余顧南不動聲息，抱拳道：「請翦兄賜教！」隨即立門戶，擺出「飛雁摘日掌」起手式的姿勢。

翦學鴻尋思道：「這小子才學了四年武，今日我若超過百招才勝得了他，也不算英雄！」主意打定，大喝

道：「快出手，莫浪費光陰！」

旁邊瞧熱鬧的人，紛紛長身離座，並將椅椅挪開。掌櫃苦着臉跑過來哀求：「兩位好漢若要比武，請到外面去。若撞破椅椅，老漢實在虧賠不起！」

翦學鴻喝道：「快讓開，打破東西，自會賠你！」

掌櫃依然苦着脸道：「但如此一來

，影响小店的生意和聲譽，這如何賠償？」

翦學鴻怒道：「你給少爺滾！」言畢翻起一腿，向掌櫃踢去。不料那掌櫃雙肩不動，雙腳一蹬，突然向後打了個沒頭筋斗翻開！

翦仲台心頭微微一凜，忖道：「人謂中士到處都有藏龍伏虎之輩，能人極多，看來不虛！」當下道：「鴻兒，別胡鬧！」他拋出一錠黃金，道：「這錠黃金先存在你那裏，屆時再視情況扣，若不夠的，翦某自不會虧待你，若咱們發現你言過其實，翦某也不會干休！」

掌櫃接過黃金，抱拳道：「這個當然，老漢但求有口安樂飯吃，於願已足，別無他求！」

翦學鴻道：「如今無人阻擋了，小子，你先發招吧！」

余顧南道：「你遠來是客，我不願佔你便宜，還是由你發招！」

翦學鴻道：「小子，你好狂！」他虛發一掌，然後標前道：「我已發掌，你還不動手！」

余顧南仍不發招，決定以不變應萬變，以後發制先發。翦學鴻雙拳齊出，余顧南雙臂翻起，報以一招「霧鎖雲封」，緊守門戶。

翦仲台以「駱駝拳」成名西陲，翦學鴻使的自然也是「駱駝拳」，此拳使來有促進血液流通之效，最厲害是可以節省氣力，使其他拳法三百招，可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 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訂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260.00
一年港幣 \$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289.00
一年港幣 \$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346.00
一年港幣 \$ 691.00
半年 (26期) 一年 (52期)

上文提要：

獨孤虹騙小屈、琴格格去押送十二箱珠寶，說是漢留的活動經費，其實是將南明福王的財產，和馬士英瓜分，發國難財，不單是利用兩小為他們押運，還阻止兩小無法參與救王妃的事，幸一勾大師將這批不義之財劫走，勸兩小回去救王妃……鐵貝子救王妃不成被捕，為了博小朱歡心，和心腹郭榮廷密謀救王妃，用美人計誘李柏舟入彀……



神刀

司可飛·文圖
載連篇中情奇俠義

臥室經過一番打掃裝設，滿室幽香。只是李柏舟入室，托起雲卿的下顎時，這老殺才心身俱顫，立刻驚為天人了。

一個女人有這等姿色已是世上少有。但却實在她不是女人，而是一個變童。這種人妖本為「像姑」，叫白了稱為「相公」，這種人妖在中國歷史上早就有了，名稱也不一樣，却盛於清代。

儘管有人把玩「相公」描寫得十分高雅：發乎情，止乎禮。世上無伯牙，箇中有紅拂。行乎其不得不行。或者：翠海香天，金樽檀板，花銷英氣，酒濯清腸，盡棋亭賭韻之歡，勝板橋寄春之夢……

事實上那會把相公堂子的人妖當作朋友？只當作發洩變態性慾的玩物罷了。

雲卿被劫來此，自然已被叮囑警告過，照詞兒說話，不可實話實說。其實到了這光景，就算雲卿說她是安大人的禁脔，李柏舟也不會懸崖勒馬，仍然照玩不誤。

李柏舟對於這玩藝豈僅是「寡人有疾」而已。

像李柏舟這老殺才，說不上甚麼溫存和情調，衣服一脫，燈一吹，十足證明他不像個近六旬的人了。

到此，郭榮廷的任務已達到了十之八九。

鑰匙已到手了。

這包括押鐵貝子的屋門上的鑰匙，自然，更重要的是王妃的牢房上的鑰匙。

因為這香巢臥室內無衣架，只有牆上的掛衣鉤。在衣鉤下的牆已鑿穿，上面貼了些春宮圖畫，自另一室內伸手輕輕弄破了春宮畫即可神不知鬼不覺地取走鑰匙。

現在，郭榮廷來見鐵貝子，道：「貝子爺，尚幸不辱使命。」他出示鑰匙。

鐵貝子道：「榮廷，你幹得好，快去放人吧，可千萬別功虧一簣。」

郭榮廷道：「我會小心的。貝子爺，事到如今，我還要再……」

鐵貝子揮手打斷他的話，道：「快去吧！要用點機智。」

郭榮廷道：「貝子爺，你不想出去？」

鐵貝子道：「我如果逃走了，罪名坐實，會不可收拾的。」

郭榮廷道：「貝子爺，王妃一旦脫身，我們作得再隱秘，還是可以猜出來和弄那小相公有關的，貝子爺再三思。」

鐵貝子揮手道：「快去快回！」

郭榮廷只好遵命。

押王妃之處戒備森嚴，自不用說，經常有三四名高手輪值，所謂高手，是指朱紹基、李信及伍彥青之流人物。上官行和呂殿英自然也要算上一

份。

像他們這等人物，一班最少要有兩個。

至於「八友」中人物，最少要四人，不值班的高手，也住在外院，一呼即到，隨時支援。

郭榮廷心頭疾跳，手中雖有鑰匙，實在沒有把握把人救出。他過去在禮烈親王府當差，自然也去過義郡王府，見過王妃，印象良好。可是他知道貝子的腦壳掉不了，自己卻朝不保夕。

郭榮廷在院門外一探頭，姜化文就看到了，道：「郭榮廷，幹甚麼呀？」

郭榮廷已編好了一套詞兒，笑笑道：「老神仙外出有事，叫在下來看看戒備的情形據實回報……」

姜化文一聽，這小子比他們還神氣哩。手一伸，道：「巡按大人，裏面請！」

郭榮廷陪笑道：「姜爺，你多擔待，這差事王八蛋才願意幹，是我倒楣，正好老神仙要出門看到了我，就叫我來……」

姜化文道：「不必客氣，看吧！」郭榮廷往裏走，邊走邊打量，這兒還有宇文超和阮哲，本來應該還有一個，也許有事離開了。

就算只有三個好了，以郭榮廷的身手，連一個都收拾不了。既然如此，就只有施襲一途了。可是三個高手

，施襲也不簡單。

郭榮廷打着招呼走向牢房。這牢房是臨時建造的，鐵欄比鵝卵還粗，鎖長一尺有餘。

姜化文在和兩人耳語，顯然十分吃緊。

郭榮廷站在牢房外向內望去，王妃看了他一眼正要低下頭去，忽見郭榮廷使眼色。王妃實在想不通，郭榮廷為何會救她？

郭榮廷指牢內的床榻道：「阮大俠，依老神仙的意思，王妃雖有犯罪之嫌，但尚未判刑，仍應好好照料她，這牢中的一切，似不像對待一位王妃的樣子……」

他這麼一說，三個也就走了過來，一齊向內望去。

郭榮廷一脚踢向姜化文的背部，同時兩手中各有一把短匕，向阮哲及宇文超後頸上猛戳。

儘管他想一氣呵成，畢竟踢人和戳人是能分出先後的，姜化文慘嗥聲中跟蹤奔出五六步倚在牆上。

因為郭榮廷在鞋上裝了兩柄小刀，深入姜化文背脊中三寸餘，已傷及內臟。而宇文超也稍慢了一步，一閃而未能閃過，肩窩被戳了一刀，深達五六寸。

只有阮哲身手較高，經驗老到。

阮哲懷疑李柏舟怎麼會派郭榮廷來，所以頗有戒意。一挫身奪下了他的匕首，把他踢了個大馬趴。

但郭榮廷還不服輸，突然把一串鑰匙丟入牢中道：「王妃，最大的那把鑰匙就是……」

王妃雖懷疑郭榮廷的動機，甚至以為他是奉命誘她逃亡而予以猝殺，免得押運北京困難重重。

但是，這畢竟只是付測，機會會稍縱即逝的，況且郭榮廷已重傷了兩個高手，這會是演戲嗎？

王妃去撿那串鑰匙。

阮哲也自鐵欄外去撿，因為丟在欄內不遠處，伸手可及。

畢竟還是王妃先搶到了。

阮哲竊笑道：「姓郭的，是甚麼人借了膽子給你，居然敢幹這抄家滅祖的事？」

郭榮廷不敢說話，也怕招來其他高手。自腰上撤下了十三節亮銀鞭。此刻姜化文忍痛撤出雙筆，他的背上有兩個血洞淌着鮮血。

宇文超也差不多，肩窩中血流如注，可能已傷及肺部，却也拔出了長劍。這兩人是強弩之末，不得不虛應故事。拚出的筆和劍，把他們自己的身子帶得馬步不穩。

只有阮哲似瘋獅狂虎撲了上來，點穴點着無數寒星向郭榮廷的要害上招呼。

郭榮廷實在不是他的對手，但阮哲很傲，硬是不肯吆喝叫人來，而郭榮廷也就在這夾縫中挨時間，以便王妃能打開牢房的鐵門。

只可惜王妃雙手上還有鐐子。雖然鐐子上沒有鍊子，開鎖仍然十分不方便。

郭榮廷拚命抵擋，被踢倒兩次。由於姜化文和宇文超已堪堪支持不住，東搖西晃地，郭榮廷就利用他們的身子閃避。

可是王妃還未打開那尺長的大鎖。郭榮廷在冒虛汗，王妃也差不多。大鐐子絆住，使她的雙手只能伸出欄外一部份，使她開鎖的動作受到了限制。

生死成敗就在這瞬間可以決定了。而阮哲也知道，萬一王妃跑了，這責任誰也負不了，可是託大的他硬是不叫人來。

但宇文超和姜化文可不這麼想，他們已身受重傷，要不是為了防王妃逃走，早就倒下了，萬一自己犧牲了而王妃又脫逃了，那真是太不值也太窩囊的事了。

宇文超呼叫了兩聲，雖然不敢太用力，已是鼻中冒出血泡了，這自然是嚴重內傷的跡象，而且已坐在地上。

姜化文吼叫了一聲，就順壁倒地。

雖然這兩聲呼叫聲音不大，由於外院即為諸高手的住處，已有少數人聽到。

只不過巧的是，這是晚膳過後不

在是為了小屈，小屈說這些不關痛癢的話，她很不是滋味。

小朱走時，兩小去送她。朱烈沒有說幾句話。

兩小回來時，忽然發現一條人影在巷口一閃而沒，兩小左右包夾追逐也沒有追上，以為潛入宅內，立即越牆而入。

巡視一周仍未發現可疑人物，却聽到高、劉二位正在談論昔年的事，劉培元道：「師兄，屈大俠當年派往清方臥底，這段公案迄今沒有弄清，到底是身份暴露被清方狙殺，還是『漢留』這邊中計自相殘殺？」

「據我多方蒐集的消息，大致是清方和『漢留』的高手夾擊。」

「這麼說果然是『漢留』中計了？」

「當然，如果是清方知道了他的臥底身份，他們會自己全力逮捕他，要是屈大俠叛了『漢留』投降清廷，『漢留』也有的是高手予以狙殺。雙方合擊，就不單純了。」

劉培元道：「據說屈大俠被派往清方臥底之前，在『漢留』之中的地位已經不低了。」

高燁道：「不錯，那時全國總舵主由殷洪盛擔任，屈大俠已是南七省的舵主，獨孤虹是北六省的舵主，他們在卸任之後，南七省舵主是李信，北六省是上官行。以後又換了呂殿英。」

劉培元道：「全國總舵主不是獨孤虹那老雜碎嗎？」

高燁道：「當年這總舵主一缺，頗費周章，經殷洪盛的自白，認為他可以領導反清復明，但不適合作總舵主，他和他的一干屬僚推薦了三個人物，在當時都是一時之選。」

劉培元道：「可能有朱紹基在內吧？」

「對！高燁道：『另外兩位是獨孤虹和屈一塵。經徵求『漢留』所有人物之意見，結果贊成屈大俠接總舵的人佔大多數。』

兩小互視一眼，尤其是小屈，以前從未聽到這件事，想到自己的父親在『漢留』中有這麼高的地位，十分激動。

劉培元道：「屈大俠在『漢留』中地位顯赫，為甚麼要派他到清方臥底？」

「是他自願去的。」高燁道：「他為人機警武功又高，自然是理想人選了。」

劉培元道：「可是，為甚麼屈大俠沒有幹上總舵主呢？」

高燁道：「事情也極湊巧，經大多數人決定，要召回屈大俠接任總舵主時，不久就發生了清廷及『漢留』雙方高手夾擊屈大俠的事……」

屋內寂然，在屋上偷聽的兩小也不由默然。

劉培元道：「於是獨孤虹就順理成章地坐上了總舵主的寶座？」

高燁道：「不，當時由於和朱紹基所得的支持差不多，應該由抽籤決定。」

，但朱紹基讓賢了……」

劉培元道：「朱紹基有此雅量，似不該有今日之叛離才對。」

高燁啞而止。

劉培元道：「幹總舵主有甚麼好處嗎？」

高燁道：「正人君子只知當不當為？而不知有利無利？據說南明的主子以及有兵權的人都會賣總舵主的帳，因為『漢留』的消息最靈通。總舵主要是弄錢的話，自然是個肥缺了……」

小屈突然心中一動，只聞高燁道：「下來吧！時候不早了，有甚麼事明天再去辦。」

兩小不能佩服高燁的功力，比劉培元的確高出很多。

兩小進入小廳，琴格格道：「高大叔，我們送朱姑娘回來時，看到左邊巷口有個人影一閃而沒，追了半天也沒追上，本以為潛了進來，才上屋搜查，却也沒找到。」

高燁道：「如果是真的，這兒並不安全，夜裏要小心。」

兩小去休息後，高、劉在四周巡查了一匝，並無所見。

小屈剛躺下，窗外有人輕敲了三下。小屈道：「誰？」

「我是阿琴。」

小屈道：「阿琴，不論有甚麼事？明天再談吧！」

琴格格道：「有要緊的事要和你商量……」已推窗竄入屋中。

把信交給朱烈身邊的丫頭，她叮嚀一番之後，就離開了寧津，一路往北。

他們於午牌時到達。年輕人趕了一夜半天路也不疲累！立刻化裝易容一下，到各客棧吊門子找人。

這辦法很笨，但非常徹底。

但這縣城內有七八家客棧，找遍了也未找到。

琴格格道：「朱姑娘，這件事有點不對勁，那老鬼救了人，如果想以人質把屈伯伯引出來，不應該一路往北的。」

朱烈道：「應該往哪裏？」

「往南。」

小屈道：「這倒不一定。總之，現在去猜他的動機還早了些。我們設法到各地去找，由於帶了一位王妃，他不曾往客棧，以免招搖。」

琴格格道：「城內少說也有一千來房人家，這怎麼個找法？」

朱烈道：「招租的房子也許門上貼有『招租』二字。」

小屈道：「其實我們到客棧去的時候應順便問那兒的伙計，有沒有幾個甚麼樣的人在此租屋，他們一定知道。」

朱烈道：「這是個主意，咱們分頭再去問一下，反正只有七家客棧，一個人找兩家就成了。」

結果在未時末，申時初就被他們

小屈坐了起來，道：「有甚麼急事呀？」

「剛才聽了兩位前輩的交談，你有沒有甚麼感想？」

小屈道：「妳有甚麼感想嗎？」

琴格格道：「你不以為獨孤虹很值得懷疑？」

小屈道：「值得懷疑又如何？」

「找到他也許就能找到我娘。」

「到哪裏去找？」

琴格格道：「能伸，你似乎並不關心我娘的安危。」

小屈道：「我相信我比妳還要關心些。」

琴格格道：「難道你就不以為獨孤虹那老賊有嫌疑？」

小屈道：「妳說說看他的嫌疑在哪裏？」

琴格格道：「我也說不出來，只是以為他很值得懷疑罷了。」

小屈低聲道：「還是讓我告訴妳好哩！第一，咱們見過那老賊，他曾利用我們，且企圖就誤我們救王妃的行動，居心狠毒。顯然，他恨王妃也恨家父。」

「對。」

小屈道：「其次，他身材矮胖，兩位前輩說，今夜救王妃的兩個蒙面人之一似是個矮胖的人……」

琴格格道：「只有這些了？」

窗外有人道：「不，還有第三……」二人一驚，立即聽出是朱烈的

問出來了。

三小大喜，循北找去，是後街上，一條胡同口第一家，門上倒無「招租」招貼。是一幢舊的四合房。

三小貼在門上聽了一會，有兩三個男人談話，但未聽到獨孤虹老鬼的口音。朱烈道：「說不定老鬼不在家，其餘的貨色，咱們三個人擺弄不了嗎？」

琴格格道：「一定行，說不定是為他運大箱子那個姓湯的。」

小屈道：「不會是他們，姓湯的不是老鬼的心腹，怎會留在身邊？必是和他一起去救人的另一個蒙面人，雖說那一個身手不太高，但是能在那麼多的高手攻擊下脫身，也絕不是二五眼貨色。」

朱烈道：「的確，萬一弄砸了，可能還要別人來救咱們，那就劃不來哩！這樣吧，派個人在這兒按個樁（派人看守），另兩人在附近落店，一有動靜就通知住店的人。」

小屈道：「這主意很好，妳們兩個是女的，雖然化了裝，老油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看不出來也會聽出聲音，還是由我在這兒按樁吧！」

朱烈道：「好吧！我們就到附近的平安客棧去落店。」

小屈一直等到日頭都快落了，才聽到那大門開啓，走出兩個人來。頭一個一身華服，古銅色貢緞大衫，青緞福字團花馬褂，青緞瓜皮帽，拖了

口音，急忙開了門迎了進來。

朱烈道：「據我打聽的一些消息，昔年獨孤虹為了爭奪總舵主的寶座，曾花錢賄賂過不少的『漢留』份子。既然大多數人都擁護屈伯伯當總舵主，以此人的性格，有可能出賣屈伯伯而私向清廷洩露屈伯伯的身份，然後再於清廷逮捕行動中參與行動。」

小屈和琴格格都以為小朱的推斷雖然大膽了些，却不無可能。

如果獨孤虹叫他們押運的十二個大箱子的確是他和馬士英勾結，劫了福王的，這種人就能作出那種事來。

琴格格道：「獨孤虹身為『漢留』頂尖人物，總不能……」

小屈道：「妳太健忘了吧？明成祖為篡奪帝位，曾求助滿清大將兀良哈，放棄朵顏三衛，遼東、宣大兩大重鎮因而中間隔絕不能應援，種下亡國之禍根。獨孤虹出賣一個『漢留』高手又算得了甚麼？」

朱烈道：「的確，此人能利用你們為他押運珠寶，乃是大奸之舉，此人嫌疑重大。」

琴格格道：「朱姑娘，我還是不明白，他救我娘幹甚麼？」

朱烈道：「這不是很簡單嗎？如果當初真是他設計謀害屈伯伯，如今風聞屈伯伯尚在人間，且武功仍在，遲早會找他算帳，就把王妃救去，以便把屈伯伯誘出來而予以暗算，以絕後患。」

患。」

琴格格拍拍前額道：「朱姑娘，還是妳的思慮周密過人，這麼一說，事情就貫串起來，也大有可能了。可是我們到何處去找這老賊？」

朱烈道：「我聽叔叔和上官行私下談過，好像在南皮縣。」

琴格格道：「南皮縣在甚麼地方？」

朱烈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在附近。」

小屈道：「由此往正北的一個縣就是南皮縣。」

琴格格道：「老賊救了我娘不可能藏在此鎮，在南皮倒是十分可能的。」

朱烈道：「可惜那老鬼太棘手了！」

小屈道：「我以為不是棘不棘手的问题，而是兩位前輩不會讓我們去。」

琴格格：「把這事告訴兩位前輩如何？」

朱烈道：「告訴大人們，只會添麻煩，就是要告訴他們，也留封信，讓他們在明天午後或後天才知道我們去了何處。」

小屈道：「我們馬上動身？」

朱烈道：「對！馬上動身，你寫一封信，我交給我的身邊丫頭，叫她後天一早送給高、劉兩位前輩。」

這種事在年輕人來說，一拍即合，小屈馬上寫信，然後拾掇一下悄悄自後面走了。

獨孤虹老臉一紅，正要反唇相譏，忽見奔進一個大漢道：「啓稟老供奉，外面起了衝突。」

紫臉老人果非等閑之輩，乃是「乾清門行走」大內供奉之一的「屠龍剪」艾松。在酒樓上一個漢子背了個沈重長袋，正是他的兵刃「屠龍剪」。

艾松道：「是怎麼回事？」

這回報的人當然要撿對自己有利

的說，道：「對方的人向我方施襲，已有兩人負重傷倒地……」

艾松霍然站起，這工夫另一漢子也奔了進來，道：「啓稟獨孤前輩，對方向我們的人施襲，已有兩位弟兄倒地昏迷不醒了！現在雙方已動上了手。」

獨孤虹也站了起來，這老鬼老謀深算，論心計比艾松要深沉，他以為帶來的人都是經驗豐富的角色，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他正要向艾松招呼先出去看看再說，忽見雙方的人有兩對已邊打邊進了內院。正好是艾松這邊的人已經不支了。

艾松在大內供職，身份超然，養成了跋扈性子，見此情況已按捺不住，嘿，嘿笑道：「原來尊駕總舵主是這麼幹的。」

獨孤虹深信有誤會，道：「艾大俠先不要急躁，這件事透着有點怪。」

艾松可不去研究這些，手一伸，那部下已遞過屠龍剪。這是一種外門

兵刃，並非像剪刀一樣，却像剪刀的一半，紫銅打造，重逾六十多斤。

獨孤虹並非怕艾松，他敢作這門生意就有這份膽子，只是作這生意使總舵主蒙羞，以秘密進行為妙，絕對不希望招搖，他連連搖手道：「艾大俠，這其中一定有誤會……你我這等年紀和身份的人，可不能像年輕人一樣，總要先弄清事情起因再……」

艾松冷笑道：「獨孤虹，你在老夫心目中，是塊甚麼料子，早就一清二楚，你和馬士英及阮大鉞等勾結，連你們主子福王的私產都敢搶劫，還有甚麼缺德事兒幹不出來？」

獨孤虹老臉有點掛不住，但為了私利，也只好忍了，道：「艾大俠，你不以為這可能是有人暗中煽火嗎？」

艾松道：「你想收了款而不放人，嘿，嘿！你恐怕是猴子吃芥末——乾瞪眼哩！弟兄們，上！」

這麼一來，獨孤虹只好撤下腰上的細刀，也就是軟劍，雙方部下也都找對頭幹了起來。

一個是大內供奉，技藝之高可想而知。

另一個是「漢留」的總舵主，自不會是浪得虛名。

這兩個人一動上手，不分出勝負誰也不會罷休。

屠龍剪長四尺，單刃，把手以上部位還能鎖緊敵人的兵刃，是屬於重型兵刃之一種，可作刀，劍，誇虎攔

等兵刃用。

軟劍難使也難精，但精了之後，一流高手都十分忌憚它，因它不走正路，動向難測。

事實上在使這種軟劍的人來說，他當然知道他的動向了。

王妃在正屋中，手銬與腳鐐上都有鍊子，但鑰匙不知是否已由獨孤虹交給了艾松？鍊子拴在樑上。

兩小急得團團轉，但朱烈看看風向，道：「有了，風是自後門來的，在屋中撒『見風倒』，院中搏鬥的人至少會倒下一大半。」於是她又掏出了小牛角瓶子。

為了使效果好，全部撒光。

但是，這次不太靈了，當五個次流人物搖搖倒下，而不是中了暗器也未被告方擊中，兩大高手看得清清楚楚，一鵲冲天就上了屋頂。獨孤虹大叫道：「有人施毒，快上風頭……」

就在這工夫，院中雙方的人幾乎全倒下了。未倒下的也像宿醉初醒一樣跌跌撞撞，你刺我一刀，我刺你一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得十分慘烈。

但屋上兩大高手不善使毒，一時却不敢下來。

屋內兩小和王妃真正是焦灼萬分，只要脫困，王妃雖無必勝這兩大高手的信心，脫身一定可以辦到。

就在兩小抖擻那銬、鐐上的鐵鍊，用盡了力氣也拉不斷時，一陣衣袂

飄風之聲傳來，屋內已多了一個人。

此刻屋內早已熄了燈，借淡淡的月光可以看出，來人是個女人，背上

有劍。小屈道：「甚麼人？」

來人道：「你娘！」

小屈道：「又是妳！」原來是錢如水這個女人。

錢如水道：「如果我想救王妃，必須寶刀寶劍，而我身上正好有這東西。」

兩小大喜，但錢如水道：「你如果不肯叫聲『娘』，我就不救人。」

朱烈道：「叫娘還有強迫的，真是怪事！」

錢如水道：「我就是這樣的人。怎麼樣？叫不叫？」

小屈道：「我叫妳一聲阿姨好不好！」

王妃道：「是錢姑娘嗎？」

錢如水道：「妳少和我搭腔，我最討厭妳這個女人。」

王妃道：「錢姑娘恨我，我並不在乎！」

錢如水道：「妳嚐了甜頭當然不在乎哩！」

王妃道：「在晚輩面前，請錢姑娘自重。至於昔年的事，真相如何，知者甚多，錢姑娘，本宮並不怕死，却怕他們以我作餌，把一塵誘來，一塵昔年蒙了不白之冤，若他真的還在人世，妳不在乎他再次遭人暗算嗎？」

錢如水道：「這麼說來，妳希望我救妳了？」

王妃道：「救是情份，永誌不忘，不救是本份，也無怨尤，但錢姑娘如果真重視一塵的安危，就該援手，要是妳真有兵刃，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由於這見風倒太厲害，不論你是甚麼高手，都無法抗拒，這兩個老賊功力深厚，又發現較早，及時閉住了呼吸才能身免，其餘的全部躺下了。

但他們也不敢停留在屋面上，怕再被暗算，拚命往上風頭趕，然後停下來商量對策，獨孤虹道：「艾大俠如果能早聽在下的話……」

艾松道：「如果你獨孤大俠有一段比較光榮的歷史，不是一位重視財貨的人，在下會不信任你嗎？」

獨孤虹肺都差點氣炸，但目前不能意氣用事，人丟了，錢也拿不到，真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等窩囊事他才不幹哩！道：「在下倒想起來了！這不是甚麼毒，而是一種叫做『見風倒』的麻藥粉，是『百毒居士』煉製的。只要隨時站在上風頭，發覺不妙立刻閉住呼吸就不要緊。」

獨孤虹道：「原來是『百毒居士』，他不是你們的人嗎？」

艾松道：「不錯，藥是他的，使藥的絕不是他……」

此刻錢如水在王妃的凜然大義說服之下，有點動搖，昔年失意，她恨透了王妃，好像是王妃破壞了她和居一塵的事似的。王妃道：「就讓能伸叫

妳一聲阿姨吧！」

錢如水道：「就這樣救了妳，也未免太便宜妳了！」

朱烈道：「要救就快點，要不，妳來幹甚麼？」

錢如水道：「看熱鬧也不成嗎？」

小屈道：「妳再不快點，我可要罵人了！」

錢如水道：「好好，妳叫吧！叫了我馬上就動手。」

小屈實在喊不出口，可是這是爲了救人哪。張了幾口才叫了一聲「阿姨」，錢如水這才背上撤出長劍。

劍一出鞘，閃閃霞光，兩小不由喜極，那知錢如水道：「妳真以爲我要救妳？」

王妃淡然道：「即使妳要殺我也請快動手。」

小屈和朱烈大驚之下，各自兵刃在手，小屈道：「誰敢動王妃一根汗毛，即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錢如水道：「小子，稱稱自己的斤兩，妳成嗎？」

小屈道：「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妳只要走錯一步，走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會放過妳！」

錢如水忽然悲聲道：「爲甚麼同樣是一塵的朋友，我却得不到同樣的待遇？」說著一劍砍去，屈、朱兩小在她身後一左一右擎著兵刃戒備著。

「嗆」一聲，王妃腳鐐上的粗大鐵鍊應劍而斷。

(未完·十五)

98-04-43-04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收	
新臺幣貳仟叁佰元整 (52期)	0013165-3	收	
	名戶款收	收	
	(雨辰書報社)		
戳郵局辦經		戳郵局辦經	
元	次	手續費	元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
開撕勿請但寫填必不聯此款存人本戶帳、二

98-04-43-04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收	
新臺幣貳仟叁佰元整 (52期)	0013165-3	收	
	名戶款收	收	
	(雨辰書報社)		
戳郵局辦經		戳郵局辦經	
元	次	手續費	元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

300.000本70.1. 134×192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60P.模)保管五年(滿光)

上文提要：

胡中玉從查大海手中奪回碧血劍，等候金雷來到四海村，二人潛入茅屋偷聽，金雷得回碧血劍，用劍將駱大嘴殺死，躲進賀娘的屋裡。胡中玉則去會見那假冒金雷的崔小山，跟他轉入地洞中，揭穿他是殺害胡中奇的兇手，原來胡中奇偷了藏經閣達摩祖師手書自傳，其中很多招式，崔小山發覺搶奪，不空大師趕至，胡中奇事敗被擒而自殺……



逍遙客·文圖
可飛·圖
新派武俠長篇
江湖情仇恩斷消

四海村探索出路 傷心塔別有洞天

煙台在魯東，地方雖小，却出了個大名鼎鼎，以赤腳為名，腿法天下第一的「赤腳大仙」，吳姑指名要找赤腳大仙一較腿法，終於在煙台碰上了。當然赤腳大仙對吳姑這個少女的挑戰並不十分在意，他也沒多大興趣，但吳姑當着數派武林高手的面，奚落赤腳大仙，逼使赤腳大仙和她動腳。

果然，赤腳大仙經不起她的嘲笑和挑逗，一怒之下，當着天下羣雄之面，言明以五腿為準，要吳姑倒在地上。吳姑却以三腿為準，要赤腳大仙變成赤腳大仙，雙方各不相讓的動起腿來，赤腳大仙在被激怒之下，採取攻勢，一連五腿擊去。

這五腿當真是集天下腳法之精華，無論那個部位都是那麼凌厲和狠毒，但赤腳大仙這五腿擊出之後，他的神情突然變得蒼白和頹唐，因為這五腿攻出之後，吳姑僅僅是退了七八步，却無一腿攻到她身上。

而吳姑却胡亂的踢出兩腿之後，說道：「前兩招都是虛招，最後一招才是殺手……」

赤腳大仙見她這兩腿只不過是隨便踢着玩的，並無什麼精妙之處，一聽她大言不慚的要在最後一招勝過自己，不禁付道：「我雖然五腿沒勝過她，可是我難道連她一腿也接不下，呸，我不相信她真能一招擊敗我……」

那知他這個念頭未了，吳姑的一腳已經乘虛攻擊而來，這一招是吳姑獨創的絕招，攻擊之下竟有好幾處，赤腳大仙雖見過天下不少的腿法，也沒見過這種怪招，一時居然沒法閃避過去。

赤腳大仙整個身子被吳姑那一腳糊裏糊塗的給踢中了，他敗得莫名其妙，拍拍手便轉身而去，自此江湖上再無赤腳大仙這號人物，而吳姑腿也從這一仗後，在江湖上奠定了不敗的聲譽，因此江湖上提起吳姑腿無人不知。

崔小山一聽胡中玉說，剛才施的果然是名傳江湖的吳姑腿，不禁霍然變色，駭得退了數步，大聲道：「看你這身武功，我真捨不得你就這樣死在四海村，但你頑而不化，留着你比殺死你更可怕。」

胡中玉大笑道：「這就是要殺我的理由麼？」

崔小山點頭道：「不錯。」

胡中玉冷笑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殺你！」

崔小山一怔道：「這個我倒沒有想過。」

胡中玉滿面殺機的道：「我是為胡中奇報仇！」

崔小山一楞道：「胡中奇的死跟我有什麼關係？」

胡中玉恨聲道：「如果胡中奇的死

，道：「紅鼻子叔叔，這是吳王劍！」

隨着他的叫聲，一個人斜斜的自那黑黝黝的洞中撲了進來，他手中的長劍擊在吳王劍上，發出一聲輕響。

「噹——」

但聞噹的一聲輕響，半截斷劍直往半空中射了過去，紅鼻子拿着那柄斷去的長劍，楞在地上道：「吳王劍，小山，你怎麼不早說？」

崔小山驚魂甫定的道：「我告訴你已經來不及了。」

胡中玉的吳王劍雖然把紅鼻子的長劍一劍砸斷，但他的吳王劍却因被紅鼻子的長劍一擊，而使得他真氣一洩，吳王劍急忙收回手中。

他雙目寒光大湧道：「紅鼻子和醉獅向來不分離，你紅鼻子既然已經來了，我相信那位餓了一輩子驢尿的醉獅也差不多快到了。」

遠處，突然響起一聲大笑道：「好，好，你姓胡的還能記着我醉獅這個人……」

胡中玉冷笑道：「四海村以紅鼻子、醉獅為首，手下還有一名風騷絕代的賀娘娘，不知那位驕大娘可也來了。」

醉獅緩緩行來道：「我們那位驕大娘還抱着小白臉睡大覺呢！」

胡中玉瞥了各處一眼，道：「久聞駱大嘴善食人肉和人心，他怎麼沒有來……」

與你真的沒半點關係，我問你，胡中奇那件衣服是那裏來的？你怎會有那件衣服？」

崔小山條地說道：「好，胡中玉，我倆既不能合作同行江湖，便只有選擇誓不兩立的途徑了，既然你今日非死不可，我便實話實說。」

胡中玉冷冷地道：「你還不愧是個乾脆的人。」

崔小山沉思道：「我和胡中奇在少林寺都是不受重視的人，平常我倆最合得來，只是我比他幸運點，拜赤眉為師，胡中奇他為了造就你成為天下第一高手，天天強記博聞的偷竊武功，暗暗傳給你，這事他自以為無人知道，殊不知我早就發現了，只是我不道破而已……」

胡中玉冷笑道：「你好像更陰險！」

崔小山仿如置耳未聞一樣，道：「有一天，胡中奇突然面色蒼白的奔進我的房中，他似乎沒料到我在房裏，進房之後便要跑出去，我看他手中拿了一本黃冊子，知道他闖了什麼禍，便攔着他要把那本冊子給我，他突然和我翻臉的爭吵，不肯……」

胡中玉怒聲道：「你一定是自恃武功而要奪那本冊子……」

崔小山點頭道：「不錯，胡中奇雖然是天下最聰明的人，却不懂半點武功，我不小心的一掌把他打傷倒在地。」

胡中玉恨聲道：「那一掌已註定胡中奇非死不可是不是？」

崔小山嗯了一聲道：「不錯，正當我要奪過那本冊子的時候，少林寺的藏經閣不空禪師和各長老同時追來，他們一見我把胡中奇打倒地上，俱露出一絲笑容，把我圍起來了，當時我怕極了，以為闖下禍了，殊不知各長老俱說我大義滅親，追回那本幾乎失去的達摩祖師手書的自傳。」

胡中玉愈聽愈氣，大吼道：「你成了英雄，而胡中奇却送了命！」

崔小山冷笑道：「什麼英雄不英雄，我倒後悔沒及時把那本『達摩祖師傳』偷偷藏起來，以至使我失去學習更深武功的機會，那本『達摩祖師傳』不但是達摩祖師手著，而且把他一身武功寫在上面，而我，唉，竟白白失去那個機會……」

胡中玉目中含着淚水，道：「崔小山，我本來還以為胡中奇之死是少林羣僧幹的事，沒想到這其中還有你這個大混蛋在搗鬼，這樣說起來真正的仇人該是你？」

崔小山嘿嘿地道：「你錯了，胡中奇的仇人是少林寺。」

「呸——」胡中玉道：「假如不是你姓崔的中途攔着他，以胡中奇的應變能力和智慧，他一定有辦法躲過少林寺的追擊……」

崔小山點頭道：「這點我倒承認！」

胡中玉全身衣袍突然隆隆的鼓將起來，大聲道：「因此我要殺你……」

崔小山哈哈大笑道：「這話應該是我說！」

他突然照着洞中的一角拍出一掌，只聽洞中銅鈴遍傳開來，嬌嬌的鈴聲繚繞的傳滿洞中，良久不散。

胡中玉大吼道：「在你助手沒來之前，我要你死！」

他突然自腰中抽出一柄短劍，那柄短劍一拔出來，陡地泛射出一股冷冽寒光，照得洞中灰濛濛的一片……一閃之下，那柄短劍突然憑空飛了出去。

崔小山大叫道：「吳王劍——」

他久聞吳王劍之名，今日親眼所見，當真幾乎把他的膽給駭破了，他駭得拔起身來後退，閃避那射來的短劍。

胡中玉凝重的斜駭長劍道：「我若不殺死你，心中永遠不會安寧！」他此刻全憑一口真氣，以劍道最高法門駕馭着那柄吳王劍，疾迫着閃避的崔小山。

崔小山額上冷汗直冒，恐怖的繞着深洞狂奔。

突然洞中傳來一聲沉喝道：「小山，給我退——」

但見半空中一柄寬厚的長劍突然斜擊而下，直往那吳王劍劍身上點了過來，這一劍快得使人難以相信。

崔小山身子倏地在地上翻滾而去

紅鼻子面上一慘道：「給人殺了！」

崔小山大叫道：「什麼？駱叔叔給人殺了？」

醉獅噁聲道：「這個人還在四海村！」

崔小山低聲道：「一定是胡中玉那個老管家！」

他怨憤的道：「咱們把姓胡的幹掉！」

胡中玉見這石洞之中，除了紅鼻子、醉獅和崔小山這三大高手外，還加進了七八個不知名的黑衣配劍高手，排成半圓形的把他困在中間。他曉得今日這一戰將相當的艱苦，單憑自己手中這柄吳王劍恐怕是無法衝出這裏了。

他腦海中念頭一轉，道：「崔小山，我有件事不太了解！」

崔小山嘿地一聲道：「在你死前我很樂意答覆你，說吧！」

胡中玉瞥了紅鼻子等一眼道：「據我所知，剛才他們這幾位並不在這洞裏，怎地鈴聲一響，他們便能從不同的方向趕來。」

崔小山哈哈大笑道：「這就是四海村高明之處，你認為這地洞僅有我屋中有通道嗎？那你就大錯而特錯了，四海村有多少房屋，便有多少地道，全通向這裏。」

胡中玉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

他那個「樣」字的字音尚未消逝，吳王劍突然飄空飛去，照着他左側的三個漢子筆直的穿了过去。

「呃——」

吳王劍在空中一閃之間，隨着激灑的劍芒，而響起兩聲的慘嚎，但見兩個黑衣劍手，身首異處的翻落在地上，鮮紅的血液揮灑在滿地……

醉獅怒吼道：「你敢偷襲——」

他自背上突然取出兩個渾圓的鐵球，在空中一揮，化着兩道白光，照着胡中玉的身上擊了過來。

利那間，那飄晃的人影有若翻騰的蝴蝶，刀叉兵器自數個不同的角度猛攻向胡中玉，逼得胡中玉凝重的應付着。但他心中却在忖思道：「如果金雷在這裏，情形便不會這樣狼狽了。」

金雷在那裏？

金雷還在那溫柔的被褥裏，與賀娘娘共枕而眠嗎？

茅屋裏，賀娘娘眸子裏透過一絲淒涼的色彩，她雖然赤裸着身子，但此刻却還像個樣子，蓋着被子怔怔的望着屋頂。

金雷冷冷地道：「你很空虛……」

賀娘娘嘆了一聲道：「不但空虛，更加寂寞。」

金雷長吸口氣道：「那是因為你生活過於淫蕩，精神上沒有絲毫寄托，人老珠黃，年歲更長，你會更感到寂寞空虛，這是你自甘墮落的下場。」

賀娘娘突然翻個身，赤露着上身對着金雷，道：「我該怎麼辦？」

金雷急忙把頭轉過去，道：「你該先穿起衣服來！」

賀娘娘惶惑地道：「我的身體真的不足以誘惑你？」

金雷不屑的道：「沒靈性的東西，就像是個花瓶。」

賀娘娘氣得全身發抖，道：「你……」

金雷冷冷地道：「我說這話，你該覺得甚麼是羞恥。所謂知恥近乎勇，你如果現在重新做人，也許下半輩還有個好收場。」

他那低沉而富於磁力的話聲，一字一句擊進賀娘娘的心中，使她那顆幾乎僵化的心，突被誘發出一絲良知，她突然掩着臉倒在床上嗚咽的哭起來。

金雷嘆道：「你還知道哭，可見劣根性並不重。」

賀娘娘怒聲道：「我恨你們這羣男人！」

金雷一楞道：「爲甚麼？」

賀娘娘怨憤的道：「我本來也是個善良的少女，與你們同樣有着夢想和希望，不幸是我掉進了泥沼，永遠爬不出來。」

金雷淡淡的道：「這與我們男人有甚麼關係？」

賀娘娘大叫道：「怎麼沒有關係，我愛一個男人，那個男人拋下我又去

愛另一個女人，他奪了我的身體，也帶走了我全部的愛，使我由一個純真的少女變成個淫婦。」

金雷哦了一聲道：「你自甘墮落，怎能……」

賀娘娘冷笑道：「你真認為我是那麼淫蕩，那麼低賤？呸，我賀娘娘的骨頭並不是輕得沒有二兩重，告訴你，當那個男人拋棄我後，我便一個人在江湖上流浪，總希望能把他追回來，但結果沒尋着他，我自己却給你們這羣男人毀了。」

金雷翻身躍了起來，道：「我並不要聽你的過去，更不要聽你的歷史。」

賀娘娘長嘆的道：「我只不過想告訴你，關於我本身的苦悶。」

金雷道：「穿上衣服振作精神，你就有新的生活。」

賀娘娘不知怎的果然依言把衣服穿了起來，道：「你說的也許很對。」

金雷鄭重的道：「你只要恢復以前的良知，就可脫離苦海。」

突然，那茅屋中響起一連串鈴聲，賀娘娘聞言一震，身子平空躍了起來，面色蒼白的道：「他們召集四海村的人要殺死胡中玉。」

金雷緊張的道：「在那裏？」

賀娘娘指了指地下，道：「在下面。」

金雷一握碧血劍，道：「帶我去！」

賀娘娘道：「移開那張床便可下去！」

胡中玉喘聲道：「莫說殺不了你的球，我還要殺死你！」

崔小山大叫道：「這個人頑劣不化，大夥只有殺了他！」

醉獅剩下一個圓球，一抖而至，道：「我要一珠砸扁他！」

這一球是由正中射來，勁道之足威裂金石，胡中玉那敢硬接，他嚇得躍身而退，但崔小山突然一掌自他身後揮來，迅速而凌厲。

最使胡中玉寒心的是那悶聲不吭的紅鼻子，他觀準機會，突然一指照着胡中玉的腰間點來。

胡中玉被這三大高手三面攻擊，當真是危機一髮，隨時都有性命之險，他望着這三大高手的身影，面上隨着一變，無可諱言的，胡中玉今日却是有點心寒膽裂，他自踏進江湖以來，還沒有像今日這般狼狽過！

他暗嘆道：「我命休也！」

他當真自知沒有希望避過這三面的攻擊，深知能躲過這方却無法躲過那方，不若雙目一閉，乾脆死去。

但求生的意志在他心中跳躍，他拚命一劍揮出，道：「我們拚了！」

他這一劍是在萬般無奈，心存同歸於盡的情形下的孤注一擲，果然紅鼻子和崔小山被逼得倒躍而去。

可是醉獅那個鐵球却勁射而來，直敲胡中玉胸前！

千鈞一髮，眼見胡中玉難以避過這一球，立將死於非命。

去。」

金雷依言將那凌亂的木床移開，果見階道石級沿着伸展下去，那洞中甚黑，却可聽見厲喝陣陣，怒吼連連。

他正要奔下去，賀娘娘寒着臉，道：「你下去幹甚麼？」

金雷一怔道：「幫胡中玉。」

賀娘娘冷笑道：「如果你這樣下去，他們一定知道是我放你進去的，那時我在四海村也待不下去了，你想想看，江湖雖大，何處能夠容我。」

金雷楞楞地道：「你可找個隱蔽的地方，或是找個歸宿。」

賀娘娘苦笑：「這個談何容易？」

江湖上對四海村的人恨之入骨，只要進來這個村子就不要想再出去，我一個女流，如何能抵擋江湖各派對我的壓力。」

金雷冷冷地道：「你一心向善，沒有人會再留難你。」

賀娘娘茫然的道：「有誰相信我還惡爲善。」

金雷一呆道：「這……」

賀娘娘大笑道：「所以說，你既然救不了我，就不要再管我爲甚麼這樣沉淪下去，我反正是沒希望了，乾脆墮落到底。」

金雷冷哼道：「你畏懼、恐怖、不敢面對現實，總想把人家甚麼東西都給你辦好，自己一點也不努力，只想不勞而獲，天下沒有這樣的事情，只

可憐你自己無法自拔。」

他只覺心中非常激動，不痛痛快快的把賀娘娘打罵一頓，便無法發洩出心中的悶氣，因此他淋漓盡致的一頓大罵，只把賀娘娘給罵得抬不起頭來，淚珠串串直流。

賀娘娘泣道：「好，你去吧！」

金雷暗啞一嘆道：「一個人要挖一道路，或要去修一條爲善之路，凡事都要靠自己的雙手去做，莫等良機逝去空白頭……」

他說着一個轉身往那洞中躍去，一縷身影利那間消逝而去，賀娘娘楞楞的站在地上，直等淚乾方始清醒。

胡中玉手中的吳王劍愈來愈狠，愈來愈厲害，雖然他攻的招式幾乎沒有一招不是天下最怪最厲的招式，但要他數招之內，傷着這許多黑道間一等一的高手，總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醉獅嘿嘿地道：「胡中玉，你還不肯收手麼？」

胡中玉一抖吳王短劍，道：「那有那麼容易的事，我胡中玉如果不撈幾個本回來，也太對不起我手中這柄名傳千古的吳王劍了！」

醉獅大笑道：「不會，不會，那柄吳王劍留給我好了！」

他手中那兩個渾圓的鐵球真個神出鬼沒，攻擊之厲不下數十個飛飄的鋼珠，逼得胡中玉差點喘不過氣來。

胡中玉雖仗吳王劍的犀利，但

場中圍繞着他的全是一流高手，數人合擊，威力之大，實非他個人力量能敵，而他不但無法發揮體中的潛力，更顯得處處受制，只因紅鼻子和崔小山不時攻他防不勝防的地方。

胡中玉髮絲散亂，沿着洞壁和這數大高手對抗，額上汗珠直冒，真力已不若先前那樣充足。

他忖道：「我難道真要死在這幾人手中。」

他大吼道：「給我閃開！」

吳王劍在空中劃起縷縷寒凝奪目的光芒，紅鼻子被逼得退了數步，可是當胡中玉的身子在躍身撲出之時，醉獅那兩個大圓球猶若電光閃耀般的攻擊而來。

他短劍一揮，忖道：「先毀了醉獅的奪魂珠！」

紅鼻子哈哈一笑道：「困獸之鬥尚圖掙扎！」

醉獅嘿地一聲道：「沒有十招，他一定倒下！」

話聲未落，胡中玉的吳王劍已點中他那揮出的球鍊子，但聞喀地一聲輕響，一個大圓球斜斜的飛了出去。

「砰！」

那渾圓的大球利那間沒進洞壁之中，震得大洞嗡嗡直響，石屑濺落，迴音不絕，那球的力道當真不小。

醉獅怒吼道：「你敢傷我的兵器！」

《通訊》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甚麼呢？就是——天安 851 超級營養液。

天安 851 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強免疫能力，增強體質。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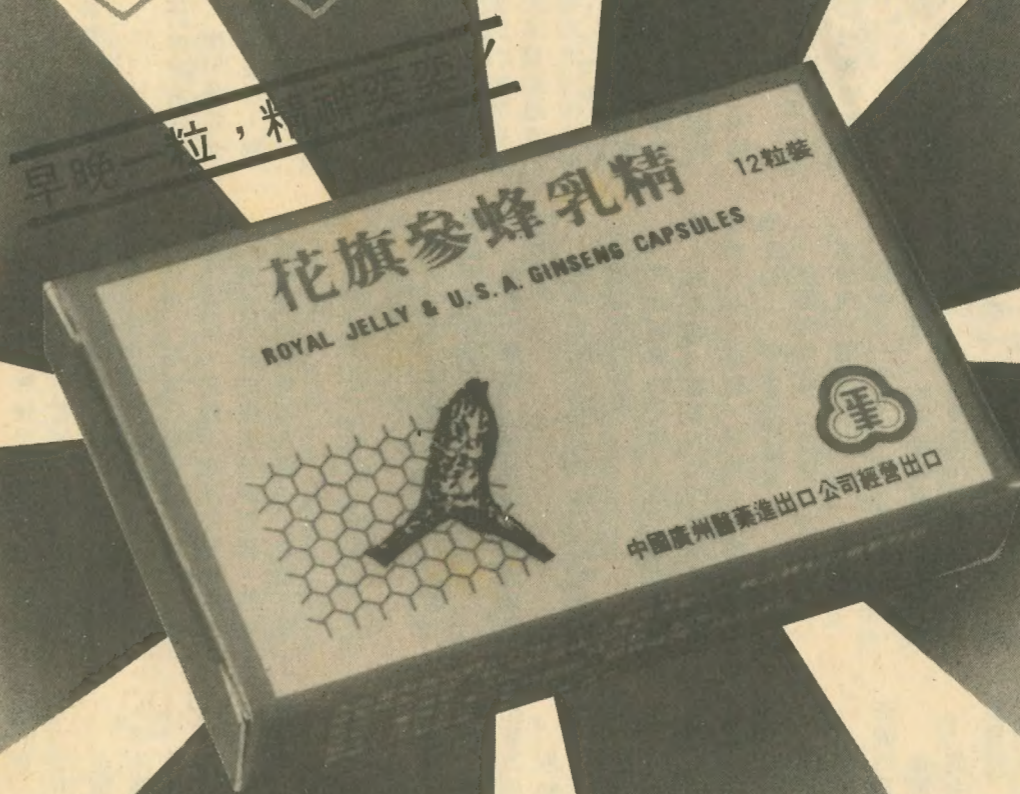
總經銷：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 77 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高級滋補強壯劑 花旗參蜂乳精

選用美國野山花旗參、純正蜂乳

以最新科研成果精製而成膠囊劑。

男女老少均可常服，係保健強壯上佳妙品。



中國廣州醫藥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經銷：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54032, 5-748413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